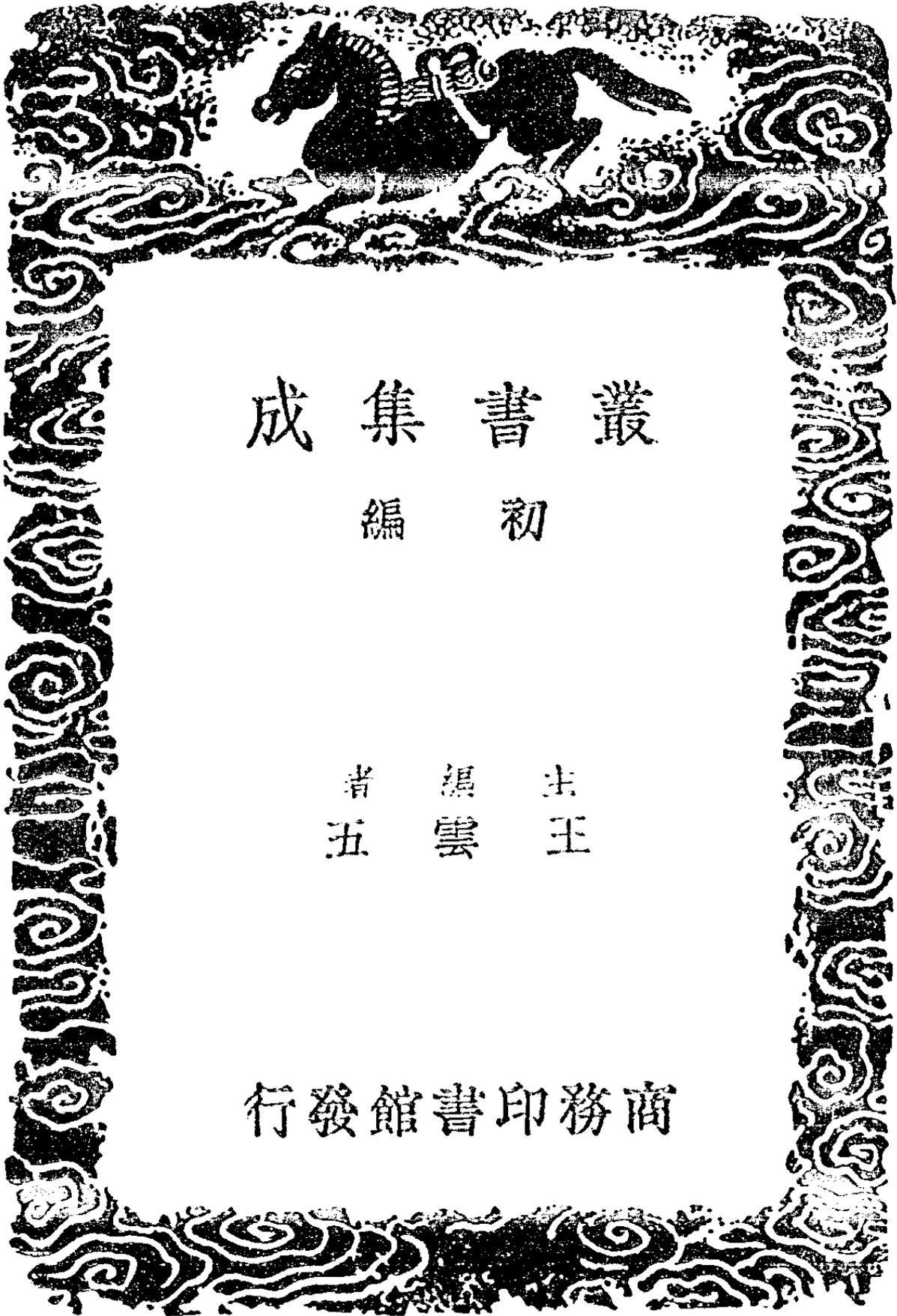


西臺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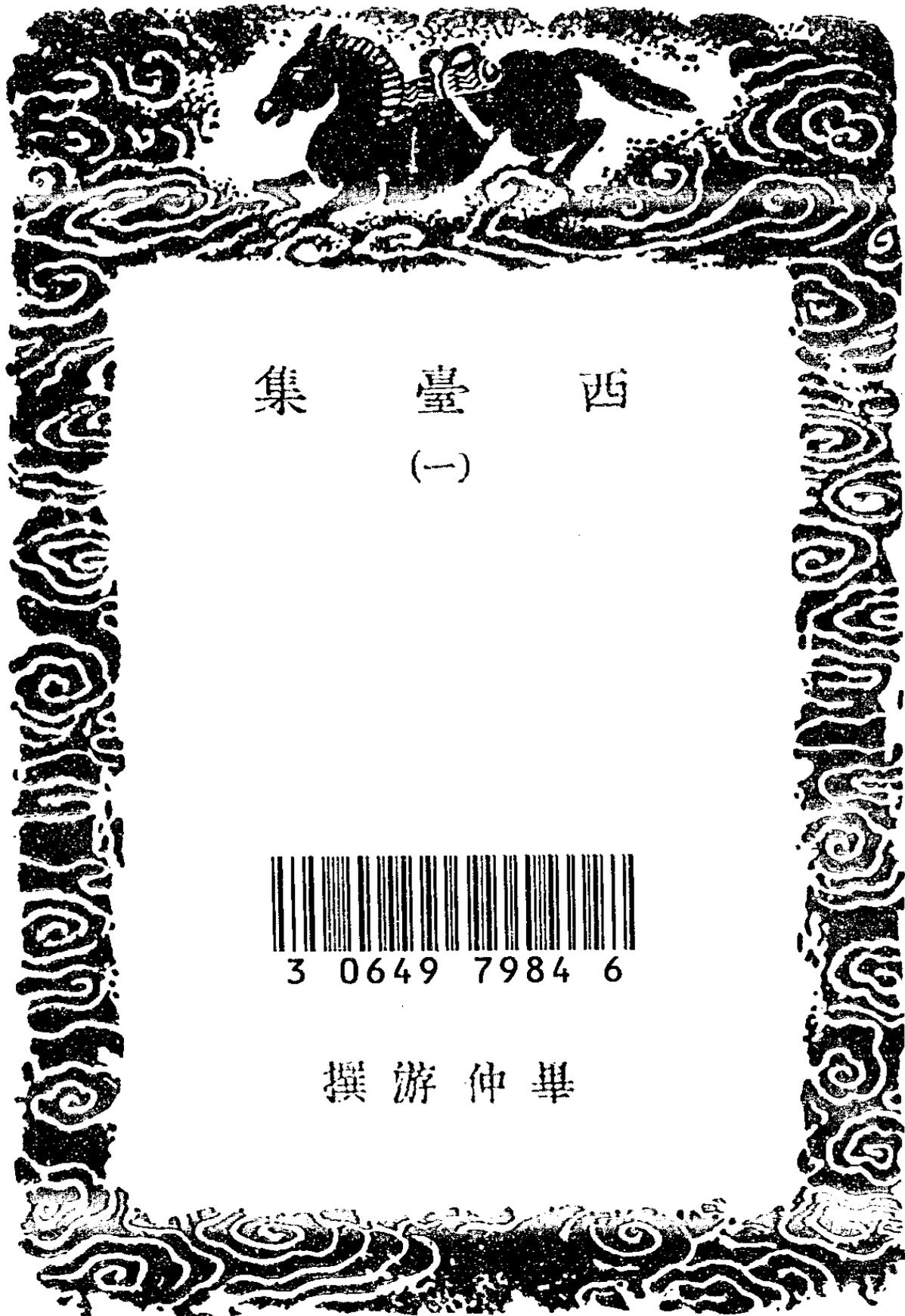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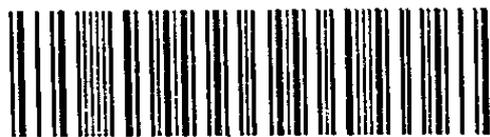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西 臺 集
(一)



3 0649 7984 6

畢 仲 游 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西臺集目錄

卷一

奏狀二首

劄子二首

卷二

表三十一首

卷三

表三十一首

卷四

議九首

卷五

議九首

卷六

試策一首

策問三首

論二首

序一首

西臺集 目錄

085
112
2:1942

西臺集 目錄

記五首

傳二首

卷七

書三首

卷八

書五首

啓十七首

卷九

啓五十一首

狀十七首

卷十

尺牘七十九首

卷十一

尺牘六十八首

卷十二

祝文二十一首

誌銘三首

卷十三

誌銘七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行狀一首

卷十六

行狀三首

卷十七

祭文二十首

卷十八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卷十九

五言律詩一百十首

卷二十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七言古詩十六首

五言長律四首

五言絕句四首

臣等謹案西臺集。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任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敘其事迹頗詳。厲鶚宋詩紀事。以爲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尠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爲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以還其舊。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辯。有珠泉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遊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重望。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紹聖中。卒起紹述之說。而軾亦獲罪以去。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足傳乎後而已。乾隆四十六年

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 陸錫熊 纂修官 內閣學士 臣紀昀 光祿寺卿 臣陸錫熊 纂修官 司經局洗馬 臣黃良棟

西臺集卷一

奏狀

理會科場奏狀

宋 畢 仲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尙詩賦者則指經義爲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于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爲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于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爲弊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蓋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爲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爲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爲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

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于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爲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闕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爲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爲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第得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爲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爲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于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爲舉子之所亂。尙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爲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爲。何損于經。則旣以經術爲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爲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旣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尙。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

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爲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于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下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爲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爲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爲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爲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爲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爲者。而題目或出于經。或出于史。或出于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

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于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麤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則卑。而施于科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于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于爲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麤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于其他書史。苦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于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詩賦之似。科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其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常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知其術。可取者爲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知其術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于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爲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爲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尙專門。試官多用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李害均也。若以經義爲可行。則無事復詩賦。

若以經義爲不可行。則旣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于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爲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爲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于易。或出于禮。或出于詩書。或出于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于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旣于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爲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于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爲詩賦留意。與爲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驅之令狹也。爲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爲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于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旣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教官。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尙。纔得經術之正。而無

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貼黃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于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爲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爲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爲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于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卽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于更改爲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旣爲詩賦策論。而又于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卻試策。今于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爲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爲干祿之具。非眞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常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糶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卽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糶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糶。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卻已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并準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旣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豫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爲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準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石。以抄劄到前項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糶一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豫準備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于夏料。若果是

秋田大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割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寫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割人數紐算。計于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糶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爲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赴內外官倉糶米。并抄割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糶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糶賣物價。愈更踴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置。擘畫。遂依上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糶賣與闕食之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糶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糶。卽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催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糶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奉聞事狀內。不會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會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糶買事理。大段百石物者。不過糶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糶十石物者。不過糶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糶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糶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準備及當時萬數。卽

臨時庶免敗事。蓋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準備。月數寫遠。卽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常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鎮壓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麤肯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爲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實俟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準備並住罷訖。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糶過麤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間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糶過四百九十餘石。麤色斛斗其餘多不糶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準備之數。卽更不曾糶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末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勒逐保者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自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卻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

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壁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諸縣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殍。亦無一人驚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糶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爲諸縣市色。聞廣行開諭。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難更等待。邀勒高價。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糶物。兼市上自有麤色斛斗。可以糶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無驚劫。于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糶及一分以來。非勸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件坐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略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微巡于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資輕。往往返與盜賊爲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

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併檢驗劫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爲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竄盜屏息。輦轂之治。不爲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爲出處。但以臣術業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靦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于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爲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誓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

西臺集卷二

表

留司文武百官賀夏祭禮成表

臣某等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夏祭禮成者。曠儀紹舉。制嘉祀以躬臨。精意感通。燕大祇而昭格。因崇顯號。益茂鴻庥。凡在見聞。孰不踴躍。恭惟皇帝陛下。宅心道奧。恭己化源。治必鑒于古初。功坐成于制作。既已父天而報饗。因推母道以定郊。刊合祭之舊文。卽肇禋之吉壤。逮茲申祀。還觀上儀。俶秦一以躬行。體汾雎而祇事。禮文煥備。樂舞大陳。仍仰致于徽稱。示益昭于盛節。紹復百王之上。垂爲萬世之規。天瑞著明。神靈享答。可得而禮。既合德以慶成。無疆惟休。期同符于厚載。

謝賜厯日表

伏以堯熙庶績。欽厯象以授時。周厚生民。正歲年而序事。稽古太史之法。實今司天之官。不獨布政于明堂。上順帝則。抑以誕告于下土。協成歲功。因是寵頒。俾資考驗。恭惟皇帝陛下。文明光澤。輔相裁成。謹始建官。職紹重黎之後。務農重穀。功高舜禹之前。將待夫來歲之宜。故行于正月之吉。臣敢不恭承德意。恪守網條。動占迎日之文。仰答後天之訓。

賀册皇后上太皇太后表

嘉禮告成。徽音可嗣。人神協慶。日月增輝。臣聞易載坤元。由順承于天體。禮尊正嫡。蓋統治于宸闈。上嚴七廟之尊。下爲萬世之嗣。虞舜以興于媯汭。周文以御于邦家。允屬昌期。誕開懿冊。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聖齊文母。道翊神孫。願外治之已隆。而中宮之未建。博諏慶閱。作合聖明。靡私戚里之親。大契家人之正。如茲詳擇。兼示至公。繼美貽芳。豈特符天之表。助德理內。永均函夏之和。凡在懷生。孰不增忭。臣叨分使指。方走湯蕃。無任。

河東提刑謝到任表

素冠方釋。復預校讎。溫檢俄頒。謬叨繁使。曲徇由衷之請。衆知補外之優。驟服恩私。惟深感泣。伏念臣生而多難。長亦無成。祗緣門戶之久衰。粗欲簪裳之不絕。學游場屋。僅綴詞科。仕有簡書。第逃官謗。雖以庭闈而仰祿。如將筦庫以終身。屬聖治之更新。登羣公而夾輔。職由際會。得預揄揚。願事效之蔑聞。而禍艱之已至。居廬待盡。伏塚纏哀。隙駟難留。悲已除于歲月。疲鴛強起。始絕望于功名。因丐外官。少紓私計。本懼譴訶之及。更階刺舉之榮。僅免人言。可量天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惟從欲。道在寶慈。常深察于邇言。務曲成于庶物。太皇太后陛下。幽微必察。愛育無偏。謂雖疎遠之臣。而有矜憐之理。非特觀其孤苦。亦少寄于紀綱。臣敢不謹奉詔條。徧詢謠俗。每戒峻文之侵枉。庶幾惠澤之究宣。陟屺摧心。雖匪逮親之祿。褰帷遇事。尙圖報國之忠。

秦鳳提刑到任謝表

入預臺郎。出將使指。號爲榮選。恩許迭居。雖奔走之常更。知辱愚之靡稱。伏念臣才惟委瑣。性甚倥蒙。飭小行以效官。固非特起。抱陳編而自信。偶預賞延。繼纏災疾之相。仍坐覺身修之不振。齒髮退衰而私累亦衆。文墨粗習而學業已荒。止祈循守于官資。敢意過叨于器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總攬至公。從欲推仁。因能授職。謂其多難。雖無意于澄清。恐亦盡心。故特還其刺舉。曲徇經年之請。俾分劇部之憂。臣敢不慎守網條。益思策勵。豈惟犴獄。俾無侵枉之冤。凡是簡書。當體哀矜之實。冀逃大譴。少補明時。

永興提刑謝到任表

奉使一方。仍忝按刑之重。莅官三月。遽叨易地之榮。仰服恩私。交深媿懼。伏念臣性如學僻。名與身微。緣家世以仕宦爲常。處貧賤而饑寒不免。比蒙任使。蓋出僥逾。抱槩和鉛。入書林而備數。升車攬轡。分刺部以常優。矧如關部之雄。尤號兵民之衆。連逮或填于犴獄。推理屢起于寇攘。必素有于吏能。始可當于使指。願材微而曷稱。偶人乏以誤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觀能。明于因任。謂臣嘗爲省府之屬。體朝廷欽恤之仁。知臣早服州縣之勞。識簿書期會之事。故茲委付。令盡拙勤。謹當砥節奉公。平心持憲。務廣好生之意。俾無失職之嗟。所防廢弛之病民。亦戒細苛之傷善。更自殫于夙夜。期有補于涓埃。

謝落權字表

准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差臣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落權字者。循名責實。始懼黜幽。積日爲勞。遽叨敍進。揆能匪稱。省已增慚。伏念臣學不究于本原。仕止承于家世。雖崎嶇

而從政。亦邂逅以階榮。上方右文。而臣預游于冊府。時欲重外。而臣頻假于使軺。靡自激昂。視功名而寢遠。謾無施設。豈歲月之足論。未卽譴訶。更蒙陞改。方緣恩而易地。許增秩以在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比明。乾坤均施。謂考績。唐虞之大法。而資格。祖宗之至公。雖云不以才稱。蓋以屢承人乏。故茲假寵。更畀微勞。臣敢不祇守邦刑。俯求民瘼。務以行于寬詔。冀終道于嚴刑。

耀州謝到任表

久將使指。全乏吏材。薦拜恩除。獲當郡寄。僥逾未免。感惕交深。伏念臣識用非長。藝文無取。品與材而俱下。迹如操以常孤。止期循守于官資。何意謬更于任使。三移刺部。六換年華。旣積效之蔑聞。第簡書而是畏。敢圖善貸。賜以曲成。俾外領于麾符。實內承于風化。不違本道。幸粗諳其物情。況得近民。可悉心于條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函覆。如日照臨。深拱穆清。察知疎遠。謂簿領沈迷之滋久。雖無補于公家。而疾病陳請之在前。似俯從其私欲。比蒙易地。均號善邦。非徒祿食免于飢寒。亦有民社可以施設。循頂至踵。出自生成。剖心析肝。知難報稱。誓更殫于縣力。庶仰答于鴻私。

耀州謝免勘表

准同州推勘所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備坐到敕命。爲先取勘本州縣去年因災傷。勸誘鄉郭人戶。過數承認減價出糶斛斗。不當事。奉聖旨。耀州及逐縣官干繫人吏。特與免勘者。居官不職。宜在譴訶。宥罪以仁。實由函覆。恩私橫及。感涕無從。伏念臣性識本凡。器能又淺。徒緣干祿。粗學治民。久預簪裳。濫分符竹。思

究宣于惠澤。惟恪奉于詔條。濟以小心。覬無大過。適屬亢陽爲戾。衆食頗艱。旣防流徙之寢多。又慮寇攘之間作。力無不及。懼未厭于民情。事已過中。實自干于吏議。方俟至公之典。遽蒙善貸之慈。凡厥奉行。與諸連及。似矜本末。並賜保全。由天鑒之孔昭。至官刑之幸免。隕身奚報。銘骨殊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包荒。大明旁燭。參二儀而博施。撫萬國以和來。雖云州縣之所行。如在闕廷而必察。特茲申命。以示原情。臣敢不益勵操修。動遵防檢。當官陳力。戒吏道之儉安。遇事捐軀。體公朝之使過。

鄭州謝到任表

恩許長民。地叨輔郡。本由起廢。更此僥榮。蒙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受材至薄。稟數亦奇。自誤使令。常虞顛躓。試言入館。偶隨沈雋以同升。奉使爲郎。屢以養疴而丐免。比忝方州之任。輒祈宮觀之除。雖官序之闌珊。尙要權之睥睨。蹤跡薦書之所出。究窮給扎之云何。培土自封。幾戶庭之不出。燎原方熾。願玉石以奚分。終賴上恩。止還吏選。視清流而永隔。幸故步之不愆。屬睿聖之纂承。仰王明之洞照。忠讒素辨。黜陟方行。夫何一介之賤微。亦預衆人之遣用。委之刺部。旣漸復于官資。易以藩方。示更加于器使。矧如鄭圃。尤近國郊。素多能吏之敢爲。或俟貴臣之均逸。豈辱無似而乏可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如離日之正中。德合旻天而憫下。幽隱皆燭。細大不遺。似矜去國之賒。因假陪京之便。臣敢不親諭教條。纖悉之意。少捐道路將迎之勞。俾民知厚下之仁。而官無留事之嘆。新經大費。期休養于公私。益務小心。更祗勤于夙夜。

京東運副謝到任表

分符京右。方謹頒條。改使山東。猥當外計。恩私併及。感傷交深。伏念臣本以書生。學從吏道。和鉛抱槧。旣非博洽之名流。攬轡登車。又乏經營之旅力。出沒風波之險。支離疾病之餘。每虞寄任之難勝。願以廢閒而爲幸。比蒙遣用。已戴生成。未遑宣布于上恩。乃復叨移于劇部。仍遷將漕。稍畀事權。雖知繁使之可榮。大懼譴材之速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大。如日照臨。道滋務于遠圖。器不遺于近用。謂從事詔條之內。常欲力行。故遣司調度之繁。試觀心計。臣敢不三思厥職。一意在公。必祇赴于會期。以圖報上。務愛養其基本。不至病民。非專官謗之逃。冀合公家之利。

淮南運使到任謝表

中臺列屬。再忝清曹。外計選能。仍分劇部。並由簡拔。伏積兢慙。伏念臣委蹟微材。迂疎末學。名卑不振。性拙多艱。偶遭際于盛時。容保全于儒品。近者分符京右。假節山東。繼被詔除。復塵郎選。食玉炊桂。豈專空乏之憂。治藥挫鍼。更抱支離之恙。敢期睿鑒。俯盡物情。改畀事權。還司將漕。是謂公朝之煩使。況于私計而苟完。仰服恩榮。交深竹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繼明垂照。大度推慈。似矜察其細微。俾迭居于內外。均爲事任。尤戴生成。臣敢不益勵初心。常殫病力。賦輸所入。勉思經畫之方。餽運之餘。更念紀綱之寄。庶逃大譴。少答鴻私。

謝牽復監嵩山中嶽廟表

伏奉敕命。就差監西京嵩山中嶽廟者。公議難逃。方糜于罪籍。上恩起廢。復齒于仕途。旣假神祠。還叨餼廩。哀矜所逮。感泣無從。伏念臣識暗近愚。才微易竭。曩因際會。濫預招延。躬鄙行而弗思。蹈迷途而忘返。雖更事任。迄無可稱。致被惡名。實由自取。釁連族累。望絕搢紳。儻非如地。以并容。豈特居家而坐廢。殺身許國。悵無路而灰心。擢髮杜門。期固窮以沒齒。豈謂王明洞照。聖度崇寬。許磨旣往之愆。大啓自新之路。因期歲月。俾復官資。示以科條。例霑祿食。是謂更生之異賜。不同牽絃之常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博臨。仁深溥洽。謂嘗在典刑之內。雖曰罪人。而凡居覆載之間。莫非赤子。爰從廢放。常有哀矜。遂至生成。實踰分額。臣敢不動思刻勵。更慎持操。深悼前非。覬完晚節。息黥補劓。幸解網之親逢。剖心析肝。恨捐軀之無所。

謝除宮觀表

伏奉敕命。差臣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外路州軍。任便居住。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許還吏選。旣已逃刑。就假真祠。更容擇地。恩深曲被。感極難陳。伏念臣生則憇冥。長而艱苦。雖久從于吏道。略無見于事功。學嘗負于初心。病復纏于晚歲。是以七持使節。殊乏建明。三竊州符。僅知黽勉。名卑不振。跡久彌孤。嘗丐外臺。亦祈閒局。所幸廩稍之不絕。庶幾溝壑之未填。敢意天慈。洞知人欲。特從私便。例獲詔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并包。仁深惻隱。謂入朝自棄。旣從寬貸之科。而制祿有差。俾免饑寒之患。似憐痕累。故有恫矜。臣敢不克己思愆。捫心自訟。食不以事。雖有媿于生成。身或可捐。誓更圖于報効。

謝提舉崇福宮表

嶽祠假領。已霑起廢之恩。琳館就遷。更荷曲成之賜。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臣頃以戇愚。謬叨任使。由
寢墮于操行。致自觸于憲章。如天地之有雷霆。刑難不用。而父母之譴子弟。愛在其中。過雖顯而猶矜。祿
宜收而不絕。逮獨罪籍。獲從輕重之評。改畀宮祠。明視等差之辨。既官名之可復。更館廩之加優。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燭以離明。包之聖度。念其抵冒。雖取廢于清時。及此甄收。俾自新于末路。假優老示恩之令。
爲赦過宥罪之人。謹當益自省愆。常期盡節。革心以道。迹幸免于泥塗。當食而思。報敢忘于犬馬。

謝提舉鴻慶宮表

伏奉敕命。改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者。庇迹琳宮。方媿窮居而竊祿。拜恩鄙室。更叨改命以示遷。撫已兢慙。
捫心感勵。伏念臣材資既下。命數亦屯。志本求通。患常自掇。途旣窮而知拙。罪雖貸而猶污。向非仁聖之
哀矜。豈免飢寒而顛沛。假宮祠者五任。分臺務以三年。比復哀鳴。輒蒙恩許。敢謂皇慈之下逮。更茲申命
以有加。自揣庸常。緣何叨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如日。洪覆法天。行堯舜之所難。比湯禹而加盛。以
斯溥博。軫及幽微。俾緣資格之大公。聊示等差而優老。臣敢不仰懷全度。俯念頽齡。生欲捐軀。已愧執戈
而衛社。死而瞑目。猶將結草以報恩。

代司馬溫公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麪羊酒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醜。伏念

臣器能淺陋。術學迂疎。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諧之職。適及始生之日。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劬勞于茲日。致禮有殺。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母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代傅欽之謝御史中丞表

年與志衰。任隨責重。願訓詞之所及。知稱職之爲難。旣遜避之莫容。但凌兢而失措。伏念臣志雖許國。識不逮人。矧更患難之多。已絕功名之望。空荷兩朝之被遇。曾無一善之可稱。比假寵于官曹。但坐糜于祿食。懼不勝其倥偬。常欲丐于清閒。敢期俯降于絲綸。更比濫持于網紀。仍取中司之貴。名爲執法之公。未知報補之如何。先竊尊榮之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以臨下。公以待人。謂風俗雖變。而觀望之習未衰。賦輸雖省。而大均之法未立。尙賢愚之並進。或毀譽以相紛。思得端人。俾持成憲。偶承空乏。遂爾叨逾。臣敢不勉思語默之方。感激遭逢之異。識其大者。雖有媿于昔人。作而行之。庶少裨于能事。

代樞府辭免明堂加恩表

路寢交神。肇修墜典。端闈孚號。慶浹羣生。雖慶錫之已行。揆虛庸之靡稱。伏念臣技能單淺。功效無聞。誤蒙聖知。入置樞近。未閱歲時之久。獲觀祀事之嚴。籩豆靜嘉。昭事天地。工祝致告。侑饗祖宗。陟降惟勤。寅恭是濟。比告成于大禮。乃均福于羣生。敢意具臣。亦迂褻典。勳加楚秩。地列周封。錫以土田。衍其租食。雖仕于有道。每沾君賜之豐。而賞以無名。大懼邦條之紊。伏望皇帝陛下。垂矜分守。考慎彝章。方異數之載

加存至公之可廢。收還新命。使卽舊聯。詎敢飾詞。是爲誠請。

代樞府上太皇太后表

禮成愆祀。福兆羣生。均大澤以旁流。又具僚而沾洽。敢緣非據。冒貢所聞。伏念臣操行尋常。技能單寡。祇由幸會。入預繁機。更當明盛之朝。獲觀闕希之典。合宮親饗。羣后駿奔。遂隆專配之嚴。以篤順成之祐。願參近列。獲相多儀。庖祝有官。莫代煩勞之任。籩豆在列。第修陟降之容。及奉渙恩。首叨疏爵。封租並進。勳邑兼隆。願分願之難逾。況官箴之具在。苟茲幸賞。實懼匪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亮顓勤。務裁施予。雖一人有慶。徧區宇以蒙休。而萬福攸同。本皇心之能饗。難令具位。多取寵名。特止恩給。俾遑安處。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三表

禮當從變。雖誠請之屢聞。哀已過中。尙恩命之未賜。義難獨掩。道本至公。敢泣血以繼陳。庶察言而幸聽。伏惟皇帝陛下。初嗣歷服。致養已勤。及奉晨昏。承顏曲盡。憂勞同底。治化方隆。而大行太皇太后懿馭不。留。慈闈遽掩。所以哀摧自勉。戒命無聞。虛便坐之深嚴。辭外廷之懇迫。然而祖宗至重。邦務實繁。非威斷無以壓羣情。非孚號無以宣上德。旣動關于利害。當節適于情文。臣等奉職方虔。愛君敢怠。苟以瀆尊而遂默。則于守義以難安。重此叩關。期于賜可。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四表

拜章伏閣。願稟命以無從。傾耳造廷。俟俞音而尙闕。深懼萬幾之曠。敢辭累牘之煩。臣聞三代而上。各爲

通喪兩漢以來。自存葬制。蓋任大而守重。亦勢異而事殊。故高宗不言。道猶隆于淵默。而孝文易月。禮已就于權宜。爰及本朝。益遵成憲。雖追慕有三年之久。而聽朝于浹日之間。允合先猷。方爲達孝。伏望皇帝陛下。仰模列聖。俯奠羣黎。奉文母之遺言。憫廷臣之血懇。少寬哀毀。自攬權綱。則庶政之繁。可日憑于睿斷。一言之發。足坐致于時雍。實無累于孝思。覬不墜于治禮。

代宰相請皇帝聽政第五表

詞情欲竭。啓處靡遑。尙爾閱聞。罔知所措。期終回于淵聽。當更瀝于危悚。臣聞王者之孝。異于閨門。臣子之恭。稟乎命令。哀慕未平。則雖由于聖性。淵默自處。則孰詔于事功。況遺訓之丁寧。加舊章之明備。儻不恭臨而總攬。則將弛玩而寢墮。伏望皇帝陛下。祇協大猷。循勉中制。念基緒相承之重。體古今順變之常。損翼室之至哀。幸齋居而處決。則君唱臣和。將治化之可成。雷動風行。符邇遐之至願。

代人謝復直集賢院表

伏奉敕命。特授臣朝散大夫直集賢院。仍加上護軍差遣。賜如故者。承流居外。荷責命之寬優。渙汗從中。拜恩榮之驟至。省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學不知方。戇惟守拙。偶緣家世。自託公朝。上辱誤知。屢更煩使。入綴從官之末。出分使指之華。四典方州。兩居言責。皆爲要任。殊乏善聲。每投刺以下遷。輒賜環而復用。向冒干城之寄。猥分節制之嚴。奉陛下之訓詞。有先臣之遺教。謂宜綏靜。而復紛紜。雖自速于煩言。止投閒于善地。罷邊內徙。媿腠肉之旋生。臨壘何安。徒齒牙之自訟。敢期睿眷。靡俟終更。因宗祀之慶成。易

官名而復職。朝家新制。遽叨等級之榮。書館舊遊。再竊清華之選。仍加勳號。盡出鴻私。特示優遷。非徒起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洪覆。秉道建中。廓全圖以博臨。憲先民而致治。謂臣簪紳之後。雖屢試以無成。憫臣齒髮未衰。俾回心而自効。致茲寵獎。下及孱孤。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居官弗懈。庶無門戶之差。論報何階。猶有簿書之責。誓同犬馬。更效涓塵。

代人謝覃恩轉官表

文明續御。方潛惕勵之誠。慶澤下覃。遽被褒陞之典。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才不逮人。器非適用。偶緣樸學。獲仕先朝。早服官箴。雖有遭時之幸。晚階禁闈。止由積日之勞。迨神聖之嗣興。實天人之嘉會。雲龍在望。慶千載之親逢。雨露旣行。不崇朝而徧被。豈止逃于譴域。更敘進于文階。兼冒勳官。仍加眞食。欲辭不獲。旣受而慙。俯偃靡遑。寵驚交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繼照。盛德惟新。憲天道以博臨。俾物生之茂遂。謂雖忝竊。猶不遐遺。從此便蕃。豈圖感戴。仕非爲己。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生。將捐軀而不顧。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聖澤旁流。均被生成之力。寵光下逮。更叨等級之榮。進勳邑以兼隆。銘肺肝而增愧。伏念臣受才非敏。臨事不強。徒以樸忠。切于許國。而遭逢先帝。更踐累年。引自外臺。久費大官之廩。重加新命。許陪計要之繁。惟此僥逾。未知補報。敢圖亨會。曾冒常階。衍食增封。策勳加等。雖湛恩之溥博。要在無偏。而異數之沓來。莫非虛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體道。厚德應期。迨初政之清明。霑鴻私而浹洽。生民有賴。茲鼓

舞以同時。國事無難。常糜捐于異日。

代人謝恩命表

寵數未安。恩章復至。不圖衰晚。併此僥逾。伏念臣頃以妄庸。常叨寄任。觸危機而不悟。罹罪罟以至深。永分棄捐。敢期收用。而屬重離。繼照大號。惟新。被飾殘年。蕩除餘孽。輒隨勳舊。屢玷寵榮。雖壯志之已銷。在榮途而未絕。參華左省。方陪衆雋之遊。方職中臺。遽濫二卿之選。豈特心慚于弗稱。更虞力薄而難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日至明。與天合德。深念品流之衆。察知銓總之繁。猥以要權。加于朽質。雖決煩去忒。本非應物之才。而奉法居官。乃是平生之志。以茲圖報。何啻涓埃。

代人上太皇太后表

侍臣在列。方旅進以儉安。省賦至繁。輒就遷而爲寵。理雖可避。命不獲辭。伏念臣早遇明時。得偕臚仕。中投散地。蓋出寬恩。自復官聯。屢更器使。出懷章綬。方爲近邸之遊。歸典圖書。如陟道山之峻。游蒙識拔。使直禁嚴。非惟自外而處中。仍以遠閒而就劇。時惟內省。已可深慙。豈意纒玷近班。復叨要任。但荷恩榮之至此。莫知義理之如何。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治急賢。推仁念舊。思濟當今之務。力躋上古之隆。誤記衰殘。使居顯近。人材序進。但循資格以爲常。吏道多奸。幸有詔條之可守。冀逃罪海。少副憂勤。

代人謝恩命表

異恩躡等。願物論以難安。成命必行。愧己材之弗稱。莫遂固辭之請。終懷暴得之慙。蓋聞制祿以御羣臣。

之榮。設爵以進天下之善。才大者其祿厚。德高者其爵尊。凡號王官。蓋爲公器。矧如右府。是爲要塗。必論其才德。可以仰承。則寵以爵祿。不爲虛受。朝廷所慎。今昔攸同。如臣至愚。臨事無識。初以簡書而從政。繼由門第以進身。大道在前。輒自生於荆棘。半途知返。慨漸迫于桑榆。其在深嚴。已云不次。入陪宥密。更出非常。竊稽仁祖之任賢。逮至先臣之居位。猶須黽勉。可副詢謀。何意妄庸。亦茲遭遇。風雲千載。適當聖政之新。門戶百年。遂忝世官之美。幡然旣就。惕若難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慎德在初。使人以器。深念事機之重。試承勳閥之餘。度越衆官。使登要任。本無雄略。可希不世之功。惟有一心。少濟當今之務。庶全終始。仰謝生成。

代人謝復職表

祠宮假領。荷謫命之寬優。內閣聯華。拜恩榮之驟至。名爲甄敍。實出僥逾。伏念臣學不知方。仕惟守拙。爰從壯歲。卽曰遭時。本由門戶。以在官。所賴朝廷之宥世。雖冥行履險。屢至艱虞。而扇物推仁。每蒙起廢。比膺寬憲。本合終身。屬神寶之肇新。順天休而澤及。特滌痕累。俾復寵名。幸如骨而肉生。感由心而涕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爲大。體道建中。旣覃雨露之私。尤憫公卿之後。致殊恩之下。被雖舊物。而如新。臣敢不仰體皇慈。俯追往咎。衣冠在列。戒重玷于清流。冰蘖爲心。期永逃于譴域。

代人謝進職表

需章自列。拱俟俞音。溫檢俄頒。莫收汗令。遂拜嘉而爲寵。顧虛受以多慚。伏念臣學每謝于通儒。務不明

于當世。遭逢累聖。遂至大官。辛苦一生。曾無小補。比持衡而處內。尤負乘以貽譏。上賴保全。例均榮秩。猶玷撫民之重任。仍叨祕殿之清資。敢謂逾年。更茲進職。乃臣鄰之殊遇。量已分以難安。瀝懇露章。留恩俟旨。庶矜憐于遲暮。俾安厝于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度并容。深仁善貸。謂嘗際風雲之會。而今爲簪履之餘。稍屈至公。示存大體。下訓詞而申飭。喻恩命之已成。固難一二而陳。況避再三之瀆。遂膺渙渥。恍如雨露之時行。誓罄夙宵。少答乾坤之博施。

西臺集卷三

表

代范忠宣謝除給事中表

蘭臺典領。已踰分以爲譏。瑣闥深嚴。更冒恩于不次。牢辭靡獲。卽寵何安。伏念臣學匪多聞。器惟近用。讀書干祿。雖並進于諸生。任職居官。且無裨于大體。曩分憂寄。自軋譴尤。賴先帝之深仁。許更生于盛世。旣獲安身之地。固無沒齒之言。屬日月之繼明。與乾坤而等施。起從廢放。疊預甄收。策府優游。極儒林之盛選。經閣陟降。迺臣子之至榮。況未歷于歲時。更驟升于侍從。職繁且要。心感而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樂在得人。急于圖治。謂低徊而多難。亦樸樾而無他。併示殊私。更觀晚節。敢不勉疏蒙滯。祇飭特操。雖險阻之嘗更。務激昂而自信。仕非爲己。知報國之可圖。義重于身。將捐軀而不顧。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還朝甚邇。忝職過優。寵至心驚。恩難力効。莫避已成之命。深懷非據之慚。伏念臣識慮慙愚。藝文膚淺。早丁昌運。自奮公朝。隨事獻言。旣無關於得失。臨民布政。翻自速于譴訶。向非曲貸其餘生。安得已衰而復用。圖書甚祕。參廣內之雋游。經訓在前。侍光華之正坐。況屬右文之代。而聯左省之官。榮幸併來。心顏增倖。直虞隕越。豈特僥逾。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道示儀。坤元職載。蓋欲新民之耳目。故還舊物于朝。

廷寬其既往之愆。責以後來之效。非徒衰晚。曲被便蕃。對不以時。嘗雅聞于典故。事知未正。敢陰視于愆遠。

代范忠宣謝給事中兼侍講表

瑣闥要官。經帷異選。自維衰晚。猥玷清班。旣辭命以靡從。遂冒恩而居次。伏念臣受材迂拙。臨事闕疎。祇由門戶之相傳。得與衣冠而並進。謬更煩使。寢陟清途。志敢望于有成。言以狂而無補。謗雖不免。寵已繼來。知無後效之可圖。每媿先朝之再造。及陛下重離委照。麗澤旁流。方悉力于乘邊。敢萌心于處內。旣升要近。復賜召還。新政方行。已喜朝聞之道。舊遊如夢。更叨夕拜之榮。俾入講于金華。遂常親于玉色。其爲幸會。遠絕尋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道生知。孝思善繼。續正朝廷之大體。述成祖考之遺謀。布政之初。以人爲急。如臣不肖。被眷尤深。父子遭逢。雖在一時之內。君臣際會。凡叨四聖之知。施及衰年。併蒙除獎。內維白首。殆種種以無堪。願有赤心。尙惓惓而思奮。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去國彌年。方載臨于西壘。還朝不日。遂升隸于東臺。仍參帝幙之游。以待聖謨之及。將何上稱。第有中慙。伏念臣少乏異才。長惟拙守。在官論事。旣無經遠之謀。爲政治民。又乏可書之績。徒以朝廷之樂善。或緣家世以用人。已廢復興。雖窮若達。逮四方之承化。與萬物以歸心。忽于鼓舞之中。而被甄收之渥。黃扉嚴近。遽使叨居。黼坐燕閒。獲從勸講。材資甚薄。職守過優。豈聖代之乏人。乃公朝之念舊。懇辭弗獲。際會可

知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淵懿內充。聰明旁燭。酌民言而布政。公天下以爲心。致使衰遲。亦蒙簡拔。敢不寅思官守。屏去身謀。務習內外之情。少發聖賢之蘊。腐儒已老。雖非適用之才。善政日新。姑盡可陳之力。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謝同知樞密院表

渙汗難收。忱辭遂格。偶以衣冠之後。得陪帷幄之謀。俯念庸虛。大虞隕越。伏以右樞之府。雖匪古官。本朝以來。乃爲重任。出納萬務。陪國論之機宜。經畫四夷。繫邊民之舒慘。必智足以周事之變。德足以厭人之心。然後上無憂顧之勞。上有乂安之俗。因時得位。雖可望于功名。以道觀能。固不勝其憂責。如臣者。早逢亨運。偶陟榮塗。幹蠱私家。雖未忘于先訓。服勞王事。且無異于常人。而自大政清明。衆賢登用。亦從孤遠。屢玷寵靈。懷欲自陳。莫避三銓之要。恩私洊降。遂陪二府之聯。席寵未安。拜恩尤異。旣榮且驟。因駭而慙。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德誕敷。陰功協濟。不冒幅員之內。不違房闥之間。欲尊獎于前人。故延登其後世。敢不祇念祖宗之成憲。更參今昔之常情。祈以聖謨。施于國事。庶無大譴。以答鴻私。

代范忠宣辭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隕越。敢圖重位。輕畀具臣。竊以任官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難重任。自陪機要。久乏勞能。動迷趨舍之方。多失事機。

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鄙俗不和。盜賊間發。論空陪于帷幄。智惟見于簿書。方思引分以投閒。何意誤恩之躡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于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冒昧。必至顛隳。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攷于外議。念臣斗筭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糟粕。已玷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懼民情之未厭。特收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造廷。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觀德。庶幾善化之成。言出肺腑。期于得請。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憂至。豈待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于難安。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始于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興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圖回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爲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爲。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許陪幾政之繁。身已涉于再期。事蔑聞于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蓋賴先臣之澤。尙因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須時。敢謂旁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兼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工師之衆。尙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于造次。收還時柄。更授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辭第二表

愚誠切至。聰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避。竊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開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苟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于後王。方今中外晏安。賢能輩出。況屬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疎。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積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弛。正懷進越。以居前。未蒙賜玦之仁。更處持衡之重。夙宵內省。震悸交興。伏望皇帝陛下。攷慎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天民。搢紳在朝。宜有無雙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興邦。如臣至愚。苟黜幽之未至。于時無補。尙假借以爲多。悃悞之私。傍徨以俟。

代辭第三表

重寄難任。可勝虞于顛覆。恩言未許。蓋不盡于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屨。竊以眷求碩輔。師長百工。繁華夏之觀瞻。爲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頃自乘邊。召令處內。幾有九遷之峻。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榮。事將奚補。矧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于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願如疵賤。難爾僥逾。廊廟論功。雖匪沾沾之易。斗筲在位。定爲齷齪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大啓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用。保祐盛世。自應崧嶽之生。賢敷求逸民。宜有傳巖之肖象。還其前命。復以故棲。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以自知而爲解。頗殫危懇。拱

俟命音。

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筮事樞。已出遭時之幸。進聯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顛。戒虛名之暴得。冀誤恩之可復。嘗昧死以屢陳。及奉訓詞。莫追汗令。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逾。惟知震懼。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嘗明于言責。裕陵善貸。復道于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乘邊而鞅掌。不圖白首。謬簡清衷。就假寵名。繼蒙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逮此二年。遂尸相事。仍自中樞之列。超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新國。陪敦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爲。悼風化之未溥。思太平之可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于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虞朴學。終累國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固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既。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矧遭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致慎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幾。能成風俗之美。協宣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循致于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開關。竟塵二府。方念煩言之必至。敢懷要地以爲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啓侯社之

故封益爰田之眞食。需章避命。伏省還恩。終渙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踰分願。殊極憂兢。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爲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誤以象賢。蒙茲注意。聖謨在上。敢愛力于明時。免策未加。更悉心于大體。庶無稗政。以累後人。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侍祠太寢。方成陟配之隆。孚號公朝。首濫褻升之渥。事雖循舊。分實難安。伏念臣力弱才微。志迂質朽。徒遭累聖。獲廁近司。無報事機。更尸政柄。陰陽或愆。而未明燮和之理。苗頑可格。而不知鎮撫之方。雖勉盡于孤忠。但奉行于成憲。而屬肇稱宗祀。攷合上儀。祇戒精專。肅雍永享。內受百神之職。外來四海之恭。及釐事之告成。在臣力而何有。敢圖睿矚。曲霈鴻私。增侈爰田。重加眞賦。問其禮。則不越典章之舊。語其勞。則僅如陟降之儀。乃分之常。奚功可錄。實虞非據。自揣無名。伏望皇帝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厥誠之可憫。鑒所說之由衷。追寢徽章。俾安分守。則兩宮在御。知渙汗之無私。百執造廷。庶強顏而安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俞音尙閱。義可辭而難止。心得請以爲安。敢瀆高明。再殫悃悞。竊以祭而惠下。雖出至恩。賞不以能。卽干公議。臣位居衡弼。職總官師。乏嘉猷以濟事之艱難。無雅望以重人之觀聽。苟更貪以褻賜。將下啓于紛紜。非止累身。固當體國。惟茲愆祀。厥有常勞。上則由大孝以感通。下則以羣公之顯相。用能成禮。昭格殊休。謬典領于攸司。實支離而卽事。幸免譴訶之及。敢期敷錫之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燭

以至明矜其小節。雖加地進律。爲臣子之至榮。而褒德顯功。亦聖王之重事。願輟已行之命。俾無妄予之譏。則遂成蕩蕩之公朝。豈特取區區之私義。

代范忠宣謝明堂加恩表

瀝懇露章。留恩俟旨。賦訓詞之中飭。知汗令之難回。竟起拜嘉。永慙虛授。伏念臣學非自得。道亦晚聞。正以遭逢。塵于近要。及茲晚節。遂領繁機。職雖冠于代工。事未忘于補過。幸遇皇帝陛下。靈承寶煦。祇述燕謀。迹嘉祐之明禋。復總章之並配。禮文旣輯。孝感遂通。款真字以薦誠。包圓壇而兼饗。比膺介福。首瞻近司。第其夙夜之勞。益以陪敦之賦。恩逾望表。愧溢情涯。祭澤方行。始懼支離而弗稱。命書旣下。猶知遜避之當然。徒罄所聞。卒云不獲。寵驚交至。俯偃靡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德動天。推仁及物。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欲衆人之皆享。故令屏昧。首被褒優。敢不見義則從。惟忠是力。務獲公家之利。敢懷私室之安。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渙然出綽。旣成命之難稽。惕若負芒。知上恩之已過。措躬無地。蒙施若天。伏念臣本乏異能。早尸榮祿。謬入陪于帷幄。更冒進于機衡。名隨器以兼尊。任與憂而俱重。未聞一得。可報萬分。昨者攷古定儀。酌今崇饗。奉一純而致告。備萬物以綏成。適以官聯。得專使範。幸多儀之親覲。在嘉祀以奚功。豈謂太皇太后陛下。以道博臨。因天貺施。謂聖能享帝。雖所出之由中。而福降自天。蓋可均而及下。反類功疑之重。深慙邑

入之多。徒冒譴以固辭。卒叨榮而兼處。誓罄夙宵之力。別酬覆幘之仁。

代范忠宣謝加恩表

熙事告成。湛恩下霈。曲頒寵數。延及具僚。遜避莫容。兢榮交集。伏念臣生惟拙守。學匪通方。向以遭逢。遂忝鼎司之重。及均出處。猶紆袞紱之華。屬大享之虔恭。煥多儀而明備。神靈燕格。天地貺臨。第聞諸福之沓來。方誦孝思之所感。而明綸忽降。恩紀增隆。顧非執事之勞。而冒加田之賞。大踰分願。徒益震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燭以睿明。矜其慙陋。謂持衡當軸。昔雖績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蓋示朝廷之大體。誓勤夙夜。少効涓埃。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祀典交修。蓋由衷而致饗。恩章下逮。雖處外而不遺。名有故常。實爲榮遇。竊以祭而惠下。厥有常經。賞必顧勞。則爲公器。而臣頃緣際會。嘗處近司。逮此保全。猶叨郡寄。方承流而自勉。屬丕事之有成。曾微夙夜之勤。亦預便蕃之寵。爰田增侈。眞食有加。想輝翟以知慚。顧絲綸之已辱。遂叨成命。第訟罔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函覆比天。照臨如日。念其輔政。雖一善之無聞。及此受釐。與衆人而偕享。期永堅于晚節。庶少答于鴻私。

代范忠宣辭免明堂加恩表

備殫愚款。雖日報聞。尙有忱辭。期于必達。大懼悔尤之至。非徒冒昧之慙。蓋聞自昔盛王。因時恤祀。三代

而上昇輝翟以示恩。兩漢以來及郊縣而霑賜。惟本朝之有作。比振古以增隆。凡備物以親祠。則敷天而均慶。蓋欲奉承神貺。祓飾治功。而臣能薄位高。才微祿厚。介于坐論。莫紓宵旰之勤。責以具瞻。豈有儀刑之美。比進陪夫禋享。乃專總于使聯。曾匪任能。已蒙善貸。豈可更叨恩典。多取戶封。掩澤物之殊私。爲持衡之假寵。但由沿襲。實重僥逾。伏望皇帝陛下。深軫淵衷。勉回鴻造。念茲申命。雖已出而如綸。收以待功。則無譏于反汗。庶幾疲茶。可盡糜捐。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丕事繼成。純禧方洽。特均寵數。先被宰司。顧居位以無能。敢冒恩而招悔。伏念臣器惟適用之小。才乏兼人之長。出入四朝。曾無一善。周旋二府。謬列三階。雖茲大饗之虔。恭蓋亦備員而上下。典章明著。多士肅祇。物有司存。禮惟斯稱。至于被天地之貺。格神靈之歡。由聖德之無爲。亦孝思之所感。如臣匪敏。惟戾是逃。幸不至于顛躋。敢上煩于寵獎。而明綸忽降。恩典過隆。曾無告后之猷。而預加田之賞。大逾分願。尤累聖知。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軫睿慈。曲矜拙守。謂持衡當軸。旣實效之無聞。而衍食增封。豈虛名之可受。俾還廷號。免紊邦彝。

代范忠宣坤成節進功德表

天正紀候。方膺來福之祥。坤載儲靈。適協誕生之慶。合朝綏而胥抃。流宮壺以騰歡。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懿德內融。陰功默運。輔先朝而允治。翼聖嗣以成能。加美玉猷。坐隆母道。星纏髮髯。動軒陛以增華。月夢

流傳與帝宸而參會。徽音允塞。景算延洪。恩洽諸臣。禮行中禁。臣久叨榮祿。今遇休期。迹雖廁于近聯。詞實慙于善頌。歡誠激切。倍萬常倫。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位正母儀。慶流壺則。爰臨誕日。冒薦私誠。緡鹿苑之祕文。集鷲峯之淨侶。恭憑妙果。申祝福祥。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功翊基圖。道光房闈。濬源有自。資佛力以彌深。植福無疆。昇壽祺而不旣。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坤儀博厚。式當誕慶之辰。竺土流傳。夙契真如之理。爰憑妙果。式禱至慈。緡海藏之祕詮。發潮音之梵唱。伏願太皇太后陛下。虔資佛力。增錫壽齡。太妃徽音。益光昭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再進功德表

伏以蘭秋啓序。方逾簡定之元。沙麓開祥。適協誕生之慶。敢伸善頌。妙結勝緣。演清梵于魚山。緡祕文于龍藏。伏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尊房闈。功冒堪輿。母儀三朝。子來萬國。對上靈之純錫。翼嗣聖于丕平。爰丁震育之長。敢罄延洪之祝。伏望比明佛日。等固金輪。太妃徽音。益光明于千古。帝虞孝養。期永保于萬年。

代范忠宣賀平河外三州表

平戎輅略。靡用干戈。克敵雄才。自還里閭。豈特疆場之効順。行知鋒鏑之可消。患弭一隅。治形四海。伏以善戰之至。初無勇功。神武之行。亦云不殺。矧羌夷之不靖。本小醜之易除。始非得已而用兵。終則招攜之

有道巢穴可窮而不問。邊陲安堵而自如。情狀奚殫。款誠屢至。遂開革面。相與嚮風。旣內偕于威靈。遂盡歸其俘獲。殆非力致。純以德來。矧是生還。率常死節。度湟伐木。不煩充國之謀。謁廟賜田。如見子卿之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覆。盛德惟新。小兩漢之邊功。盡三王之能事。眷惟士伍。偶隔聲名。鞮譯在途。旣奉君臣之義。裳衣改袵。復從父母之邦。邊候告寧。人情底豫。豈異七旬之格。是爲千載之逢。臣頃預政機。親聞睿算。比分憂寄。獲覩成功。再拜奉觴。雖阻漢庭之列。大書作策。永爲宋史之光。感頌之私。倍萬常品。

代范忠宣謝賜姊萬年縣君冠帔表

恩在令中。方瀝肺肝之請。寵由意外。遂沾手足之私。雖加美于一身。實增光于兩族。叨榮爲幸。報賜何階。竊惟賦人臣以事。而念及其前人。憫公卿之勞。而不忘其後世。求之在昔。已曰稀逢。而況事非出于故常。澤遍加于內外。實爲殊過。蓋異汎恩。惟是女兒。蕞然嫠婦。佩紉卽事。早悲託體之同。恤緯在庭。未被及身之寵。私誠仰達。聰聽下臨。特頒冠服之華。不易衣裳之令。恩由中出。榮可家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與人同。聖由天縱。親奉神宗之遺澤。緬思仁祖之任賢。念及寡居。申惟華飾。庶家聲之不泯。知德賞之有由。惟是孤臣。將何報國。拜天子之命。幾顛倒于衣裳。比大夫之妻。更增華于車服。

代范忠宣上太皇太后表

誠意冒聞。睿慈下逮。靡從改授。曲示匪頒。願同產之遭逢。見異恩而特達。伏念臣早緣中教。寢服榮階。尸

祿已多。在公奚補。雖兄弟之並仕。願姊妹之寡存。偶因可請之恩。願易從中之賜。敢圖聖念。深軫私門。遂使遺嫠。坐蒙華寵。被之首服。可慙圭竇之卑。煥若霓衣。如荷璇霄之降。榮逾所望。感極何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體道安民。示慈愛物。靡間幽微之賤。兼存衣被之功。更以先臣。賁其遺體。寵均在筭。置私室以光華。徒有同胞。望公朝而感泣。

代范忠宣謝賜生日禮物表

歲月云來。方起劬勞之想。雲天在望。遽叨錫予之優。雖有故常。殆由遭際。伏念臣早承父訓。鞠自母慈。比知從政之方。已匪及親之祿。迨茲榮遇。僅可移忠。適丁載育之辰。尤抱早孤之嘆。敢期睿睭。特示匪頒。厚以餼牢。加之醪醴。屈王人而臨諭。辱詔旨以申褒。跼地知慙。隆天被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勞庶政。體貌遯臣。以將責其事功。故每同其憂樂。知有嘉生之意。曲推及物之仁。誓罄拙勤。仰酬恩造。

代范忠宣謝并州到任表

政兼四路。地控二陲。爲襟帶于北方。實股肱之重鎮。置帥之舊。常須得人。進職而居。併爲異數。伏念臣本非聞道。但欲保家。而被遇三朝。效無毫髮。蒙知二聖。速若風雲。登筦事樞。入司政柄。第奉行于典故。夫何有于經綸。始疑高位之疾顛。更得价藩而爲寵。迨茲期月。復濫恩崇。冠書殿之清班。總邊機于祗省。其在前者。多名德之相望。自視缺然。懼憂勞之難副。亦旣受任。敢忘盡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法禹湯。仁如堯舜。念嘗侍軒墀之末。是爲心膂之臣。爰曲加體貌之隆。特委兵民之重。尙有唐之風俗。承列聖之涵濡。

惟知愛人敢或生事庶幾一得以報萬分。

代范忠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冒聞。蓋恃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窺天語之溫純。曲被丁寧。惟深隕越。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靈。不戒滿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爲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纂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爲蕩滌。施及彫殘。拔之于幾死之中。還之于絕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閭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沈瘵。旣更生而爲德。仍起廢以推慈。力盡出于公家。心靡遑于私室。輒殫危懇。妄有哀祈。敢謂聖神重矜朽憊。與期湯熨之速效。且非藩服之常恩。併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更効芻蕘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將何裨于君父。捐軀報上。當更勗于子孫。

代范右丞謝再出知穎昌表

袞絨再紆。尤積妨賢之咎。錦衣未改。還叨入里之榮。復書殿之隆名。進治官之崇秩。恩私曲被。感涕無從。伏念臣以一介之庸。恐遭千年之盛際。立身寡與。但遇聖朝。謀國何功。遂階丞弼。微勤勞之可紀。徒內外以迭居。一昨召自鄉邦。入司政柄。氣與神而俱耗。老隨病以交侵。瞻視不全。識慮尤短。逮以人言而自訟。終煩聖度之含容。待其疲曳而不支。然後逡巡而得請。仍加異數。付以舊藩。兼出入之恩輝。盡始終之體貌。益爲僥倖。有覲心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念其充位。幸樸楸以無他。雖或悞朝。由衰遲之已甚。不止奉身而善退。仍容假寵以榮歸。然臣被遇三朝。徧更二府。壯年遇事。冀有補于萬分。晚

歲得君。訖無稱于一善。尙累撫民之寄。徒懷去國之慙。誓以餘齡。更酬洪造。

代范右丞謝穎昌到任表

非材而居高位。戚以自貽。去國而守大邦。恩由善貸。感慙旣極。恐懼益深。伏念臣學匪通方。仕緣遭際。頃塵榮近。卽抵譴訶。已甘自屏于明時。何意獲伸而任道。比蒙收召。屢被旁求。遂越稠人。預聞機政。而臣年齡已暮。知識久昏。外乏建明。中多忘忽。有如物使。初轉喉而不知。逮致人言。雖齧舌而何及。累奏封而自列。伏砧鎖以是宜。敢謂上恩。示之大度。止令去位。猶假輔藩。不徒禮貌之優。更委撫封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運。舜道用中。愛物如傷。以仁觀過。似矜晚節。特屈明刑。臣敢不擢髮思愆。沒齒自訟。嘗叨重任。況終賴于保全。未盡餘生。當力圖于報効。

西臺集卷四

議

正統議

歷數存于天。治亂在于人。自周之前。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舜。舜得天之歷數而傳之禹。禹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湯。湯得天之歷數而傳之文王。其歷數明著而不惑。至于三代之末主。昏愚不肖。不足以動化天下。毀其社稷。而不足以當天之正統者。何哉。蓋以得歷數者有道于其始。而爲治亂者不繫于其終也。由周而下。秦繼周矣。始皇以威力彊滅六國而帝天下。二世不改。又大遠人情而爲政。故嬴姓之立。十四歲而易。是始不能以仁義取。終不能以仁義守。歷數不得于天。治亂不得于人。非可與三代同爲政也。若曹魏之繼漢。司馬晉之繼魏。雖取之非道。而子孫血食。或五六世。或十數世。較于當日。又無其他長久之主。以相擬。故亦可獨推其統而言正矣。然至稱蕭梁爲正者。蓋根其取于齊。而齊取之于宋。宋取之于晉。晉旣爲正。故疑梁亦爲正統也。說者又有以宋齊梁陳皆爲徧土。比較梁取之非道。而子孫不長也。是以不取其繼晉之統。而以後魏周隋爲正統焉。故王通亦嘗稱皇魏之德。以其興起自然。歷年久也。今必欲斷二說之非。是前說則道進于秦梁。是後說則道退于魏。不知魏可爲正。而秦梁不可爲正也。故所謂得其統者。可當其歷數也。可當其歷數者。豈以圖書勅之而言語告之哉。亦觀其興廢善惡長短之效而已矣。

故秦爲不正。比于其事。則如日夜之餘分。歲月之有閏氣也。魏以下爲不正。比于其類。則如曹魏之于吳。吳之于蜀漢也。比于其事。則如大河之有派渠。通道之有支徑也。是真僞比稱明白之大驗矣。孔子作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雖以無王而作。然至于周之爵命盟會聘使。未嘗不稱王也。雖有桓文穆莊之霸。未嘗不稱侯伯子也。是不敢計治亂盛衰。而一以周爲正統也。此春秋推正統之大意。而與夫秦魏梁之說無所不同矣。傳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大意旣無所同。則雖有其他褒貶賞罰明暗之旨。安敢遷就附會而爲說哉。

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以來。爭于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爲甚。蓋其制旣不經見。一皆出于異書雜說。而爲相勝之論。則雖蔡鄭復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已爲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于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爲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于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爲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

故事。開路寢殿。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享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于誦習見聞。不可爲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

封建郡縣議

聖人治天下。其經制不啻萬事。而萬事之中。其經制有大且重者二焉。曰封建。曰郡縣也。由商周以上。知封建之利。而不知郡縣之爲利也。由秦漢而下。知郡縣之利。而不知封建之爲利也。好古者喜封建。而趨時者修郡縣。是以王通稱郡縣之治。不知其用。子厚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湯武不得已。是好古趨時之說不同也。然世更數十。或治或亂。或強或弱。或久或促。未有能出此二者之經制也。故封建則爲諸侯。郡縣則爲牧守。諸侯則其勢重。牧守則其勢輕。今知勢輕之易御。而不知勢重之易治。此子厚所以惑于封建不如郡縣者也。夫三代而上。諸侯之勢。非不重也。三代而下。牧守之勢。非不輕也。然至于末世。晚路。則皆歸于亂亡。是故不繫于勢輕。勢重。而繫于爲上者善惡得失也。爲上者事善而得。則勢雖重。不敢怙重而逆也。爲上者事惡而失。則勢雖輕。不肯守輕而順也。二者之路。其弊如一。然其治則郡縣之勢。不若封建之久且完也。以久完之勢。而終亦有弊者。是皆失封建之本意也。昔唐虞之封建。世傳萬國。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夏商之封建。世傳千七百餘國。亦不知有封建之弊也。周之封建。世傳千八百國。而後卒有封

建之弊。非封建之罪也。爲上者不善。而封建之意已失也。故其始則國分千有八百。其後則併爲數十。又併而爲十二。又併而爲九。又併而爲六。遂皆併于秦。而周始亡矣。使周無甚愚之主。而不失建封之本意。制千八百國之衆。而不使相併。始有相併。則代而更封之。國衆而易治。力小而易御。則封建安有不善哉。不然。則秦取李斯之議。去天下諸侯。分爲三十六郡。置郡守與尉監。二世而易姓者。郡縣不如封建一也。漢以同姓異姓雜建爲諸侯。郡守因主父之說。又以計弱同姓。故社稷奪于王氏。郡縣不如封建二也。自魏而下。盡除封建之迹。一以郡縣爲治。郡縣之力不足。計其強弱。故未有不奪于強臣者。是郡縣不如封建三也。豈惟郡縣之勢不如封建哉。唐承五季之後。至太宗始一天下。自天寶以後。嘗變郡縣爲藩鎮。而大授其權矣。及貞元之間。藩鎮節度勢長而力矯。故無朝貢之禮。無生殺之請。天子爲賜鐵券。尙宗室而無益也。以詔削以兵征。而無功也。無封建之益。而有封建之禍。是方鎮亦不如封建之效也。且外強者。封建也。外弱者。郡縣也。外強則患生于外。外弱則患生于內。患生于外者。內可以制而禍遲。患生于內者。外不可制而禍速。然則封建可以制外患。而郡縣不可以制內禍也。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爲諸侯。諸侯者爲國。國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鄰國也。有上下相維。左右相持。畏義而不敢易動也。易動則臣或不從也。士民或不信也。鄰國或不聽也。不從則深諫。不信則上告。不聽則力禦。如封建不失其本意。國衆而勢小。有易動者。天子之師。因其深諫。上告力禦之一端。則易制矣。是故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何以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郡縣者爲牧守。牧守者爲外臣。外臣則無大勢也。無專兵也。無

擅制也。內有強臣之變，變而不知，知而不敢擅動。強臣以牧守之權不足忌于外，于內則日月剽削，朝夕用力而已矣。是故知郡縣之不可以制內禍也。不徒有可制不可制之形，且又有可治不可治之實焉。故封建則經界易均，稅賦易平，穀祿易分，官吏易擇，兵民易立。郡縣則經界不能均，稅賦不能平，穀祿不能分，官吏不能擇，兵民不能立。是以二者之勢，始則同歸于無事，而封建歸可治也。末則同歸于亂亡，而封建歸可久也。如上得其本意而善守之，則封建之患無有也。失其本意而不善守，則雖郡縣亂愈速也。是郡縣不如封建之明說也。今夫常人之家，必鑿其井矣。是井者，家家不可無而有益者也。使或有狂子蹈之而死，則井非徒無益，亦有損矣。然不以狂子之蹈而廢井者，知非井罪也。今以諸侯之不順，不責上不能守其本意，而責封建，是猶井溺狂子，不責狂子之蹈而廢井也。豈不過哉？若夫方鎮則最無說也。小其權，則與郡縣無異，而不足以蔽難，大其權，則徒有封建之勢，而無君臣民庶鄰國之畏。此唐亡之計，而五代求禍之塗也。今國家上鑒三代之封國，兩漢之雜建，秦魏晉周隋之郡縣，唐五代之方鎮，而方鎮患又切而近，故痛絕方鎮節度無益之勢，而使京官朝吏皆得出長郡縣。至于百年無事矣，信得其道也。然今或意州縣之權輕，而東南不可不慮者，非徒事未然也。前日貝州之役，邕管之軍，是權輕之害。東南之禍已效者也。今必欲變更，則莫若封建。必欲因循，則莫若郡縣。方鎮之患則已去矣。然封建之勢，非邊圉無慮，蓄積豐富，兵力盛強，臣有異姓之良，同姓之賢，則不可暴去郡縣之久制而卒爲也。若守郡縣之常法，則弊不生于今日，必成于後世，不可不改也。爲今之策，若以貴臣之賢者然後出爲守，以宗屬之賢者然

後封爲侯。如雨漢之雜建。而大不使至七國之強。小不使如長沙之弱。京官朝吏。更爲令丞而佐治之。是變更而不暴。因循而易改者也。及乎邊圉益靖。積儲益富。兵力益強。良臣賢戚益衆。然後大割而衆建。以天下爲千國。上立其法而守其全。恩結兵御。不使有相并者。是萬世之計而得其本意也。

併州縣議

竊觀遠近之勢。要在均一而易治。昔周之盛時。畫千里爲王畿。王畿之外。制天下爲九服。九服相距各五百里。而要服之內。封其地者。蓋千有八百餘國。以此知其欲均一也。封國之制。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營丘曲阜之封。而不過百里。以此知其欲易治也。及秦變古。裂天下爲郡縣。一郡之地。包十諸侯之封。猶倍侯伯之制。天下之地。始不均。而民始嗷嗷。苦其難治矣。伏惟朝廷建功立事。一出先王之道。而乃削郡成邑。割邑成聚。所以省官併員。寬去力役。幸天下者甚厚。然一邑併一邑。併去之邑。則力寬。併入之邑。則力重。邑之有併也。有數百人之邑。有四五十局之官。旣併矣。則役去其十數。而官存其一二。是故其力寬。而其併入之邑。一官任二官之事。一人任二人之役。昔之訟者五。今之訟者十。昔之往來者一宿而至。今之往來者再宿而至。其他可以類舉矣。是故其力重。夫小邑併大邑。必無四面之均。以南併北。則南長而北促。以西併東。則西寬而東狹。促狹之鄉。其民逸。寬長之鄉。其民勞。此又理勢自然也。雖于出錢之數。可省三數。然酒稅虧折。則必稱此矣。以淮甸一路言之。邑小則易爲治。地大則難其人。光之仙居。壽之壽春。泗之招信。此小而易爲治者也。廬之舒城。蘄之蘄水。光之固始。此大而

難其人者也。理宜割大以爲小，今乃併小而爲大，捨易治而求難爲，非其術矣。且今州縣之役豈不輕，州縣之吏豈不省，昔先王之封國也，雖子男之邦，必有宗廟祭祀之費，有人徒祿廩之厚，有兵甲車馬之衆，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于賓客之事，而其歲時使人存類，若周卹，慶賀，贈饋之文，又有四鄰之交，巡守，朝覲，會同，聘問之集，所以設官致員，役民力者，蓋甚繁且密，而州縣之治，存于古者無幾，則天下吏員之未易，民力之未輕，不在此矣。爲今之策，宜先求建國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補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縣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長鄉以補短，分寬鄉以補狹，縣相比，州相較，大者不使如罔始之寬，小者不使如仙居之狹，此之謂均。戶口賦稅之籍，徭役獄訟之制，大略相等，賢者俯就而有餘，不肖者勉強而無累，此之謂易治。其有大邑，次大邑，雖割而猶大者，則增官，小邑，次小邑，雖增而猶小者，則減役，官不求苟省，可置則置，役不求苟廢，可存則存，如是則民不驚動而地均，官不勞擾而治定，指顧相視而遠近之勢已分，文檄相移而分割之功已就，官吏之所願，民情之所安，公家之所便，而已併兩爲一，廢州爲縣，廢縣爲聚，有寬省之小利，成難治之大患，官吏之所重，爲民俗之所驚駭，利害之相去遠矣，均一易治之說，惟朝廷擇焉。

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取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于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于百職執事，循用五季之舊。

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者，不知其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于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設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反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尙書而事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于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尙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尙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于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今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于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尙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尙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所謂畫黃錄黃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泱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于竹頭木屑之細，或者宵衣旰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于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

損益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使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遠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緩，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遲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常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官冗議

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既有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使天下歡呼鼓舞，遂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或者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亦非治天下之術也。昔周制六官，其屬三百六十，而漢官之在內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猶不預，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而開元天寶之間，至萬有八千，則漢唐之間，官冗可謂弊矣，而本朝之弊，則尤甚于漢唐。昔太祖太宗之定天下，萬事草創，中外之官，不足以更代，故多爲入仕之選，以應用，而後世不知改作，以適時變，反有增而無損，故治詞賦者舉進士，射策者爲明經，五品已選，多至數千，居家未仕，與祿食于四方者，倍乎在選之數，被代赴選，與已選待次，又與居家未仕食祿者比，而科舉任子，益來而不已，不知數十年外，官冗之弊將何如耶。則救之之方，正在探其情而理勝之爾。夫予之則喜，奪之則怨，雖人所不免，苟奪之以理，亦無可怨者。故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則能探其情而理勝之故也。今科舉之士，雖

以文章爲業。而所習皆治民之說。選于十數萬人之中。而取其三二百。使之治民。理或可也。而公卿大夫所任之子弟。雖有賢者。而驕鶩愚懵。未知字書之如何。而從政者。亦甚衆。雖其父兄不自言。以情占之。豈能不以爲愧。而且幸哉。然則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者。正今日救冗官之道。夫任子者。朝廷所以厚公卿大夫之家。而嚴其選者。乃以將治民。而不可忽。選之法。宜比進士加寬。而所謂銓試者。則加密。或十而取其一。或以二十而取其三。惟朝廷之所進退。中選者。遂比進士而治民。不中選者。亦足保妻孥而免于卓隸。順于人心。其利有五。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勸于學。其利一也。得選士以治民。民不告病。二也。中選者。遂比進士。彼之所願。三也。不中選者。少沮而益勸。無甚缺望。四也。官冗之弊。從而可救。五也。蓋事不于無弊之時。爲有弊之慮。知有弊矣。復不早爲之所。旣以猥并難治。而欲發一詔。下一令。令天下歡呼鼓舞。卻返于無弊。則雖稷契復生。未易能也。而以其弊爲不可救。聽而任之。則又非所以憂天下。慮後世。然則欲治猥并之患。爲後世之慮。奪天下之所喜。而要使無甚缺望。非仍任子之恩。而嚴入仕之選。無可爲者。若明經流外雜色之進。則在朝廷斷而罷之。勢有不可罷者。則十省其五六。不繫今日之輕重也。

試蔭補人議

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于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達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爲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

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爲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于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耶。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爲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爲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于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于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爲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于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于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期。無所缺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于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勸于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爲政。不病于民。三利也。一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爲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于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知人議

學問之未成。可以習也。善行之未見。可以積也。而知人之明。則不可強。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則民不可以不安。欲安民而無其人。則將誰使安之。故二者帝堯之所難。而天下之務最先者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矣。蓋孔子不敢自謂之知人。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又因其譽而試之。然後自所定。而近世之知人。詳者求之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略者以皮相天下士。遂言有以知之。殆非聖人所以知人之方也。今自公卿至士。自正至旅。其等級之相去固繁。而數千萬人。必人人而察。事事而量。待其適可而後用。則雖帝堯孔子有所不能。而況後世之人乎。傳曰。治衆如治寡。度數是也。制衆如治寡。刑名是也。今取人之粗者。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而精者。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與因所譽而試之之理。在天子由此以知其一相。一相由此以知其部刺史監司。部刺史監司由此以知郡守縣令。郡守縣令由此以知其下。則自公卿至于士。自正至于旅。雖未易知。然亦有可以知之之理。蓋視其所以。乃人所用之心。觀其所由。乃人所當從之道。而察其所安。蓋能有所不動。既得其所用之心。又見其所從之道。而利害得喪之間。且能安而不動。則人之賢愚。思過半矣。然後隨其所譽而試之。則雖聰明智慮。非聖人之比。而其所以知之者。乃聖人之方。使行者不能盡。而得其略。猶與求于簿書刀筆繩墨之間。而以皮相天下士者。爲有間矣。故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而諸侯貢士。一適之謂好德。再適之謂賢賢。三適之謂有功。既有學校科舉公卿大夫保任之法。以治其粗。又有孔子所以知人之方。以治其精。而爲之賞勸以勵之。則雖貌厚情深。而不能逃吾之法令也。既不思孔子所以知人之方。又舉賢而不肖。則無罰。舉賢而賢。則無賞。而惟用學校科舉保任之粗法。歎人之難知。蓋未可歎也。

名實議

君子以名用人者。爲其信于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于衆人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蹈利。不思行己之何如。養交取合。亦足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謚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史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奸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契。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多良吏。于孝宣時爲多。而龔遂。黃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于世。元成而下。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尙書令。僕亦爲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更以郡守入爲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爲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內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歷都督。刺史。然後入爲侍郎。列卿。歷縣令。然後入爲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行。本朝之制。九品可以爲縣令。七品可以爲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祿處內者。旣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退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爲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爲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助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兩漢之法。雖卒難行。然當體其大意。稍重郡守。縣令之官。通

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獎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于外官。赴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真材。毀譽名實。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召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奇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尙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絕。今果重在外之官。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謂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名實之論。惟所加慮。

西臺集卷五

議

學校議

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而行之。則終無補于天下。今所謂律令。皋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爲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爲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爲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于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爲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始治賦廩。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爲學之道耶。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者。猶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爲盛。其去道愈遠。蓋聞熙寧之初。變詩賦爲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爲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試略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做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爲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

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迫。化其心而勿強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爲學之道。而久以歲月。則遂將適于實用。不爲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經術詩賦取士議

事有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熙寧之初。患詩賦聲病偶儷爲學。而破碎乎道也。故以經術取士。使人治一經而立其說。庶幾有補于道。而十餘年間。道之破碎益甚。治經者不問經旨之何如。而先爲附會之巧。一章之中有十意。一意之中有十說。至掇昔人之語言。以經相配。取其諧而不問其理義。反甚于聲病偶儷之文。有足嘆者。楊墨之亂儒也。其人則亂其書。不亂楊。墨自爲楊。墨自爲墨。儒自爲儒。強相異而不相使也。萬世之下。猶得聖人之全經。今熙寧之舉子經旨。不足以爲奇。反破五經之正論。而強納以佛老之說。聖人之經旨。幾蕪沒而不見。是徒爲經術以取士。而不如詩賦之時。聖人之全經未破碎也。則求厚而得薄。欲與益期而損至者。可驗于此。爲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復詩賦以取士。則高才識達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復之必得其術。進之必得其道。析詩賦經義爲兩科。學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十數年間。將自化而爲之。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夫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其至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可復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以累科舉也。旣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如仁

宗之朝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朝。尙纔得經術之正。而無破碎之患。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者。戒于暴。其名近古而易之則民疑。然則設爲兩科以取士。使漸復于詩賦。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之人。任之爲師儒。亦以爲不暴而釋民疑也。

文議

世之謂文者。不繫于德。謂德者不繫于文。夫文章之士。雖不繫于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奚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蓋小矣。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辨。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蓋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旣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爲文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章之德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徒。乃始支離攘臂。自奮于

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說而公爲傲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辨。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爲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爲紆紛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于有司。退則受知于朋友。而彼也遂直以爲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青苗議

青苗之法。本爲民間不足而貸之。則所謂下戶者。理合先貸。而下戶憔悴苟活。易于結請。難于輸納。州縣之吏。阨以詔條。與曩日監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慮散而難納。故少俵下戶。多與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縣之吏。人人惰于散斂。苟以塞責。蓋散錢之理。散而不斂。則不問等第高下。散而斂之。則必別其等差。度其可以還官。然後敢與。乃天下之人情。稱貸之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則欲濟下戶。散錢則多與上等。下戶貧窮。義當周恤。而勢不敢逼。上戶自足。無假官錢。而強與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與上等。而下戶。則官錢十出。九將不歸。又非散斂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剝下。名爲惠政。實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蓋古者四民不相易業。而農爲甚。管子曰。農羣萃而州處。盡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後世之治民者。雖不盡如管子之說。至于耕田力作。而禁追擾徭役之外。稀使至于城郭。則近日之政。尙或有之。自散青苗以來。非請卽納。非納卽請。農民憧憧來往于州縣。捨攻苦食淡之志。而漸起甘美之願。辭耕田力作之業。而習爲游惰之態。亡澆朴寡欲之性。而增長嗜好之事。田野之民。棄南畝而就城市者。舉皆有焉。而縣令丞尉。不復以條

教法令詞訟刑獄爲意。惟知散青苗而已。坐而簽書者。青苗之行遣也。起而議者。青苗之本息也。日中而授者。青苗之契券也。日暮而入者。青苗之筭庫也。夜半而銷算者。青苗之簿籍也。錢穀縱橫。文書紛亂者。青苗出納之所也。雖今日罷其官司。廢其賞罰。去其年額。而抑取民之情願。然旣存青苗之名。與本息散斂之法。則異日緣青苗之名。而復建官司。緣本息而復爲賞罰。緣散斂而復爲年額。緣年額而復不取民之情願。其勢甚易。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要之聖人在上。賢者當位。如放于利之事。非所以示子孫遺後世。則不常行爾。故爲天下國家。當論其體。而後計利害之何如。苟不論其體。而單計其利害。則雖名爲利。必有害焉。故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夫察雞豚。畜牛羊。未害也。而非畜馬。伐冰之體。則古人羞之。而不爲。故爲天子。則有天子之體。爲卿大夫。則有卿大夫之體。爲士庶人。則有士庶人之體。今有一郎官。未甚貴也。而食祿之外。貸人錢而取息。則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夫爲郎官。貸人錢而取息。未必害人也。而臣僚必言。朝廷必逐之者。謂旣已食祿爲郎官矣。又貸人錢而取其息。則傷體故也。爲一郎官。尙有體。況兼天下之廣。有天下之富。民旣已輸稅賦。供徭役。皆數十倍于古。而又貸人錢而取息。無乃失爲天下之體乎。如不問失體。不失體。而惟息錢之是務。則人戶流亡。盜賊興起。乃馴致之事。所謂必有害焉者此也。

役局議

役書之所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熙寧之初。改差爲募。天下之人言不便者。幾千萬數。至元豐之

初欲復者長戶長之役。士大夫之聞者喜見于顏色。及其卒不能復也。莫不咨嗟慨嘆。如有求而不得。則願差法之復者。豈一日也。今朝廷鑒成敗。攬是非。爲萬世之慮。修復差法。而士大夫反有議差法之未善者。豈未復之時明爲善。而既復之後則不善耶。蓋嘉祐之間。固嘗謂其法有可更者矣。輸將繁重而勞費不均。貨賂公行而貧富無別。熙寧之初。得其可更之論。而并其不可更者更之。願令人出緡錢以私其贏餘。是以言不便者千萬數。今差法雖復。而所謂可更者猶在。則亦主嘉祐之書增損之。則差法定矣。而十人十議。百人百議。以旬浹之功。爭至于期年之外。既不知主嘉祐之舊書。又不敢論熙寧之新法。泛泛然如人游于江湖。未有歸宿。不知其後將如何耶。故曰。役書之未定者。非無定法也。無定心也。

役錢議

古之爲政。雖隨時適變。間有損益。至于推強扶弱。抑富恤貧。而惡兼并。則不可易之理也。自商鞅變田。卽有兼并之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自古及今。痛心疾首。同以爲患者也。限田之法。既不行于天下。而富家大姓。終無廉恥厭足之心。惟有祖宗差役。能裁制兼并。雖其立法本不爲兼并設。而推數循理觀之。乃有可以裁制兼并之道。蓋舊法雖分等差。而實以田產富貧定爲上下。有千金之產者。支千金。可任之徭役。有五百金之產者。支五百金。可任之徭役。今有千金之產。與五百金者。訟其役之先後輕重。則千金者居其先。五百金者居其後。或千金者任其重。五百金者任其輕。既有千金產。而又欲兼五百金。則憚徭役之加重。欲取而中己者多矣。其心非不欲兼并。懼加重而不敢進也。甚至有隱寓田產于他人。

以避徭役。而朝廷亦有隱寓田產之禁。則是祖宗差法。雖不爲兼并設。而裁制兼并之道。寄在其間。自改差爲募。富家大姓。不知徭役。而但輸緡錢。則兼并其下貧。以爲利。何者。募役之法。下貧不利。而大姓不以爲患。今有一邑。上者輸緡錢十萬。中者輸七萬。下者輸五萬。既以等級輸緡錢。獨其徭役。則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惟恐力之不逮。自中戶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數十家。至升而在上。不過加緡錢三二萬爾。而富家大姓。其等既已在。上。則雖增半邑之田。猶不加緡錢也。故治平以前。大姓有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不至窮困。熙寧以來。大姓無破家之患。而天下之人。往往窮困。不能自立。蓋治平以前。大姓破家者。雖爲不幸。而破一大姓。則變爲十中民。或百下戶。于損上益下之道。未有害也。熙寧以來。雖無破家不幸之人。而大姓輸緡錢之外。無復徭役。斥廣田產。兼并下貧。曾無忌憚。故大姓兼中民。中民兼下戶。流離散亡。轉徙于四方。所以然者。斥廣田產。恣其兼并。大姓之家。所必至。而歲損一萬二萬。或三五萬緡錢。則大姓之家。所易爲也。

熙河蘭會議

天之生民。初無中外之別。以其不可以禮義治也。然後屏而遠之。自漢以來。爭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爲外裔之地者多矣。昔太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因去之岐山之下。夫以中國之地。至于不可有者。則猶不欲強治之。況欲強取外域之地而治之乎。雖常爲中國之郡縣。而本屬外地者。則亦無

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厓。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斷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棄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厓。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所謂與未得同者。至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爲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沒。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敵人將牧馬于階城之境外。二不同也。立城郭。置倉廩。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瘠中國而肥寇讎。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爾。蓋熙河蘭會。雖羈屬夏人。猶非夏人之所有。故尙足以分中國之寇。今舉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將爲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爲西夏驅除。此大不同者也。而不棄之。則歲運府庫之財。以填黃河之積。又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昔西羌反叛。如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曰難于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烏孫圍都護。而陳湯于數千里之外。逆知利害。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蓋烏合之兵。易爲料。而長久之計。難爲功。今熙河蘭會。制之于未取之前。則固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遙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隴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禦契丹議

好文者論和親。尙武者議攻伐。處于文武之間者。則爲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盛或衰。

或得或失。禦戎之策。不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契丹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外域也。必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辨者。將與人爲辨。則必陰自省曰。我于義無傷乎。我于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我之子孫無累乎。我之智力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辨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于法無不直也。于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辨。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契丹戰。亦無異于與人辨。則不識中國陰自省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于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廟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之者。亦皆有備乎。廟算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于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出而與之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爭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涿之間。選十八將。三道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涉其地。而寰朔應雲涿五州。開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一事不應。則未足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之者。非直一事之不應。故欲爲羈縻之計。則歲絹五十萬。雖厚于漢之錦袍繡袷。赤緋綠縉。而比漢猶未敢有尙宗室之請。則羈縻之計。亦未爲全失。如欲遠舉大功。復周宣漢武之事。則願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于義理。國富民安。而將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兩漢可用之言議

事莫貴于適宜。而言莫重于必用。以必用之言。爲適宜之事。則天下之利無不與。天下之害無不去也。然

以當世之人言當世之事。患在不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足用。以前世之言。救當世之事。患在信其言。而以其事爲不可用。不足用者。不賢其人。而謂無所補也。不可用者。聖其人。而以其言不適宜也。故善爲言者。取于時。則使之信已。取于古。則明其適宜。傳曰。信而後諫。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是取于時。取于古之道也。今若策舉兩漢能言之徒。而問以適宜之說。則仲舒。鼂錯。公孫宏。皆嘗策于天子之朝。而梅福。稚圭。谷永。亦數進其言。至于仲長統。朱穆。崔寔。王符。則雖立其言。而不敢進。然皆有可取。有不可取也。故謂以郡守二千石。宜歲貢吏民之賢。受祿之家。不得與民爭業者。是仲舒之言可用者也。謂政本于人情。而天子宜躬親于上。是錯之言可用者也。謂因能任官。去無用之言。不作無用之器。廣推治民之本。有八者。是公孫之言可用者也。若曰。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攷其素。天子之都宜先正。因民之意。減宮室。省靡麗。謂酷暴之吏。廢錮勿用者。是梅福。稚圭之言可用者也。至于仲長統。欲明版籍。審什伍。限夫田。定五刑之罪。崔寔欲重賞深罰。以存霸政。王符欲省費役。使之愛日。謂數赦贖。則傷善人者。亦皆適宜可用之一端也。然若賈山。推人主求諫之意。而大臣不得預遊宴。則非當今之有也。朱穆稱世之厚薄。而小人守正。君子爲邪之驗。則非便時之術也。方朔欲燔甲乙之帳。卻走馬而不復用。則非朝廷之弊。谷稚圭。仲長。崔王之說。善于古。而合于今者也。賈山。朱穆。方朔之說。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故以今言古者。能取于爲用。可否之間。而不繫于言之古者也。





3
4

1942

西臺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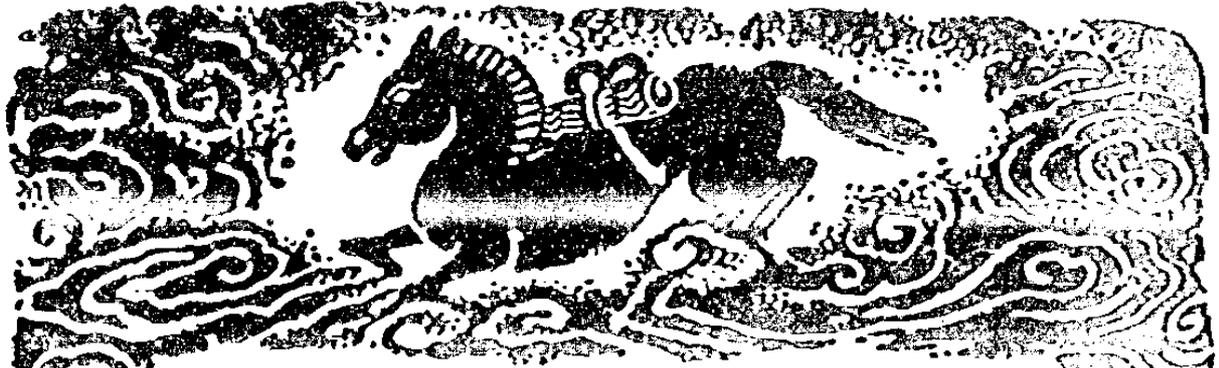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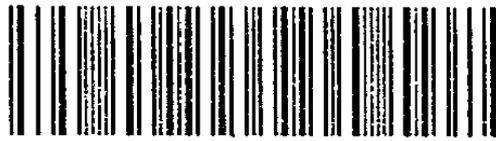
編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西 臺 集
(二)



3 0649 7980 4

畢 仲 游 撰



西臺集卷六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
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
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期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
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
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
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當行之事。悉
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量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
用。而使之言。則雖量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
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料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廢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
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



之野。而觀蓬萊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真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

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贊青苗。譽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閨門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媮。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鎮之以厚。養之以寬。吳王不朝。則因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嗇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不用。其寬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爲政。雖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

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遜之道。在廷之臣。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薨之後。五日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其勤至矣。而無督察過甚之失者。以乘霍光之後也。然則赦吳王。賞張武。棄嗇夫。似寬矣。而孝文之事。本不至于弛。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考其名實。似勤矣。而孝宣之事。本不至于察。則文無怠廢之風。宣無督察之失者。亦良有道。今國家上不承嬴政之苛。下無霍光之弊。則周公之所治魯。太公之所治齊。與夫仁祖之忠厚。神考之勵精。惟其所擇。而當其行事。則去觀望之俗而已矣。夫前古之君。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遊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無藝。使民困窮。深嚴自居。下情隔塞。有一于此。則難與爲治矣。蓋親黨女謁。遊獵賦斂。隔塞者。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道之于邪。旣以得趨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雖欲開正言。陳正道。如陳夢中之語。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欲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而國家自祖宗以來。宗室戚里。未嘗用事。而賜予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明聖。未親后妃之議。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遊獵之虞。罷貢獻。蠲逋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始。卽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在于觀望之俗。未衰爾。蓋爲治而觀望。則流入于邪。苟無觀望。則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苟有觀望。則不失于媮。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策問

治法

自三代之亡。羸秦變古。天下號爲難治。欲興禮樂。則自嫌以爲迂闊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爲執滯而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爲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來。守文之君。當途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典。不過簿書獄訟兵食則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矣。而禮樂爲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爲之實。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爲之本。今天子紹千歲之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舉建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爲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興之必有興之之人。行之必有行之之實。厚之必有厚之之輔。簿書獄訟兵食者。可捐之有司而不問也。諸君試言其禮樂之所以興。教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厚。若夫簿書獄訟兵食。則有司存。

文體

【原註】熙寧中。兗州類試。中選者。解頭晁補之。晁端禮。晁繼智。晁損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罕。

問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途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

足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或未之思也。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遠。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尙經術。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詞詔令。何爲而得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祇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嘗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迹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未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

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試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強。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

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揜理則純不勝。以理揜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離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簋簋俎豆尊勺鼎彝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大小。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

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做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柵耳。何患乎驚動歟。

序

褒賢集序

卽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歉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荆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

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世以爲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誄。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旣除喪。乃集錄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天子卽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思之。舐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元祐元年八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溝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寇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陝西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爲名城。元豐辛酉。仲游從軍方渠。過慶陽。見其城高十仞。廣五六里。週迴透迤而下者數重。背高而深。跨山趾而守之。其堅如此。而州之北偏有大溝焉。斷城之東南。城缺不屬。問

其名則曰鵝池。問其所從來。則曰不知紀年之多少。以目度之。長幾百步。廣幾七十步。深十丈有奇。俯而視之。窅然以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慶甚堅。而常人徼幸萬一不戒之虞。且不得爲完城。是可恨也。其年從軍至靈武。還復留慶陽。登城覽觀。與二三友者。歎息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非己事。而心以爲病。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公德孺。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之。而羌人備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纔至。則有意平溝接城。以足父兄之事。會夏人有罪。兵未解。歲發民數千防秋。因其無所事。迭爲番休。俾運東山之土。實于溝中。而築之人以爲戲。而公五年不徙。溝遂平。始州靡之後。至溝纔五尺。及溝平。盡城之北數百步。乃傳合其城。經度其東爲大堂。而藝其西以爲圃。堂未成。以戶部侍郎召還京師。持材與工。遺今帥直龍圖閣章公質夫成之。堂成。大作樂。置酒樂于其上。仲游居鄭。聞而壯之。乃爲詩三章。以遺慶人。其詩曰。匪穿而池。窅且巖。不棘不求。陸而透迤。慶人之所宜。匪析而缺。呀且豁。不棘不求。崇墉嵒嶮。慶人之所悅。旣囿其中。又闢其旁。有闕其闕。有翼其堂。可謀可燕。可饗可觴。子孫之不忘。詩旣成。遂以遺慶人。雖未得坐其堂上。酌旨酒。蔭嘉木。與賓客徜徉而自適。然猶記昔日覽觀之所病。想像而樂之。客謂仲游曰。平溝接城。則固云美矣。吾子之所言。得無少多乎。曰。是客未燭仲游之所志也。昔陶士行綜理微密。下及竹頭木屑之細。而能扶危定傾。禦患折難。爲晉之宗臣。謝幼度得人于履屐之間。而識者知其能摧苻堅百萬之衆。蓋事有言近而見遠。論指而知歸者。理固然也。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爲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名氣節。刻金石。

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至平溝接城。則豈特無不戒之虞。以累來者。固將見逃遁之寇。交臂屈膝。請事于塞下。盡地而守之。長無犬吠之驚。則仲游之言。非敢故爲侈然也。旣與客道其語。因併載其所作。以重遺慶人而屬二公。元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記。

重修信陽軍門記

申古之成國也。昔夏封姜姓之後于申。至周宣王時。以功爲侯伯。其詩曰。亶亶申伯。王績之事。又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則申嘗有人矣。春秋。楚子圍初得諸侯。亦會宋鄭蔡之君于申。而大夫巫臣之邑在焉。故號曰申公。魏隋之間。名臣間起。及唐置節度。合于光蔡。有晉公之烈。豈陋邦也哉。宋興。剗平僭僞。雖名都大城。稱號權制。略與唐等。而輕重之實。固已不同。其諸郡縣多減于唐舊。而方內晏然。無兵革之患。興于禮義。故申嘗爲王封。而祗以軍壘治民。此祖宗規模之備。太平之功。非以爲陋邦易之也。而兵屯數百。壘垣墜頓。臺門不治者四十有九年。申之父老。尊其俗。而聞于禮者。益厭之久矣。蓋嘗治之。旣得請于朝。而終未遑也。豈有所待哉。元豐元年八月。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范公。以刑部郎中。謫義陽。實申之故治。嘗任臺閣。綴侍從。爲天子諫臣。出使陝蜀。牧大邦。總領邊吏。號爲賢帥。其謫申也。士人不以爲公戚。知公能安之者。待公素厚也。公至之歲。盜賊銷。獄訟息。年穀屢登。官無留事。乃延問父老。講俗之所闕。知夫兵屯壁壘。門戶之不可以不保民也。乃曰。何哉。豈狹申爲不足治耶。將愛其力而諱之也。吾而不思。奈父老何。乃言城壞矣。宜便築如制。而稍益舊屯之兵。旣上其事。因嗣前議。正大門而新

之。以爲之兆。門度高二丈有奇。其下廣四尋。上殺下之半。爲工萬有一千。夏四月。門成。公屬其徒周視而饗之。申民大悅。縣令畢某進曰。政無作亦無止也。循理而動。則作斯可矣。顧義而止。則止斯可矣。事適于可。而作與止不預其間。此之謂善政。夫申故荆有也。南走雲夢。北屬淮蔡。橫帶三關之險。上下數百里。曠無異州。而水階山磧。萑葦林叢。坡谷之阻。鮮平地焉。非教化之久。德澤之盛。則姦人盜賊之所保也。而屯兵單少。四垣圯仆。關門域雉之設。不爲固禦。父老病矣。而猶不知作以患于人。殆非所謂適可而名善政者也。今公計風俗之便。同父老之憂。增屯改築。作門以爲之兆。旣忘申之狹。而亦忘夫昔之論大事圖大功也。非尊禮樂道愛民而不倦者。能若是乎。然則豈特姦人盜賊之備。而申父老子孫之幸耶。祖宗之規模。可以振朝廷之德澤。可以廣而思昔申伯之風。爲可復矣。此申民禱祠而求者也。可不書乎。于是乎書。元豐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羅山縣令代郡畢某記。

代范忠宣撰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曩余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間遊釋素垂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于堂之北偏。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二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夫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八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吾聞西方之學。以氣爲緣。以身爲垢。以事爲障。以境爲礙。以不動止爲性。以無

所失得爲道。則雖精深妙密。無以寄其言焉。寄一言卽以異于道。而其書乃至乎五千四十八卷者。豈非緣垢障礙。借此爲證。而性與道由此見乎。意者見道與性。而返無事于書也。則雖五千四十八卷。猶無言矣。不然。何道之省。書之多也。天下既有其書矣。素獨得不有乎。天下既有其書。而藏之矣。素獨得不藏乎。藏之而同乎道。合乎性也。吾不知。藏之而異乎道。離乎性也。吾不知。同異離合。吾無所容其心。則與天下而藏之者。將真爲道乎。而又況僻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耶。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代仲兄舍人撰賜詩記

元豐四年五月。高麗國王徵上言。臣蒙陛下休德。世爲東方之臣。僻在海外。未嘗覩中國禮儀之盛。願朝京師。伏大廷。望天子之威顏。而屬有犬馬之病。不能勝衣。謹遣陪臣禮部尙書子威。吏部侍郎思齊。朝貢方物。而臣仲衍實預典客。越明年上元。以故事張燈于宣德門。上親臨觀焉。因賜子威等燕于東闕下。臣竊惟陛下卽位。崇仁義。正經術。新制度。明禮樂。方內之民。咸獲嘉福。而大化流行。聲教四溢。雖遼絕荒忽。殊封異境之人。亦扶服慕義。願爲臣妾。故高句驪介東海萬里之外。非有詔令號召。而稱藩國。受正朔。輸方物。獻樂舞。七年之間。三集京師。況屬遊觀。廣覽威儀。文物萬象之會。而臣得與其國貢使。醉飽陛下之聖德。區區之忠。無以自列。故輒爲詩。屬其使人。以歌誦大平之萬一。而陛下不以其固陋。薄加賜誅。譴乃卽燕閒指顧之頃。俯爲篇章。遣中使瑗。賜臣以寵靈。臣之私室。非臣愚戇所能常也。臣聞漢神爵五鳳

之間。名爲治安。而蜀人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何武歌于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雖以爲盛德之事。而褒待詔神武。賜帛而已。今陛下恢廓祖業。垂萬世之策。憲章修明。道德純備。則非神爵五鳳治安之所。能比。願臣樸學。反無裒等之才。以繼中和樂職宣布之文采。而陛下之詩。粲然與帝作之歌。南風之辭。同爲法言。協之以律呂。被之于金石。則可治中國。來遠人。繼和六樂。釐三神。其聲音之所動蕩。天地之所右饗。將見夫景星甘露嘉禾神物之瑞。復効于今日。蓋朝廷之盛節。人臣之異遇。非如大風鴻鵠之歌。因慷慨。瞻念苟作而已者也。然則臣之蒙被。方之待詔。賜帛相萬而不訾。雖糜捐四體。乾竭髓腦。不足以論報。豈惟臣不肖之一身。自先臣士安而下。實寵嘉之。後世欲觀陛下治中國。來遠人之要者。必自此詩始。故臣刻之石。使子子孫孫不敢忘。且以示後世無窮之法。元豐五年正月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詳定官制。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畢仲衍記。

代歐陽考功撰西陽宮記

廬陵永豐沙溪。有彭道士者。名世昌。其居則唐西陽宮也。或曰。非唐西陽宮也。而世昌于其宮旁。得古鐘一。乃唐西陽之鐘。鄉人始信之。而吾家丘墓。適在西陽之北。曩吾先君既歸葬。韓國太夫人。因使世昌守之。奏復其宮額曰西陽。及居二府。又請間歲。度道士一人。距今三十年。宮之門堂廡舍。井廩庖福皆備。而殿則闕焉。吾以丘墓之寄于宮也。亦甚闕之。而沙溪鄒氏。獨能持錢三百萬。以成其殿。因大治宮外之道。分田以給之。蓋釋老之徒。交行于天下。天下爲釋氏者多。而學老子者少。天下太平。人物蕃滋。而財不足。

中民之家。僅守于衣食。而高門大姓。亦謹事蓋藏。希能出力以徵二家之福。雖釋氏之塔廟。既更歲月之久。水火之變。則必假公上之力。王侯之重。與二三尊宿者以名動之。然後僅能完也。如道家之宮。非祖宗之建立。與州縣之所領而不可廢。則能完者或寡矣。今是人也。不以世之所多少而皆用力焉。其果無所阿耶。富家大姓。方謹事于蓋藏。而是人也。如恐其財之不出。其果無所愛耶。使是人也。純以禍福爲志。則吾西陽之所賴者。將有所不暇。而清淨寡欲。庶幾無疾病。延年久視。則行道之人。皆有是心焉。吾旣嘉世昌之志有成。而鄒氏之子能成之也。故鄉之父老。屬予爲記。予不敢辭。因以吾所見聞與事之本始。告其父老使知之。鄒氏之子名曰宣。元祐元年六月十八日。朝奉郎尙書考功員外郎廬陵歐陽某記。

傳

歐陽叔弼傳

昔司馬談爲太史。其子遷繼之。而司馬氏書行于世。司徒掾班彪著漢史不成。其子固繼之。而前漢書行于世。中壘校尉劉向。博物洽聞。善文章。其子歆繼之。而向歆父子之書。亦傳而不朽。自漢魏以來。父子之文顯者多矣。至于名天下而傳後世。則未有如三家之盛也。本朝廬陵歐陽文忠公。起于天聖明道之間。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當時言文章者。至歐陽文忠公。然後以爲極而不可加。謂之文師。而位居三府。身輔三朝。有大功于社稷。而其子叔弼。甫復以文學登第。能世其家。爲人廣覽強記。博通經籍。史氏諸子百家之言。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甫之手。而東坡蘇子瞻在翰林。亦多以內表章屬叔弼甫。

代之人莫能辨。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爲也。要能以古人語而道己意。則可與言文矣。文忠公薨。叔弼甫代爲遺表。神宗皇帝見而愛之。意文忠公自作其表。傳于天下。天下之人亦以爲文忠公自作也。使在金馬玉堂。應制代言爲詞臣。當復有文章行天下。庶幾談遷、彪、固、向、歆三家之盛。而老死不能用以一朝請大夫終于穎上。然叔弼甫在。則文忠公之遺風猶有存者。叔弼甫亡。則文忠公之遺風益遠焉。今叔弼甫亡矣。是可哀已。是可恨已。叔弼甫字也。名棐。其先廬陵永豐人也。初以文忠公蔭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文忠公意已賢之。嘗著鳴蟬賦。叔弼甫猶侍不去。文忠公曰。兒異時必能爲吾此賦矣。因書以遺之。及稍長。文忠公益器其爲人。嘗書以教叔弼甫曰。孺子記之。藏精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不竭。善應者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孺子記之。及舉進士。中乙科。文忠公在位而老。叔弼甫不言出仕。文忠公強之。及調陳州節度推官。亦竟不之任也。及文忠公薨。終喪。始以大理寺丞爲審官東院主簿。入官制局爲檢詳官。同知大宗正丞事。三遷爲朝奉郎。守太常博士。尙書主客員外郎。改考功。攝領吏部侍郎左選。是時九品以上注籍左選者數千員。法年二十卽仕于州縣爲吏。謂之入仕。議者曰。此官所以宄者歟。乃建官故事。年二十五歲乃試于銓。守選三年。然後入仕。今官宄。請復二十五歲守選之法。且使進士特奏名者。減其舉數以示恩。亟與之官而不使仕。則左選清矣。叔弼甫曰。嘻。非朝廷所以議宄官之意也。乃著議曰。左選之宄。士人之病爾。朝廷憫而議之。欲利之爾。今加五年使守選。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他。儒生而老于場屋無成者也。憫其無成而老。故與微官。

使之霑祿而後歸。今亟與之而不使仕。所謂官者。乃虛名爾。豈爲恩哉。是終窮也。議者之言遂格。哲宗卽位。爲祕書省著作郎。充修實錄檢討。叔弼甫曰。古雖不諱嫌名。而今日爲官稱。則不可以不諱也。乃辭不就職。而更爲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後入省爲職方禮部二員外郎。會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而主合祭者方用事。諸儒多折而從之。叔弼甫獨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謂也。吾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如遠先志何。如異禮經何。及議皇太妃典禮。哲宗皇帝詔使爲差降。謂于太皇太后之禮爲差降也。而議者以謂詔語所及之事。則爲差降。詔語所不及之事。則不爲差降。大略于母后之禮無差降矣。叔弼甫曰。太皇太后與皇太妃位號不同。禮亦異數。差降之詔。何可違也。議者猶持不決。叔弼甫曰。上詔所謂差降者。謂物物而爲差降也。豈有及不及之事哉。議者不能勝叔弼甫之說。遂如詔。會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祕閣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衛國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傳食于漢南。雖爲布衣。州郡以倅貳之禮接之。猶慊不懌。多規占公私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以州門之東偏樓店官廢址爲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爲成書。然後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卻之。州官上下更謂叔弼甫曰。泰橫于漢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請地而遲與之。且不可。況終卻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請之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爲天荒。害人非政也。憚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聞之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叔弼甫終持不與。泰由是訴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罷。以朝請郎知潞州。潞罷。乃褫所帖校理。還吏選。繼降官二等。

元符三年始復以朝散郎還朝爲尙書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而轉運司爲覆折之令以多取于民民不堪命會有手詔申勅科折之令禁其覆折而官吏憚轉運司不敢以詔旨從事請于叔弼甫叔弼甫曰詔旨如是亟行而已矣何請爲衆曰覆折雖非令而轉運司賴以爲經費所從來矣罷之則將以他事中傷州郡不可爲也叔弼甫曰州郡之于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請之今天子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而憚轉運司不行仍覆折以病民獲罪于朝廷州郡豈可爲也遂行如詔民持覆折之輸至州而還者半道矣嗚呼文忠公以道德文章爲三朝天子之輔學士大夫皆師尊之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于文字爲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于叔弼甫者親爲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門非他人親炙之所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自見于世故余紀次叔弼甫在吏部考功禮部時議襄蔡二州政事以見叔弼甫終不得以文章用而暴于人者乃議論與吏事爾然非好學守道識大體而又有仁民愛物之心則其議論與行事孰能爾也叔弼甫常著堯厯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第五卷集古總目三十卷襄錄二卷叔弼甫亡後其家集所自爲之文亦二十卷蓋雖不表見于當世而猶足以遺後人也叔弼自去蔡後係元祐籍復鐫職降官守以宮廟居潁州里第間游吳中俄出籍乃以兩恩當任子孫者力請于朝三四以官其兄子之子曰先公之長曾孫不可以無官吾子之子無官可也政和三年卒于潁州年六十七一子曰愿宣義郎三孫其二官一無官

贊曰。歐陽氏出于伯禹之後。爲越王句踐。句踐之裔孫。多受封于楚。有封于烏程。歐陽亭者。遂爲歐陽氏。漢有博士和伯。以治尙書顯名。世謂之歐陽尙書。而率更令詢。事唐太宗亦顯名于世。至文忠公遂大顯。爲本朝宗臣。生四子。叔弼甫其第三子也。雖不用于世。亦爲顯人。余自治平以來。從叔弼甫游。如兄弟。今同游者。喪亡殆盡。惟余尙存。故勉爲叔弼甫作傳。紀其大節云。

陳子思傳

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爲眞宗相。父師古爲郎中。而堯叟兩弟。堯佐爲仁宗相。堯咨爲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已好學。不肯爲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爲官也。齋郎監簿。祇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旣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尙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攜妻子之汝。居靈泉山。治宅種田。往來于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爲詩。及居靈泉。不治他文。專以詩爲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爲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爲人。高遠有志。尙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于仲游者。仲游以爲唐人詩。而怪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于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諭吾之志。

于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爲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反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澹視。俛首少頃。或杯行笑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爲易。而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縱恣。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體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擣紙欲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旣卒。其家乃盡取其詩稿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不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遲及諸交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

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間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于鄭。今爲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爲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于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夫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成就。中道而死。悲夫。

西臺集卷七

書

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

承議郎、監在京粳米下第八界、上騎都尉、代郡畢某、謹以外議再拜上書于門下侍郎閣下。某曩在河南及京師，嘗請謁左右，雖竭不肖之心，夙夜思慮，欲少補行事之萬一，而至今未敢有言也。蓋聞閣下之來，四方內外，託書詞、論時務者，多至數百，而朝廷之上，實封陳得失者，乃幾萬人，皆關閣下之聽覽，是非利害，宜略盡矣。則某未敢言者，豈有所愛惜哉？恐不待某言而知爾。然閣下辭山林、履廟堂，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亦以天下責于公道路之間，閭閻之下，雖聾瘖跛躄支離疲病之人，亦扶服相賀，頂禮嘆息。如遇歲年之豐，而見父母之來，閣下用賢去佞，除煩解擾，所以安社稷、惠細民者甚多，而外人之議，尤深念于左右，竊意實封書詞有所遺者，某如自嫌而不以聞，則是輕門下之義，忘師友之教，懷不盡于朝廷，而未死之間，私恨無窮，故敢略道外人之議，而某之所見，則猶待異日。閣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人以天下責公者何事耶？當熙寧之初，先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之人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居之，天下其庶幾乎及公逡巡而去，不累于位，天下之人復忻忻然曰：樞密副使者，人之所禱祠而求者也，而君子不苟居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合天下之願，退爲吾道之助，則人之望公，其何如？

也。公居洛十五年。道德日富。聲譽日隆。天下之言正直者。至公而後止焉。則人之信公。復何如也。今先帝厭世。主上富于春秋。發喪之日。京師四而語曰。非司馬資政不能治天下。曾不三月而遂筦朝政。則人之期公。又何如也。夫以身任天下之重。爲四方之所信。起副中外之望。而應衆人之所期。天下之事至大。今日之務至難。愛公者至多。而嫉公者至深也。豈惟生民利害得失之際。而亦天地陰陽交爭之時。愛公者皆貧賤疎逖。不足侍于下風。而嫉公者。巧爲機穽。潛布耳目。多塗以誤公之事。反覆以亂公之策。雖主上明聖。注意于公者久。而閣下蓄積深厚。所以爲天下者。皆平日之所固有。然非齋戒以臨之。精微以思之。擇術以行之。博取于人。以成之事。猶未可知也。此某所以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而欲以外議告者也。竊常計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豈惟今日而後有改作之意。當王安石之出。吳正獻之入相。鄧俠之上言。先帝蓋嘗有改作之意焉。而終不能改者。公之所知也。及今深交固結。內外如一。後生肆談。安于無恥。老吏擅法。公爲不道。而閣下起開廢之中。留三省之上。殆將求風俗之失。回積年之咎。以成先帝之志。則新法之改。豈直指而往。如推牆填壑。可以定乎。故外議有三。而其虛容易者不預焉。昔王荆公以興作之說動先帝。先帝信之。而患財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荆公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自先帝棄羣臣興作之議。雖無復聞者。而轉輸未減。邊備尙衆。京師吏祿。歲百餘萬。而外路官司州縣雇傭。號爲新法而從事者。有不可訾計之費。今

以天地社稷之靈。主上母后之聖。同人心決大策。起閣下于不可起之中。而寄以天下之政。閣下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自熙寧以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修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野。遠市井。習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內外上下官吏廩祿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守城禦之計。有大河隄塞外裔餽賜之勞。自古之君。固常有患不足之情矣。持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役錢蠲而可復斂。鹽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重出爲天下爭。將亦無可奈何。則不足之情。可不豫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修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修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橫費之多也。則廢吏祿。行常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女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之數。非先帝幸御者。一皆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于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爲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常平爲贏。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爲贏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庾之粟。已將十倍于今日。而節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將如邱山江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于中。而精計乎外。俾上與太皇太后曉然知

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不起。不足之隙不得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然後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行。如既飽之人。雖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王荊公併軍蒐卒。而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爲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畝者大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爲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耶。以兵不足而存保甲。故知財不足則新法可以復興。此外議也。昔仁宗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臺官諫官之言者。所以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也。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者。及臺官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嘉祐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破膽而不敢爲。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寧。大臣無甚縱恣。百官得行其志。不法之事。稀闊無聞者。以優禮大臣。而聽用臺官諫官之所致也。蓋自近歲以來。臺官諫官。不復知所以設臺諫之本意。而顛爲含糊苟且。以幸無譴。經涉歲時。而不言天下之事。其所言者。必揣摩上意之所尙。非大臣之所惡聞。且于我甚安而無悔者。然後敢發。其號爲論列大臣者。亦取其微芒瑣屑。不在輕重之間。足以破人主之疑。而無傷大臣之實。陽言于外。而陰合其中。又其甚者。寧論人主之事。而不肯言大臣之過。蓋論人主之事。則有大臣以爲之力。不甚得罪。而一言大臣。則足蹴手拉。塗地而不復。數年以來。朝廷之上。道路之

間不知有臺諫。一聞臺官諫官之姓名，則咨嗟太息，詆笑而避去。而處臺諫者，自以爲至計便策，不復知職任之何如。翻謂祖宗之朝，名公大臣奏議論列，爲沽激好事，以自蓋其短，而幸一身之安，則無所補益。可見于是矣。伏自主上繼明，西朝共政，用閣下爲門下侍郎，始增置諫員，進用有聞之人，而廢去六察，皆使言事，可謂知務已，而猶有平昔之徒，介在其間，蓋其含糊苟且，幸免久矣。一旦明目張膽，自奮于敢言之列，則內懷愧恥，外畏士人之姍笑，欲不言則朝廷失望，非今日之利，故皆低徊隱忍，進退無適，抄取其近似者，以塞目前之責，而終不敢深言天下之事。惟欲窺瑕伺隙，執戈而攻諸長者，爲新法復讐。今將與仁長善，定萬世之策，還太平之風，而猶令此等布在言路，欲望如仁宗之朝，存天下之公議，禁制大臣破其奸心，竊以爲過矣。夫賢者之爲善，與不賢者之爲惡，其取舍固異，然勢可爲，則行惡而或濟，勢不可爲，則雖善而無成。自古及今，未有勢去而能立功立事者也。且王荆公之行新法，固非善也，然終先帝之世，新法有增而無損者，以有可爲之勢而已爾。所謂有可爲之勢者，非直人主之聽用，而荆公之名位高且大也。蓋自參知政事三司使翰林學士，下至侍從百執臺官諫官，外連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官，無非新法之人者。雖功業如韓琦，貴重如富弼，敢言如呂誨，才辯如蘇軾，終不能少止新法之行。嗣後鄭俠以死爭之，而新法亦不改也。豈新法果利于民而可行耶？蓋左右前後遠近高下，皆新法之人，而荆公又挾天子之命，都宰相之位，以臨之，如平地布薪，而順風縱火，其勢易也。今閣下欲去新法之弊，揀荆公之事，而左右侍從六曹九寺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荆公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爲言事官，然累百之

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未可之事。則青苗雖罷。將復散。況未罷乎。役錢雖蠲。將復斂。況未蠲乎。市易雖廢。將復置。況未廢乎。鹽法雖除。將復作。況未除乎。以此去新法之弊。捄荆公之事。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于顏色。而有未敢賀者。意其病之猶在也。蓋勢者無形而易見。今欲進君子之道。成可爲之勢。則厲以聲色。無益也。抗以禮節。無益也。急以文法。無益也。必徧得天下之沈厚明達。敢言有氣節者。與小人分其勢。則天下之事有可爲也。如用人之地多。而人未可以多得。則夫臺官諫官。正今日之先務。而天下之勢所由分者也。自閣下用人以來。臺官諫官。亦稍稍言事。以稱朝廷之意。然王珪已死。而後言珪之家。吳居厚已敗。而後言居厚之事。此皆今日易言易行者也。至于國家大利。生民之大害。社稷之大計。猶未有及者。借有一人焉。以言事爲己任。喟然發憤。動人耳目。出死入生。以報朝廷。而相閣下之所爲。則又將循用常文。牽制故事。十且八九不行其言。則雖純得六七十人者。猶恐未有所濟。況又使平昔含糊苟且。幸免之徒。介在其間。則君子小人之勢。固未分也。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亦勢之說也。蓋堯舜之時。大禹、皋陶、夔、龍、契、布在列位。則雖有共工、驩兜。而卒于流放者。則君子之勢勝也。漢元帝任用許、史、恭、顯。而亦用蕭、望之、周、堪、劉、更生。而或進或退者。則君子之勢已差不勝。而宋王長幼尊卑皆非善士。獨一薛居州。則不勝而已矣。今閣下爲門下侍郎。賢人君子雖稍收用。而臺官諫官。猶未純得其人。得其人者。猶未得其言。得其言者。猶未得其行。則是僅能勝薛居州。而大禹、皋陶、夔、龍、稷。

契之事。猶非所擬而望之。周堪、劉更生之或進或退。可不慮乎。此外議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于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而今世復不能守法。一用觀望。以爲政事無定法。多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而與此等論天下之事。則異時閣下失勢。彼又將言鹽法可與邊事可作。苗役可行。市易倉法可復置。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觀望之禍。必至于此。今欲化觀望之心。回觀望之俗。以豫止觀望之禍。則殆非言語告誡思慮隄防之所能盡。惟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所共知者。尊用之。而察其背公向私。專事觀望。亦衆人所共知者。退遠之。然後搜覓祖宗之法。與今日之勅令。刪取其要。使簡易明白。而後行之。蓋律令格式者。近古人之所同。而編勅者。後人獨用之。書。太祖之時。謂建隆勅者。不過數百條。而天聖編勅。則倍于建隆。慶歷編勅。又倍于天聖。嘉祐編勅。復倍于慶歷。至于熙寧元豐之勅。乃益增多于嘉祐幾千條。而續降勅令。與夫一司一路一州一縣者。復幾萬條。而引用此例以相附著者。至不可勝紀。雖有通才強識之士。莫能曉習。而附會苟賤之人。乃得恣爲觀望。以便其私。當出而入。與入法。當入而出。與出法。一法不能獨用。則轉取他法。而兼用之。他法不足兼用。則離文析字。煩言碎詞。以欺天下之人。又不足用。則置法度外。假特旨而行之。顛倒下上。歸于觀望。而後已。則所謂法者。乃無法之極者也。而議法之人。方且移易重輕。滋張條目。惟恐不博。而返強省其文。

以成書。使下之人舉手觸罪。出口成獄。至其文省而不通。則陷于過誤者如牛毛。而申明往返。歷時而未決。其本章之中所省者一二。而申明之說。少至數百。多或千言。然則所謂簡易明白者。豈惟天下之法理當如此。蓋亦今日之事不得已者也。千存其百。百存其十。十存其一。苟有可削者無不削。是謂簡易。著爲法者。當如常人之言語。使匹夫匹婦皆可以喻其意而盡其詞。是謂明白。則觀望之徒。不敢轉徙以順人。而簡易明白。則亦稀有所附會。天下之人。既見夫不爲觀望者尊用。爲觀望者退遠。而常行之法。又簡易明白。不可轉徙附會。以便己之私。則觀望之心。庶幾少息。觀望之俗。庶幾少變。而異時觀望之禍。庶幾少止矣。此外議也。夫前古之君。所以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游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隔塞。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導之于邪。既已得趣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開正言。行正道。如陳夢中之語。而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與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通古今之大體。自先帝之朝。抑遠外家。未嘗用事。而賜與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未知好色。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游獵之虞。罷貢獻。廢堆塚。蠲積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初。卽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願皆易矣。而所難者。則繫閣下施設之事。終于不成爾。蓋荆公雖不用。而京師四方貴臣大官。職司郡守。白人之中。九十其徒也。其恃材氣。挾詭辯。而負宿勝之資者。猶可畏。而主上及太皇太后所用。不過一二公。一二公所用。不過八九人。如癸惑失度。而欃槍竟天。雖有德星之出。豈敢言禍之所勝哉。則閣下夜衣而訪事。雞鳴而布行。乃正社稷之所願。而天地神靈所以

想望于今日者也。成之則三代之盛，伊周之烈，復見于太平。不成則新法之弊，流及萬世而不可改。雖有改者，不如今。然則外議者，某之所當告而不獲已。伏惟加意幸察，不宣。

上門下侍郎劉莘老書

孤子畢某，謹叩頭再拜。上書門下侍郎執事。禮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言非禮也。而況于書乎？求之本朝，惟范文正公居母喪，嘗移書萬言以抵執政，則喪之用書，有國事也。某罪罰之餘，待盡朝夕，且無范公之國事，而亦敢以書上干不孝之誅，則自祖父以來，門戶之寄，有不得待于異日者。是以停號窒哀，留喘輟息，而強布于左右。伏維門下侍郎不倦而觀之。某嘗論古今文章多而史材少，譬諸繪事，同技而異能也。蓋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則更遺所尙于意外，要使類其人之生而已。所以難也。昔馬遷作史記，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者，猶若可學。至于所記之人，在數千百年之外，讀書如親與之接，而精神意氣，有以想見其爲人，則殆不可學。而所謂類其人之生者，此也。由馬遷而下，爲史辭者，頗皆不與所書之人相類，而近世尤甚。且以本朝韓王趙普言之，普輔太祖皇帝，定中國，撫四夷，輯安元元，經制備具，其微謀遠略，濟時佐命之功，目雖不可見，而耳猶可聞。及觀近世之載，乃若所謂除目，而亦有爲四六之體者，何與夫人不相類也。故某之曾祖文簡公，仕于太祖太宗之朝，至景德中，相真宗皇帝，薨于位，四五十年之間，陰功厚德，高言絕行，可書者甚衆，而陳彭年之行狀，楊億之誌文，雖褒大顯異，而序其行事，亦止用四六而已。由作行狀誌文之後，距今八十六年，而墓隧之碑未立，雖爲至晚而有所待，蓋

亦恐與夫人之不相類也。伏惟門下侍郎議論行于未顯之時。能事見于已用之後。其推賢讓善。折姦鋤惡。扶名教。厚風俗者。固已載竹帛而藏于府庫。則夫所謂文章者。乃公之餘事。然舉天下之士。論德誦義。有名位功業。而又求文章可以信後世。圖不朽。則方今識與不識。皆知公一人而已。而某幸生公之時。又游公之門。又可以進說于公之左右。則曾祖墓碑之立不立在今日矣。非徒然也。曩某爲吏東州。識故陳留李公成之。凡成之語言容貌風力氣概。與夫治民行己篇章議論。皆親見而熟味之。及觀門下侍郎所撰誌銘。簡而備。粹而古。貫穿而偉。馳騁而不盡。大類蘇武。趙充國傳。而讀之過半。思酣意熟。如成之在前。相對彷彿。其眉目忽焉忘文字之所載也。某雖不敢妄意其高下。然亦豈非爲類其生者歟。則曾祖文簡之墓碑。歷三世而後獲請于左右。非獨人事。亦若天理然。蓋文簡之事母孝。則見王禹偁所行之告命。論德行。則有眞宗皇帝除授之德音。直道而進。則可考京尹之所建明。論大事。決大疑。則澶淵之議。其略頗在實錄。與陳彭年之行狀。然猶行事之常也。昔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終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多鮑叔能知人也。而文簡公爲濟州推官。乃知取王禹偁于賣漿之家。教養成就。與同出處。及在中書。又力薦寇準。同爲宰相。以濟大事。故準平生與人少合。而深德文簡公。兩女嫁文簡公之次子。某之叔祖爲太府卿者是也。史官之所紀次。天下士大夫之所傳誦。但喻準與禹偁之賢。而未論文簡公之知人。與夫管仲鮑叔牙之事。同功而異說。則殆俟有人如司馬遷著書。故願門下侍郎上觀眞宗皇帝待遇始終之厚。次察寇萊公。王黃州。取友之深。因及楊億。陳彭年之誌狀。傳以史官之義。而賜之

碑銘得如誌成之文之類其生也。則豈惟今日兄弟子孫感激而流涕。蓋將與書之畢命。世傳而共寶。而天下仁人君子實寵嘉之。伏惟鈞慈加意。幸甚。

上歐陽文忠公書

某再拜慕義者十五年。前日始獲參拜于左右。則交至疎。日至淺也。今日不以交疎日淺。復將妄有所謁。惟閣下少加意念。憐其慕義之久。不以爲疎淺。而試聽之。萬一有取。則幸甚矣。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某誦此久矣。以爲天下難能之事。非無力之患。而無志之患。苟有其志。雖匹夫不可遽奪。而某之所以志者。將幾十年。今返將爲事奪去。是以飲食夢寐不決者累月。遲疑嘆息。未忍棄割而忘之也。請爲閣下論其十年之志。而言其將奪之由。不識尙可捄歟。某家以儒進。當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號爲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以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亦稱爲廉吏。某上爲先丞相之孫。下爲廉吏之子。孤蹇處世。常懼不肖。以貽門戶之羞。故兄弟入仕。未嘗敢學進取之人。因虛求實。抱僞賈眞。以自鬻于當世。惟敢讀書應舉。不失其門戶。而某復不自料其卑賤。于讀書應舉之外。私閱古人之文字言語。愛其深厚簡麗。而怪近日學士之所爲。殊無古人之遺風。雖見其取高科。躋貴仕。名姓粗聞于人。某中心誠不愛也。然某亦有應舉之累。未免學所不愛。以取合于有司。常願一日棄其場屋之地。試徧聚古人之書而觀之。旣收拾其言語文采之奇怪。又因以辨邪正。推是非。參合近世之文。而爲其所愛。此某所以繼父祖守門戶十年不忘之志也。昨者某舉進士。

微幸已中。不料又得主簿邱簿。以食祿養親。然霍邱之地。而山枕淮。戶口數萬。南牽光蘄之路。而西承潁壽之尾。其民矜豪。其俗淫狡。飲酒呼博。椎牛掘冢。剽攻賊殺。則固其常事。以至閹味之獄。姦怪之訟。難證之罪。亦無虛日。壽春之號多事者。蓋僅有此邑也。其縣令已避煩而去之矣。其主簿則數日而求代。今聞新法。更以主簿縣尉通職共事。某如從事于霍邱。束之以新法。則治婚田。辨鬪訟。閱簿書。納稅賦。掌倉庾。檢復往來。固已無暇日。而又加之散青苗。斂助役。莅刑獄。督盜賊。至于符檄差遣。推勘錄問。水旱蝗蟲之事。則又出于不可豫慮者也。某雖併食以待之。猶常懼其不給。則夫十年之志者。何日而償之。故自注授以來。至于近日常願罷官就學。以償其素志。然親戚朋友之間。謂自先人棄諸孤。至今十餘年。堂有皓首之親。家有白身之弟。而室有未聘之妹。諸兄困于州縣。雖得俸祿。不足以給甘旨。選舉婚嫁之資。而某棄官而閒處。殆非子弟祿養意。不惟親戚朋友以爲不可。某心亦有所不安。惜志之未償。則思讀書以閒居。懼心之不安。則欲隱忍而從事。安其心。則不償其志。遂其志。則不復安其心。二者之取舍。未知何從。然以母老家貧。聚指數百。急于祿利之際。迫以親戚朋友之勸諭。欲舍其素志。殆過半矣。此所謂將奪之由。又如此。則某之中心。宜何如處哉。且物有輕重。理有大小。棄小則從大。舍輕則取重。此人人易爲。今某均有所棄捨。然徘徊反覆。如此之難處者。蓋所棄不小。而所舍不輕爾。何以言之。凡人之喜事。多在于壯歲。以其氣血剛強。心力明健。有異乎過壯之人。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故壯而執藝。則加精壯。而戰陳則加勇壯。而事官則加勸壯。而業學則加銳。今某適當壯歲。負其志而不果成。迨其過壯之後。顏

塌荒廢。自憚而不肯爲。未可知也。復爲外物遷奪之而不得爲。亦未可知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故今之事。左投則得業于學。右投則爲俗吏。所差者今日。而事之相去遂繫于終身。則自處之難。無足怪矣。昔者黷蔑三晉之賢士。而三晉之人未嘗知。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間。遇晏子。解其縛而客之。夫一言一見。非足以定交。而叔向晏子于顧盼言語之間。遂以爲賢。蓋知其心者不待久也。傳曰。烏能擇木。木豈能擇烏哉。某雖不肖。生已二十四歲矣。應舉者將十年矣。然外自藩方大鎮將帥節度州牧刺史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大野名城劇部古衣儒冠之處士。非親戚與禮常見者。則未嘗見之。蓋不敢容易妄見也。向者竊誦擇木之義。來見閣下于穎上。今負未償之志。懷不安之心。以謁于左右。不識閣下已有以知之耶。抑將待其久耶。然某自參拜以來。無三十日而敢謁者。蓋意閣下不待其久矣。夫事莫快于得爲。莫沮于不得爲。今令人口有言語。壅遏而未發。猶且不憚于顏色。況某負十年之志。徬徨痛惜。而終將爲外物奪去。是反不足傷耶。如閣下省其心。察其志。拔于不善之地。而置之善地。署以官職。使養親。假以月日。使從學。加之在閣下教化之域。時得伏于坐末。以聽咳唾之音。則某之心。豈惟祿養業學而已。如久旱之魚。縱于大水。非惟免于乾涸之患。又不知江湖之樂者。何如也。伏惟閣下聲譽溢衆人之口。文章爲天下之師。其所以獎進諸生。誘掖後輩者。固不可縷數。若某之有私志而窮。宜亦憫之。故願閣下上觀曾大父先人之遺業。下察其家貧業學之艱難。旁省其取捨之輕重。慎願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黷蔑石父

四蓬集 卷七

之所笑則足矣。惟深察之。

西臺集卷八

書

上蘇子瞻學士書

某聞天之生物爲類不同。皆曰有材。材者可用之具也。萬物之材有餘于用。而人之材則病于不足。何耶。非以材命人者。有變于萬物也。蓋物之材衆矣。而司于耳目之前。人之材難矣。而取于心術之內。此有餘不足。理之固然者。旣相倍蓰而不齊。又況天下之材。自闕于無用之地而無已。則不足之患。乃其招爾。今夫象犀虎豹。鷓鴣杞梓。芝菌之產。嘉禽文獸。英草異木。萬物之材最者。雖羣遊于江海。穴于山澤。雜出于山野。而搏之于虛空。不相病也。若人則不然。無用者有用之所諱。大才者小才之所攘。以無諱。有以小疾大。則士欲自効者。固已不幸。而況相分相棄。相敗相死。則是受才于天地者。雖與萬物同。而處才于人者。固與萬物異。此其所以不足也。伏惟閣下聰明智敏。出于衆人所不意。而進退操舍。深得才士之心。凡潔身治官。孤特守義。可以自効者。雖強力不能攘。而因虛求實。抱僞賈真。以自鬻于左右者。雖利口不能進。故九州之吏。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願望見顏色。而受咳唾之音。日夜皆是。然則人物常理。有餘不足。固然與諱疾攘之情。亦有聞于左右乎。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雖均也。知名而譽之。則喜者深。知名而毀之。則怨者毒。常人所譽。未聞于一堂之上。而知名者已

誦于一鄉之中。常人所毀。未傳于一鄉之中。而知名者已薄于四境之外。故名士之于言。不可不惜也。昔者公都子問孟軻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亦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以孟軻之賢。孔子之聖。言笑所不可。然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或欲無言。則是名益美者。言益難。德愈盛者。言愈約。非徒辭喜而避怨也。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足下天資甚美。喜善疾惡。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及言。而言之所及。莫非人事之大體。則亦無可加矣。然某猶以爲告者。非言有所未至也。願足下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形于詩歌者亦言。贊于賦頌者亦言。託于碑銘者亦言。著于序記者亦言。足下讀書學禮。凡朝廷論議。賓客應對。必思其當而後發。則豈至以口得罪于人哉。而又何所惜耶。所可惜者。足下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夫人文字雖無有是非之辭。而亦有不免是非者。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何則。濟之難而敗之易也。語曰。聽于虛室。如有聲。視于虛室。如有形。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則夫詩歌賦頌碑銘序記者。異而不可同者。衆也。今天子明聖。方內宴然。足下職非御史。官非諫臣。不能安其身。與其衆自樂于太平。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捄是非之事。殆猶抱石而捄溺也。以足下之天資。挾所有之材學。苟安其身。苟信其衆。何爲而不成。輔君澤民。何爲而不至。排患折難。何爲而不能。苟身未安。苟衆未信。則雖有子貢之智。虞卿之辯。仇牧之勇。庸能有濟于是非耶。詩云。趯趯毚

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某見其文而知其德。論其德而戒其言。以是而忖度足下。其亦然歟。此所謂相知而相告者也。惟加意幸甚。

上李成之待制書

某河東之鄙人也。而墳墓親戚兄弟。在京師之左右。某宦學出入于京師者十年。聞京師士大夫之說。謂當世有道者數人。而閣下所以爲有道。某固深知而熟講。第恨不早見爾。其後某得爲吏于淮南。閣下守舒。意謂可以見某。至淮南。而閣下去舒。則某之恨又五年矣。前日自宋入鄆。有晁端禮者。言閣下之館舍在焉。夫以十五年願見之心。而近居咫尺之地。固當廢飲食。忘寢處。以伏于門下。乃返二十日不獲進者。非敢緩也。又非以用捨去就而改前日之心也。未得願見之說。懼無以實之爾。今旣得其說。故特以進。伏惟閣下不倦而觀之。某聞富貴者利所利之地。貧賤者利所利之物。故獵食之蟻。惟羶是求。易生之蟲。見濕而處。今貧賤之利富貴。亦由蟲蟻之願羶濕。彼豈有擇于中心哉。特氣類使之來爾。故古之賢士。不以我數見者爲主。而主其我見之善者。古之貴人。不以數見己者爲賢。而賢其見己之常者。以常爲賢。則王公不容易而知人。以善爲主。則士不可不自重也。河南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賈誼見知于公。及公歸。薦誼爲博士。漢諸老先生無能出誼之右者。則材爲易進矣。而誼不肯求知于絳灌之屬。主吳公而後進。此主其我見之善者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爾得人焉爾乎。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夫武城之人不爲少矣。而子羽非公事。又未嘗見之。然子游用以爲賢。此賢其見己。

之當者也。後世則異于是。在下者既無自重之心。爲上者又好容易而知人。今有一貴人。其貴不必大也。似貴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貴而見也。我見其賢也。夫賢者豈以貴賤而不同哉。彼未貴者則不見。今有貴者然後見。則是非見其賢也。今有一知名之人。其名不必大也。似知名矣。則必往見之。其辭不曰以名而見也。我見其才德也。夫人之才德。豈以人稱則爲有人。不稱則爲無。彼未知名則不見。今既知名矣。然後見。則是非見其才德也。見其名也。志于貴。不志于賢。志于名。不志于德。故外自方藩大鎮州牧刺史。節度將帥之要職。內自臺閣禁近兩省三銓樞密中書之貴人。下至深山遠野名城劇部窮閭陋巷之學士。凡號爲貴與名者。則不憚于見之。攝衣冠。懷詩書。合雜並進。十百爲羣。日遊于門下。而未嘗羞貴與名者。樂爲己之先後。則不復辨其白黑。而撫接顧待。飲食教誨。有同己之子孫。而不知恥。故在下者非賈誼之才。而爲上者無子游之德。其相誓之心。信若生死。猝然棄去。則無所顧藉。如以膠合舟。外貌非不堅固也。及納之于水。則解脫四散而不能收。彼其浮沈之不保。奚暇言濟渡之功哉。若某者不然。志雖固陋。而思慮者深。身雖貧賤。而顧惜者大。常景德中。曾大父在朝。眞宗以爲有德行之臣。故一言寇準之賢。而眞宗同用爲相。先人承先相之後。非義不爲。仕宦三十年。而家無儋石之儲。天下稱爲廉吏。某不肖。嘗懼羞其先。故上不敢虛言異行。藏于山林城市。以爲富貴名譽之招。近不敢卑辭厚禮。齊口同舌。遊于搢紳先生之間。以爲富貴名譽之地。下不敢阿諛諂順。出死圖生。將罪買功。以爲富貴名譽之盜。三者俱不敢。此所以舉天下之大願見者數人。而十五年願見閣下者也。伏惟閣下方直而有守。忠惠而能斷。利不急。

就以義爲先。害不急避。以命爲主。此非傳聞。某之親見也。日者閣下任邊要。領都會。握兵治煩。將澤施天下。有識之人欣欣然曰。富貴者。君子行道之府也。而君子得處之。天下其庶幾乎。及閣下去邊要。就閒僻。辭兵避煩。謫居于家。有識之士。復曰。富貴者。常人之禱祠而求也。而君子不苟處之。吾道其庶幾乎。故閣下進爲天下之幸。退爲吾道之助。居今人之世。而有古人之風。此某所以願見之實也。昔者譏蔑惡。欲觀叔向。立于堂下。一言。叔向執其手而上。曰。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越石父在縲紲之中。而遭晏子。晏子解其縛而容之。今某之惡。幾于譏蔑。其賤無異于縲紲。久而後見閣下。故願閣下上觀子游。吳公之所以知人。下察澹臺賈誼之所以受知。旁省富貴名譽之輕重。慎願叔向晏子之德。無使某爲譏蔑石父所笑。則足矣。惟深念之。幸甚。

上范堯夫龍圖書

五月十七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羅山縣令畢某。謹再拜上書知府龍圖閣下。某嘗論衆人之詩。一讀之而怡然。再讀之而怠。三讀之而厭者。非能詩也。譬夫麤錦賤繡。開絨鋪置。初若爛然。及交手持玩。逼視反覆。求其精粗工拙之致。則有投地而不顧者。其理同也。近世之士。以詩名家者衆矣。方其聲譽四發。動人耳目。挾之以富貴之力。上自公卿大夫。布衣韋帶束修之重。下至野人徒隸婦女。無識之輩。皆知誦習嚮慕。而不能自己。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飲甘露而食熊蹯。未有不恨其少者。蓋非再讀之可怠。三讀之可厭。則亦真能詩矣。及其人已死。聲譽已定。富貴已去。集其詩而觀之。則或厭或怠。而怡然者無

幾是何耶。非生死存亡之有異。蓋能詩之中。所蓄有深淺。則其傳亦有久近。而富貴名譽。足以借其重也。昔杜甫與李白。俱號詩人。而甫視白詩。以爲不足。故道其清俊敏捷。比之庾鮑。而未道其他也。如襄陽孟浩然。則甫以弟子視之。而愛其有新語而已。至韓愈時。人或謗甫之詩。愈爲作詩訟之。蓋非特愈之時。有謗甫者。未死之日。謗已多矣。迨今四百餘年。讀甫詩者。豈徒無厭怠之意。亦咨嗟詠歎。歡欣鼓舞之不暇。不獨怡然而已。則始信甫詩之工。而富貴名譽。不足以借其重也。曩某居陽翟。有陳知默者。字子思。號爲能詩。子思世家之後。身爲子弟。無名譽。某始不信其能詩。後某病居房中。有誦子思之詩于戶外者。疑爲唐人之詩。而怪其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某驚。因盡取前後詩。繼觀之。大可愛。後二年。子思卒。得其遺藁。時出而誦之。至今十有三年矣。凡百誦矣。一無厭怠之意。而未嘗不爲之怡然。則子思之詩。雖不足比杜甫。然亦非富貴名譽之詩也。某嘗觀孟浩然集。其詩無三百首。而爲之序者數人。某欲以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諸公。而子思生不顯于世。無聞于人。非有道者。未易序其詩也。伏惟閣下。以仁義忠信爲己任。而富貴名譽窮達出處。皆不爲之動心。日者治臺閣職。諫諍端言。上前爭朝廷之大義。天下想見公之爲人。而世有忠孝。號爲令族。今之言名臣者。必稽焉。如陳子思者。貧且賤。又已死亡矣。雖平平之人。未易動也。而某敢以累公。求爲子思之寵者。蓋惟平平之人。然後以貧賤死亡爲意。而如公者。則素不以爲意。旣不以貧賤死亡爲意。則子思之詩。實過人。必有以寵之也。今某望子思之詩。比浩然。乞序于公。如因公之序。有見于後世。則子思者。生不得遊于門下。而死爲門下之所收。異日人觀詩讀序。必有掩卷流涕而

歎息者。雖無益于他事。然爲望朝作一孟浩然。豈小補哉。願公勉之。不宣。

答劉朝散書

某再拜奉書。通守朝散足下。夏序苦熱。伏惟尊履萬福。前日車馬之官德陽。取道過洛。少留而行。因緣幸會。得見君子。然少從公先世之遊。如子姪兄弟。所以講聞公是先生侍讀。道義文章。出入內外。立朝行己之本末者。甚悉。故一與公相遇。如舊相識。而寒暄安否之外。未及其他。卽問公是先生文集。尙未宣布之。因此三十年欲問之事也。豈謂記存。遠枉書教。遂錄寄全集七十五卷。遣介東來。行幾二千里。因屬某爲序。不知足下何以知某可序公是先生之文耶。驚顧愕眙。不知其由來。徐味所指教意。乃知某嘗論公是先生之文。異于歐陽文忠。以某爲知言。則必知作者之意。故屬某爲序。嗚呼。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昔司馬遷作史記。漢廷之臣知遷者。如相如、壺遂、任安之屬。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其後班固作漢書。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揚子雲作太元、法言、九箴、四賦。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其時知雄者。雖不及相如、壺遂、任安之知馬遷。然猶有歆、向、父子。博極羣書而能文。子雲不使序其書而自序之。後班固作漢書。亦不改自序之文一字。而爲之傳。由是言之。作者之意。豈易知耶。公是先生之文。豈易序耶。然自天聖以來。歐陽文忠日滋月益。得名于中外。至至和嘉祐中間。號爲文師。如曾子固、蘇子瞻、子由。皆以門弟子視之。而獨于公是先生推先尊仰。質疑訪古。懇懇勤勤。若自下而不敢居前也。而行于世者。其文不多。故相見之日。卽以三十年欲問之意。問諸左右。且求公是先生之文。望于世人共傳之外。

更得數十篇。則所願足矣。而乃蒙以七十五卷全集爲贖者。昔人有以文遺歐陽文忠公者。文忠愛其文。而更徵他文于其家。且曰。如嘗一嚮之味。而思欲快意于九鼎之間。今某所求公是先生之文。望止于數十篇。而遂得七十五卷全集之贖。如操弊舟出滄溟。期遊于島嶼之間。而忽乘桴絕洋。揖海若而窮扶桑也。豈不快哉。豈不幸哉。九鼎一嚮。何足以爲喻。旣未敢承集序之意。姑奉手書爲謝。伏惟幸察。

代李伉上文潞公書

某謹再拜上書留守潞公太尉閣下。世嘗恨古人之不復生于今也。三代之時。聖賢間作。興造事功。垂萬世之策。其高才達識。篤學守節。豪傑之士。無世無之。漢唐時異人輩出。內之廊廟公卿。輔相之器。外之邊境折衝禦侮。虓虎之臣。至于奇功偉行。深謀遠慮。辯才博洽。文章之士。雖不及三代。而朱梁以來。莫能有也。某以問人。人則曰。此古人也。今豈有哉。某私念以爲古猶今也。元龜大璧。榘楠豫章。虎熊犀兕之生。凡世所貴之物。與古略相等。而獨于人材如是之不齊。此何理也。因復念太祖太宗。神聖威武。削平僭竊。瓜分之域。服五強國。合天下于一。眞宗守之。方內大寧。無犬吠之驚。其規模制作。皆倣三代之意。度越漢唐。若無人材。何以得此之盛。乃求故事觀之。始知祖宗之朝。有趙普、呂端、李沆、王旦之徒爲輔相。有曹彬、曹瑋、李漢超、李允則之徒爲將帥。不減于漢唐。某以問人。人又曰。此祖宗之臣也。今豈有哉。某私復念祖宗之距漢唐。漢唐之距三代。或七八百年。或五六百年。其人材之不齊。猶有說也。以仁宗皇帝慈仁恭儉。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兵休民安。風俗大和。今有言仁宗皇帝者。雖田畝之間。道路之人。皆爲之流涕。而況于

搢紳士大夫。嘗遊于朝廷之上者哉。其恩德固結于人。非漢唐所能比也。今又于祖宗之朝。若旦暮相接之近。何謂祖宗之臣。今不可有。乃問諸長老。長老始言。仁宗皇帝有寇萊公、文潞公、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韓公者。不減于祖宗之臣。蓋與漢唐之臣。時異而德均也。某既講諸公之德。而又聞潞公太尉閣下。獨爲天下之師。臣年壽高奇。勳業隆盛。有古嚮熊尙父之遺風。漢唐之臣。反不及也。某始悟人耳目之情。輕近而貴遠。天之生人。無私于古今。有遇不遇。未有見不見也。曩者先子嘗辱閣下之知。故先子仕于仁宗英宗。今皇帝之朝。未嘗敢爲身謀。雖患難死生流離顛沛。亦未嘗敢失其所守者。恐負三朝之德。傷門下之義爾。及先人棄諸孤。某之兄弟。憇愚孱弱。在迷荒荼毒之間。而閣下發使弔祭。有加于常。撫諭慰恤。不以憇愚孱弱而棄之。則某之兄弟。宜如何論報于門下。然而身孤力小。莫能自効。惟願爲道旁之父老童稚。望其容貌顏色之如何。歸而圖畫。措諸三代漢唐之名臣物像之間。以自慰。釋其平生好古之心而已爾。今某以事過洛。而閣下留守洛郊。前日願見之心。適其時矣。夫某得見于閣下。則如見祖宗之臣。見祖宗之臣。則如見漢唐三代之臣。先子之辱知如彼。某之願見如此。閣下其進而見之命也。其不進而見之亦命也。不宣。

啓

賀韓忠彥相公啓

誕膺典冊。進位公台。士類歡傳。治朝增慶。天下幸甚。伏惟中書僕射相公。茂膺濟美。達識含章。集義以行。

體仁弗勉。爰自入陪帷幄。中幹斗樞。以大賢名世之資。繼盛德元勳之後。道能勵俗。爲國器于三朝。謀以靜民。代長城于萬里。雖出處之異用。自夷險而一心。將游巨川。誰起傅巖而共濟。若成大廈。孰爲匠石以取材。會初政之肇新。首至公而圖任。起從北道。進竦民瞻。少莅東臺。卽常宰制。搢紳動色。中外相聞。消沴氣于和風。易薦饑爲豐歲。兵已咨于不試。民遂可以安居。而況仁宗之德澤未賒。忠獻之矩模猶在。坐明黜陟。旣當國而有爲。力致太平。乃傳家之能事。如茲契合。豈特時來。再世司徒。殆過緇衣之美。一門宰相。更增畫錦之榮。某早預坯陶。嘗叨器使。方茲屏跡。莫遂修儀。不圖重見于大公。第與有生而增悅。

又

寵膺麻制。進位冢司。恩典紹隆。士民交抃。伏惟慶慰。恭以門下僕射相公。遠猷經世。全德範民。爰膺累聖之知。夙有大儒之效。比都廊廟。遂運國鈞。于今三時。實康四海。惟唐虞之復出。由臯益之再生。朝廷尊榮。民物蕃阜。重于九鼎大呂。安若四維太山。中外想聞其風。廷臣無出其右。泰階拱極。炳垂象以著明。徽册告廷。冠諸公而作輔。側聞異數。允慰具瞻。某限以奔馳道途。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韓絳遷左相啓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天下廩廩。嚮于治定。進居左省。遂冠鈞衡。詞制疾傳。中外交慶。豈惟區區一介。益煩世德之所宜。而行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全盛。幸甚。某以奔走在途。不獲同百執事陪于慶列。瞻望東閣。無任歡抃。依歸之至。謹修前啓。上賀。不宣。

賀曾公亮相公啓

顯膺麻制。進莅鼎司。聖賢相逢。夷夏均慶。中書僕射相公。際天與學。名世真儒。以麗筆鴻文。交輝于棣萼。以沈機遠識。同體于冕旒。自籌帷幄之深。尤契風雲之會。塞上萬堞。相望于金湯。禁中一言。遂安于宗廟。賢業默定。人心允孚。不謀蒼龜。遂運樞極。昔山甫入相。補周袞以宣勞。平陽趣裝。奉漢規而靖治。未若功足以熙帝之載。道足以給時之求。顯面正朝。豈惟華夏安。四夷服。代天理物。自然風雨時。三光明。千載之逢。今日乃見某。効官無似。託庇有年。側聞渙汗之疾。傳不覺翹襟而載躍。永繫造物。可無失所之嗟。諒不淹時。卽見太平之效。某以奔馳道路。不獲躬詣台屏。卑情無任欣頌。激切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功盛不居。請堅得謝。廟堂異數。隆體貌于元臣。士民相矜。服進退之大節。非止真儒之絕德。蓋爲宰物之成功。竊以富貴之地。常情易安。去就之間。古人難處。以公孫好學而持祿用事。以車相耄老而容身處朝。故文成智也。僅能杜門。仲舒賢也。晚而去位。蓋筦庫之賤士。猶降志以居。儋石之微人。或沒身不厭。況以都三公之貴。而名藏于府。食萬鍾之祿。而澤流于民。聰明在心。智慮如壯。退未七十。古無二三。伏惟致政少師。蓋代有聲。立言不朽。尊處元老。號爲文師。常朝廷議論之大。則每先發明。知社稷繼嗣之重。則早能援立。謀不下席。功如泰山。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遂委已成之務。以休未至之年。天子不能奪其高。士人不能持其去。十三請而必退。數百年之所無。史官載筆而書光華。交遊攘臂而議勳業。朝中

新政久垂譽于臣鄰。穎上舊民如得見其父母。某已從道路。獲望清光。晚侍話言。粗明操舍。觀國家之盛事。想門館以遊心。伏冀內保康寧。永居安佚。再三加命。已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

賀韓師朴相公致仕啓

寄食異邦。積有負薪之憊。馳誠齋坐。寢跡削牘之儀。想隱几以燕居。方抗章而得謝。處用舍之際。初實無心。當去就之間。默全大體。含生共仰。有職咸歸。致政大觀。文相公百世名門。五朝舊德。儻然異稟。逢此盛時。緊勳業之在前。感風雲而繼起。以社稷安寧爲己任。以門戶忠孝爲家聲。雖獨運于廟堂。實忘懷于軒冕。是以平居常國心。無間于賤微。高臥故鄉。人孰知其欣戚。始終一節。出入十年。遺巨舟于濟川。遂素心而就第。子孫侍側。日觀戲綵之多。賓友在門。時接吐茵之舊。豈徒昔賢之高致。殆爲宰物之成功。伏望澄思慮以坐忘。收神明而返視。益隆遐算。兼濟令名。雖體道赤松。遂棄人間之事。而大儒白首。正爲天下之瞻。永庇斯民。亦尊吾道。

賀章待制到任啓

光被制書。寵升待從。就分符節。出控翰垣。茂擇剛辰。已開尊府。伏惟慶慰。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擅學識于儒林。作英傑之舉首。眷隆上意。名壓端明。改延閣之華資。領昆吾之重鎮。竚開績效。別造深嚴。某跡遠門墻。心馳齋坐。方愧書郵之至。辱貽記室之文。謙厚過中。感銘增劇。

賀蔣樞密啓

光被制恩。延登樞府。天下幸甚。伏惟樞密通議。俊明迪哲。敦大秉彝。以仲舒師友之尊。濟茂先王佐之略。危言告后。切時者甚多。勁節立朝。臨事而可紀。比疇尹政之效。入翔扃禁之嚴。摘伏發姦。治獨神于廣漢。高文大策。人必屬于馬卿。間雖出處之異途。益見險夷之一貫。明光視草。方增綸綍之華。宥密本兵。遂委樞機之重。諒由初政。尤藉老成。竚聞經世之謀。別究安民之策。由茲注意。遂正秉鈞。益尊吾道于盛時。始見大儒之能事。某蒙知惟舊。遠德方新。側聞恩典之紹隆。第極情條而抃仰。

賀安樞密啓

奉膺尊冊。還位上樞。風聲所傳。歡誦如一。伏惟樞密大尉。純誠體道。元識際天。光輔三朝。迭居二府。屹如梁棟之具。允爲社稷之臣。樊侯之出納將明。曾無吐茹。晉公之訐謨方略。實係安危。方凝翊亮之勳。俄遭棘欒之戚。甫終禮制。前錫命書。顧人望之益歸。乃上心之所屬。矧當初政。尤賴老成。佇恢經世之謀。始復本兵之任。運籌帷幄。豈惟名在于四夷。顛而鈞衡。行副具瞻于百辟。顧如鰕薄。久戴恩憐。方分守土之符。莫預在堂之慶。瞻望門屏。下情無任歡頌。激切依歸之至。

賀樞密啓

奉膺尊冊。入長鴻樞。凡在見聞。交深慶幸。伏惟樞密大尉。學經百行。道冠萬殊。傳孔孟之微言。纂伊臯之絕業。感會尙文之運。發揮開物之謀。爰自先朝。預聞機政。以利仁之常德。循輔世之宏規。貫金石以存誠。等權衡而及物。訐謨方略。動繫安危。出納將明。斷無吐茹。雖暫辭于機要。尤深軫于睿懷。召以鋒車。對于

便坐安民之策。得以屢陳。許國之誠。昭然嘉納。遂卽本兵之地。進當魁柄之雄。風動四夷。式是百辟。而況君臣相合。如符契。兄弟對秉。于鈞樞。豈特專美于一門。兼示大公于來世。帷幄之任。旣足有爲。鼎鉉之崇。乃其固有。垂作聖朝之範。冠于盛事之圖。若夫經綸。豈待敷敘。惟當躍距。以俟太平。某蹇舛餘生。棲遲末路。側聞渙號。實踴歡誠。幸溝壑之未填。企門墻而惟舊。所期亮察。永託埏鎔。

賀門下相公啓

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嘗蒙迂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嚮制作之盛。今者伏審奉膺宸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乂羣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溥臨。遭茲盛節。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庇。區區一介之賤。遂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厦而倚巖石。豈不幸耶。某以蹤跡在遠。無由進敘在堂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豈勝下情。謹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賜亮察。幸甚。

賀李黃門啓

光奉明綸。入同大政。天下幸甚。伏惟門下侍郎。徽猷經遠。全德蹈中。嗣興未喪之文。生有致平之略。諸儒之所視以爲法。斯民之所賴以爲安。出入三朝。周旋一德。須協宣于基命。尤澄總于事經。省中皆戴其言。天下陰受厥賜。終由遠識。引去近司。宣布中和。雖大邦之爲殿。永懷夙夜。惟王室之爲心。屬上聖之纂臨。須老成而入輔。詔音未下。衆已期其必來。詞命旣傳。士皆喜如所望。增九鼎大呂之重。成四維泰山之安。

卽顯化鈞。永福函夏。某早依挺冶。嘗辱品題。側聞三入以處中。實爲盛際。不意一夫之拙守。還遇至公。數懷賀厦之私。莫預在堂之列。瞻顯抃蹈。倍萬常倫。

賀兩制啓

伏念某承乏于人。簡書是舊。惟時之哲。簪橐方新。復侍從之深嚴。宜福禱之叢集。某官氣資閎爽。學造精微。綽有家聲。挺爲國器。方協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比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銓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陪機政。冬陽方滌。齋館負遙。伏冀上體眷勤。精持寢饋。

賀鮮于運使啓

肅戒清駟。已交漕節。列城動色。使範有華。伏惟運使郎中。德敏而壯。氣溫且直。持躬不撓。待物以誠。智燭見于盈虛。事周知其能否。輸將萬貨。指日課勞。殿最八州。聞風肅治。願茲幣局。適在下風。刻竿牘以未遑。愧函書而先及。瞻依感仰。莫罄敷陳。

賀本路運使郎中啓

光被除書。寵移使節。輶車未達。名部相歡。某官重德鎮浮。清規迪哲。文能輔實。敏以濟功。入被遇于端朝。出按章于右蜀。百城肅治。有負弩之榮鄉。萬貨均輸。若流泉而富國。改臨重地。實簡上心。內揆庸虛。比叨事任。得聯治務。預浣情條。候正炎歊。路遙次舍。更祈上爲注倚。精調寢興。

賀運使司封啓

光被除書。寵遷峻秩。譽隨恩渥。體與望隆。某官德美端持。忠嘉允迪。屢更器使。久以能稱。由課最之上聞。致綸言之渙發。阻陪賓慶。徒躍情條。

賀轉運使啓

光奉宸書。寵分漕節。矧智謀之沈偉。加風力之抑揚。室有俊功。以稱異選。內惟單薄。叨預按章。方思旌槩之賒。亟辱牋滕之覲。謙辭溢目。感緒裝懷。

西臺集卷九

啓

謝召試入館啓

材如命薄。初聯召旨之虛傳。名與論卑。敢意奏篇之誤中。蓋嘗辭而不復。願以得而爲慙。及此叨榮。尤知
躡分。國家以法理爲治民之具。而不失詩書之意。謂文章非取士之實。而求兼行義之純。由本末之相維。
故安寧而大定。矧是西崑之奧。上連東壁之精。圖籍具存。賢豪迭處。非止沈涵于簡策。固將際會于功名。
其選旣高。在今尤寵。而況二府之薦。綿歲月而未聞。三館之稱。隨典章而新復。宜搜雋乂。以應闕稀。而某
質性本凡。智能非遠。徒以公卿之裔。得辭畎畝之勞。屈首授書。出于干祿。潔身爲吏。恩以及人。然而災疾
連仍。風波顛頓。塗可前而自塞。策將獻而還收。枯槁爲常。邇迴益甚。尙欲臨楚水而弔湘纍之魄。躡稽山
而探禹穴之奇。歸返故邱。更無餘願。敢期將老。而亦遭時。謝太倉之賤。而接鴛鷺之游。捨下澤之驚。而奉
和鑾之駕。姑慰母兄之平日。敢論門戶于他年。願薄技以何堪。見厚恩之曲被。此蓋伏遇某官志潛方冊。
術富經綸。厚德鎮浮。純誠樂與。深究昔賢之事業。欲成天下之人材。故雖近于恣愚。而陰爲之引重。俾從
中道。改卽榮塗。蟠木何知。偶應輪輿之斲。汗潢甚淺。亦塵鼎俎之羞。某敢不內正所聞。勉行其志。詎以軒
裳之可悅。遂云藜藿之難甘。寧信道以無成。戒養安而自棄。庶少裨于國事。乃圖報于已知。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謝司晨董少卿啓

大人取士。常擇雋良。賤子何能。遵霑品藻。恩踰所望。感不容言。伏念某。植性本愚。賦材又短。徒以公卿之後。得辭農畝之勞。屈首授書。初疑有用。潔身爲吏。亦欲及人。然而災疾連仍。風波顛沛。足將前而自卻。言欲發而還休。久從簿領之卑。蓋爲衣食之計。心隨俗改。惟知縮手以偷安。事與願違。不覺振衣而驚起。姑彊顏而榮祿。已絕意于求伸。敢期患難之餘。而有薦論之寵。循躬有覲。荷睠無涯。此蓋某官厚德兼容。純誠樂與。謂支離而寡偶。或朴慙以無他。借以重言。俾之上進。材如散木。初虞匠石之譏。道異成風。誤辱斲輪之盼。某敢不祗勤于事。固守所存。雖出力以效官。常收心而安分。庶無貽辱。以玷已知。

答李客省謝舉啓

遠承使介。臨貺賤函。兼聞鎮守之餘。克協冲和之泰。旨辭甚縟。愧忭交中。某官沈毅敦方。惠和迪哲。早緣世德。自著忠勳。惟邊寄之難材。假使聯而撫俗。良革吏民之蠹。備聆道路之謠。仍忝外臺。敢忘公議。雖抗論于治最。願有累于高明。況匪專聞。尤慚備數。篋糠揚糝。蓋偶濫于居前。捧土益山。固自知其無補。似緣親契。曲示謙摛。詳禮意之過中。第悚銘之不暇。冬暘方滌。齋館夙遙。益冀保綏。下符傾頌。

河東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罪罰之餘。認故棲而方復。鈞陶所被。分刺郡以爲優。哀未究而榮來。感旣深而涕隕。伏念某。性資本下。志

操不強。父兄教以讀書。欲知行己。朋友勉其干祿。故學治民。名雖掛于衣冠。身但縻于州縣。因得習知于賤事。未嘗妄見于貴人。昨預招延。殆由遭際。道山寄跡。雖同物外之遊。京邑爲僚。翻類幕中之辯。自祈易地。姑欲便親。未容歲月之淹回。遽失晨昏之奉養。三年泣血。每纏風木之悲。十日成聲。俄迫祥禫之制。零丁去里。黽勉入朝。都忘意外之功名。所患目前之婚嫁。比塵聽見。蓋出懇私。敢望恩憐。過爲器使。旣委按章之重。仍無待次之淹。非惟不失其官資。更欲速霑于露澤。取知雖誤。辱念已周。此蓋伏遇某官。道輔兩宮。智維萬世。官人才而有法。公天下以爲心。軫及孤窮。曲加成就。然而名爲刺舉。責在讞平。鈞取細故。則不近于人情。縱使被官。則殆非其職事。要在刑章之無枉。更圖和協于適中。竊自揣焉。烏能稱是。維勵當官之節。勉酬宰物之私。

到任謝鄰郡守啓

偶常承乏。出剖藩符。維是小邦。適鄰善壤。附德輝而云始。揣幸會以居多。某官材業綽餘。聲猷茂甚。真忠許國。奮無不爲。臚仕在辰。躡而如拾。眷言巨屏之奧。久輟公朝之良。寬大下書。日究宣于上德。中和樂職。躬布諭于民情。顧茲疆場之連。獲締瓊琚之好。懸旌在望。但深觀德之誠。擊柝相聞。宜有餘光之振。薄寒屆候。嘉績告成。更祈頤養天倪。別需邦寵。瞻望門宇。下情無任。

謝本路監司啓

伏奉樞密院宣命。爲本軍奏監酒稅待禁柴日宣。與某商量公事不和。推勘得日宣理曲。移監蔡州。遂平

縣酒稅者。膽書而上。未懲狂謬之辭。成奏以聞。方驗詆欺之實。仰懷庇賴。偶遭淪胥。伏念某。本乏異能。粗知擇善。十年選調。自哂蹉跎。三世門風。舊傳清白。故舌猶在也。寧卷而無聲。途非迷也。將前而自卻。比叨屬邑。惟仰至公。豈謂若人。偶聯所事。居常成市。動欲啞人。旣弄法以厚誣。因刻章而薄愬。致煩銜聽。折以片言。曾是寒蹤。遂逃官謗。再念某。以至愚之拙守。苟寸祿于異鄉。由無詭遇之心。故甘窮僻之地。動思退斂。豈願發揚。蓋橫逆儻來。雖可不校。而上下相視。難于默然。矧歲月之未賒。聽風聲而已惡。市井晝廢。坐成邱墟。商旅宵行。如避兵火。至于絕滅公道。封植私家。鄉曲椎埋。雅習屠沽之技。宦游褻餐。數爲狴犴之囚。敢爾狂邪。蓋相嘗試。比均從于吏議。已甘寘于刑科。賴有主張。卒無瑕譎。此蓋伏遇某官。精求淑慝。深辨廉汙。憫寒士之數奇。憤宵人之不逞。謂投鼠可忌。雖戒前車。而養虎不除。其如後患。劾而易地。姑以便民。某敢不恪奉官箴。益堅士操。本非利器。幸根節之非堅。從此精心。庶淬磨而有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秦鳳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爲郎累月。殊乏才稱。謝辟經年。乃叨器使。實踰分願。徒切兢慙。伏念某。性本慙愚。學非通博。窺觀往事。雖涉躐以有年。剽竊爲文。竟支離而無用。少師心而已拙。老涉世以尤疎。頃從外府之招。頓辱中臺之選。未遑屬部。卽入刻章。四壁僅存。殆不遑于灼桂。一門多故。仍久困于負薪。比再請而報聞。始免居于官次。甫終祔享。輒復哀祈。蓋貧病之交攻。而願誠之有素。敢圖下聽。深軫寒蹤。謂勤拙之堪嘉。期讞平之可仗。故茲假寵。兼使便私。此蓋伏遇某官。如古伊臯。致君堯舜。先輔兩朝之治。永存萬世之功。憐此孤貧。待之輕

約。得于盛際。不作廢人。謹當策勵疲癯。淬圖頑鈍。簿書刀筆。爲今日之賤工。號令詔條。乃聖朝之實惠。誓勤夙夜。仰稱坯陶。

永興提刑到任謝兩府啓

仰荷坯陶。伏深感懼。伏念某。稟生素陋。爲學不強。習圍長者之風。雖粗明于操守。名出衆人之後。蓋迂闊于事情。止祈引分于清時。乃亦蒙榮于末路。與游儒館。頻假使軺。間從省府之繁。誤被朝廷之選。愧公家之無補。悵私累之交侵。仍以養疴。輒祈出守。復遷延于歲月。屢披瀝于肺肝。由不忍于棄捐。故卒還其刺舉。莅官未久。易地更優。旣事之過于其前。則人亦指以爲幸。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柱石。道秉權衡。雖擇取于異能。亦銓量其已試。致茲庸賤。亟預遷除。謹當益勵初心。務殫病力。因循墮事。豈今日之敢言。搏擊求名。亦古人之不取。惟仰遵于詔令。冀上稱于廟堂。

永興提刑落權字謝兩府啓

宿官無聞。久茲假器。增秩有等。就俾正名。量分願之已踰。溢心顏而增愧。伏念某。頃叨試職。卽忝按刑。拂塵蠶于簡編。曾無是正。聽風謠于郡國。殊乏建明。間求自試于方州。乃復僥榮于劇部。大懼望輕而招譴。敢圖寵至而爲真。此蓋伏遇某官。道以康時。誠而接物。謂官師之並建。須法度之至公。積歲月以爲勞。豈曰能堪其事。存資格而不廢。亦云示勸于人。故如妄庸。猥蒙甄敘。敢不俯循拙守。敬奉寬條。責在讞平。願職守之雖舊。動思罄竭。仰命令之惟新。感戴之私。倍萬常品。

回謝沂守劉大夫啓

比者叨被恩書。召還郎位。亦旣顙天而自列。可量錫地之不遑。敢意識搆。特貽慶問。覘芳詞之溢目。叢愧緒以裝懷。某官奕世名門。清朝雅望。服冉季藝能之美。早有賢聲。振龔黃循吏之風。適分憂寄。幸此圭封之同域。冀蒙河潤之餘滋。未遂合并。遽成契闊。趨九門而俟命。願以廢裝。指千里以論心。遂乖望履。區區之意。喋喋奚殫。

耀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之使指。殊乏建明。畀以郡章。實分憂寄。未淹歲月。已見吏民。恩厚莫量。感深難狀。伏念某。瑣才非敏。樸學近愚。自誤使令。動虞顛躓。常亦區區而有志。其如碌碌而無聞。任職居官。第稍開于簿領。循名責實。漫不見于事功。矧肢體之疾日侵。而肺肝之請屢竭。奏封復上。雖未達于闕廷。成詔俄頒。俾就分于民社。旣獲長人而爲政。又容竊祿以便私。此蓋伏遇某官。斟酌萬微。彌綸百度。真忠許國。奮無不爲。盛德康時。久而彌劭。人人欲其知勸。事事幾于曲成。特由平日之品題。以記累年之誠懇。私其官序。假以州麾。某敢不率職在公。軫民求瘼。更殫敬思于教條之內。覬酬大造于埏冶之間。悚戀依依。實萬常品。

耀州與監司啓

比膺朝命。叨領州符。內惟委瑣之才。適在按章之地。攀希有日。庇賴自今。某官清德鎮浮。美材周物。文能輔實。敏以濟功。由宸展之注懷。總使權而治劇。屹當一道。兼刺百城。風力斯加。固不勞于施設。猛寬相濟。

遂成化于中和。曾是孤蹤。得依盛德。屬驅車而就部。思撤席以無階。未知爲政之方。徒結瞻風之戀。春陽已煦。使範有休。更新上爲廟朝。精調寢饋。

耀州免勘謝兩府啓

右某啓。本州縣官吏。昨因災傷。開諭人戶。出糶斛斗。過數承認不常。准提點刑獄司牒備。坐到朝旨。特免勘者。罪難屈法。方俟刑章。恩出原情。獲辭譴域。望非所及。感不容言。伏念某質薄地寒。名微才下。莅官非敏。接物更疎。比忝承流。適茲愆澤。雖奉法循理。要在安寧。而捄災恤荒。殆成迂闊。旣人言之自取。顧吏訊以奚逃。敢圖造物之仁。深體振民之務。凡奉行而當職。與奔走以在官。似憐用意之崎嶇。並得論心而矜貸。遠在千里。而蒙察于朝廷之上。賤比一介。而見恤于廟堂之尊。雖予奪之無私。亦生成之有地。汗顏增覩。淪髓知歸。此蓋伏遇某官躬贊大猷。力康庶政。攬萬情而同照。勵百志以惟新。旣陳法以防非。亦本仁而觀過。致茲痕累。曲被保全。某敢不砥節在公。省愆克己。務求民瘼。益謹官箴。庶少利于米鹽。以上酬于挺治。謹奉啓事陳謝。

耀州任歸別本路監司啓

比分符竹。逖仰檐帷。吏道非長。官成無狀。久不聞問。居懷偃草之風。自視何堪。敢意及瓜而代。言歸已近。論幸則多。此蓋伏遇某官德可鎮浮。才方任重。撫百城而兼治。公一道以爲心。未嘗求備于官僚。止欲共成于職業。矧如衰薺。最乏勞能。殆由念舊以見存。故得終更而善去。平居閉閣。悵莫及于前人。扶病出關。

知苟逃于大譴。尙冀後來之薄效。少酬今日之厚知。感戀之私。倍百常品。

鄭州謝兩府啓

任之持憲。已復故資。易以守藩。仍居輔壤。孤根粗立。再造知歸。伏念某。生也近愚。長而多難。嘗剽聞先生長者之論。而靡爲通人。達士所知。頃被招延。謬更任使。崎嶇一節。黽勉十年。雖錐在囊中。或疑其脫穎。而金躍冶外。自畏于不祥。是以册府倦游。每思襦被。使軺屢駕。輒欲分符。間嘗引分以投閒。更欲爲貧而居下。刳心以道。寄命于人。褫職還朝。空類拔茅之薦。調官遠郡。猶懷據蒺之憂。忽逢舜禹之嗣興。偏得臯夔而夾輔。博延中外。靡間舊新。故雖孱微。而亦收用。方取漢中之道。叨移寰內之邦。矧嘗諳閭里之情。而素有松楸之託。使其自擇。蓋止如斯。特出至公。將何以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務。柱石累朝。治惟急于人材。心常公于天下。旣先已進退其大者。因施及孤遠而振之。謹當勵節。惟堅奉公不懈。悉心條教。致力米鹽。論任官稱職之差。雖非能吏。苟奉法循理而治。敢病細民。冀收塵露之微。上答埏冶之及。

京東謝兩府啓

溱洧之鄉。爲邦已寵。齊魯之地。改命過優。被旨促行。順流至部。靖言事任。仰戴坯陶。伏念某。蚤以才微。出于人下。雖在官而知勉。實遇事而不強。齒髮寢彫。視壯圖而已屈。簡編盡擲。悵俗狀之相仍。比還常選。以低垂。僅得偷生于隱約。敢期再造。屢賜曲成。已復官資。仍加器使。更欲激昂其晚節。特遷將漕之寵名。逮懇避以報聞。因自嫌而遽受。願惟本道。切近在畿。包括青徐。接連趙魏。民物旣庶。賦調亦繁。用以赴功。惟

恐瑣材之不逮。使之擇地。乃幾衆好之所同。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內全。聰明上達。力持公議。博盡人情。謂虞翻之骨多屯。本無足嘆。而安國之灰已冷。偶此復然。試假輝光。更從驅策。敢不就爲經畫。常謹會期。務少存觀采之紀綱。亦不忽細微于簿領。身名晦黯。姑自信于明時。事業謬悠。惟更殫于病力。

淮南謝兩府啓

仰戴坯陶。俯深感懼。伏念某。技能單少。名跡湮微。偶遭際于盛時。許回翔于中外。崎嶇七路。屢忝使華。出入八年。復塵郎選。而病軀已弱。難追朝路之簪紳。食口甚多。更苦京居之桂玉。矧素昧公家之務。而動虞官謗之興。方期仰露于肺肝。所覲服勞于郡邑。敢圖任使。復此僥逾。遂從臨遣之優。殆過由衷之請。得專外計。兼刺列城。苟非選于衆人。豈輕付之一道。此蓋伏遇某官。圖回萬化。翊亮三朝。坐秉國成。分授天職。特茲差擇。畀以事權。敢不益務奉公。常思盡節。盈虛出入。雖心計之非長。奔走經營。須力疲而後止。上酬天施。次答鈞憐。

上太師文潞公啓

某持服鄭里。備聞太師居洛動止之詳。以罪罰屏處。人事不通。故無由更至。誠懇于左右。伏惟功在四朝。身兼五福。人臣無出公右。天下想聞其風。載籍以來。有未聞者。拘以吏役。無由奉杖布席。以聽警咳之音。下誠惓惓。見于夢寐。惟願珍調膳飲。精護寢興。永究松喬之年。長爲社稷之鎮。下情無任懇到。頌詠之至。

上蘇頌罷相啓

比者伏審某官力援古義。懇避政機。不淹廊廟之榮。惟期風俗之厚。章每卻而復上。衆願留而不能進。符天下之公。退爲吾道之助。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請謁門下。少布惓惓。仰惟鈞慈。俯垂亮察。

上鮮于運使啓

比者恭被詔除。改陪漕計。瞻言明哲。適在總臨。得飲下風。實符厚願。某官天資偉茂。國器宏深。重可鎮浮。文能輔實。宏材有裕。如流水之發源。嚴令所加。若疾風之靡草。內慚疎迹。得仰成規。人獲所依。天與斯幸。肅霜初履。齋館負遙。更祈上爲邦朝。精調寢餼。

問候熊舍人啓

庀職外司。積有簡書之畏。馳心齋坐。曠無竿牘之修。仰明哲之總臨。宜福禱之駢集。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使煩而能。與聖胥會。設施風采。實埒于廣朝。論議建明。蓋行于素蘊。而自代言西掖。董正九農。炳雲漢以成章。阜邦財而美俗。行膺大任。此實便塗。內惟悃愾之愚。叨預蔭私之厚。希風有素。託庇自今。更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餼。下情祝頌之至。

問候判銓舍人啓

素冠終制。簪筆還朝。想法從之深嚴。宜純禱之叢集。某官識窮倫類。學造精微。休有家聲。挺爲國器。方贊致平之策。遽纏何恃之哀。甫畢禫除。茂膺恩典。總三除之要務。仍五諫之清資。竚告嘉猷。入籌大政。冬候方屆。齋館負遙。伏冀上體眷勤。精調寢餼。

回李待制啓

伏審懇避州符。寵提宮綸。功成不處。身退益榮。某官仁厚持躬。剛明待物。鎮浮以靜。應務不勞。早聯侍從之華。游委藩方之劇。家聲籍甚。風力凜然。惟是營邱。夙稱里閭。小棠聽訟。新留蔽芾之陰。大瓠爲樽。舊有逍遙之地。典司原廟。偃息鄉閭。高義可稱。淳風斯復。某違顏尙邇。庀職方虔。願刻牘之未遑。辱滕書而先及。旨辭並縟。感惕兼深。寒燠氣交。燕閒道粹。更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

回熊右司謝致仕啓

樂道辭榮。抗章得謝。退未六十。時無二三。洛社推高。朝倫共仰。致政右司學士。才資博美。器識宏深。雖早服于榮階。實內崇于時望。勵操修于常日。比得喪于浮雲。皂蓋朱幡。每期閒佚。眞祠琳館。又欲退休。遽引疾以上聞。信高情之絕異。孰爲韞鎖。遂脫屣以超然。雖處戶庭。猶拂衣而遣去。未奉在堂之慶。辱頒記室之文。何特起予。固將善祝。林泉嘯傲。日追園綺之遊。壽考康寧。永邁松喬之算。更須言而別布。悰誠。

回胡先輩謝登第啓

較藝春闈。升華桂籍。坐追時彥。將大家聲。豈惟我里之有人。足見公朝之得士。先輩足下文詞贍逸。經術該通。早並雋于膠庠。久得名于場屋。自比穿楊之妙。果爲入彀之英。鶴鳴九臯。旣升明而在選。鵬程萬里。期遠到而可觀。某正此窮居。欣于及見。方欲論交于異日。遽聞得雋于明時。展慶謁以未遑。辱賤騰之相及。願如感臆。言述奚殫。

回令狐皞如張大年謝及第啓

老病杜門。雖倦游而屏處。俊髦得路。亦美事之預聞。敢謂不遺。肯茲見顧。副以牋函而爲祝。爛然詞筆之可觀。伏惟先輩祕校。業履端修。藝文通博。造廷待問。雖指事以獻言。升舍右賢。本窮經而謀道。行且莅官。而從政。固宜入里而榮家。丹陛策名。已致身于盛旦。青雲在望。當拭目于異時。祇造未遑。占辭非敏。其如媿佩。豈易索言。

回宿倅俞察院啓

比緣承乏。獲遂同寅。仍忝按章。備聞公議。雖抗論于出處。願有累于高明。豈謂謙撝。遠貽牋問。旨詞並縟。感惕交深。某官懿行清規。茂猷遠識。學有淵深之奧。名先臺閣之英。履道從容。推誠惻怛。似矜迂拙。曲示誨存。捧士何知。本無裨于高大。斷金爲好。期永奉于周旋。載欽禮意之過隆。第覺心顏之增覩。素商在候。雅履爲休。益冀護持。少符瞻禱。

回鄰郡官啓

出藩淮服。接境渦陽。緬思未覲之賢。適在相望之地。方圖請問。遽辱題封。鋪記室之芳辭。敦鄰邦之嘉好。禮雖有素。惠則非常。某官術爲吏師。名出人表。暫茲關決。竚俟劇遷。迺忘友郡之偏。誤慶長人之任。載邀襄借。如挹話言。冬律肇寒。明神介福。益祈清訓。庸副陋誠。

代范忠宣賀李肅之待制宮觀啓

寵被制書。退司宮鑰。已交藩節。歸喜堂皇。閭里均榮。風聲動俗。伏惟慶慰某官。資稟直諒。學迥本源。出當萬乘之知。敵乃千人之傑。設施風采。實竦于廣朝。論議訓猷。蓋行于素蘊。而自參華延閣。分寵价藩。地與望隆。譽隨恩渥。甫茲報政。俄爾退身。領仙鑰于別都。便錦衣于私第。安居自適。不遠竹馬之遊。大廈未成。猶恐錄車之召。某簡書方畏。竿牘罕修。辱管記之移文。撫情條而增慙。未遑拜慶。徒爾瞻風。益冀養頤。別須登用。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正啓

考象天官。屬寅杓之順建。審聲神瞽。發鄒律之和聲。某官全德鎮浮。至誠動俗。雅際風雲之會。親承日月之光。躋富壽于蒼生。復太平于盛旦。履茲元朔。茂擁天祺。某承乏外官。阻從中謁。瞻顙禱頌。實邁常倫。

代范忠宣與兩府賀冬啓

臺雲浮瑞。表日延暉。當萬寶之履端。實一元之令序。伏惟某官。材膺帝賚。望冠時宗。奮直道以居前。覺斯民而自任。嘉謨屢告。善化方行。坐成告遠之猷。茂集履長之慶。願惟儒品。適庇下風。頌詠之私。倍百常品。

代范忠宣謝兩府啓

比者祇膺告命。獲貳樞庭。越次而居。殆非其分。徒深形于懇避。終進冒于恩榮。伏念某。學古甚迂。承家不競。早由際會。亦預招延。謀拙無成。蓋乏適時之用。跡奇不偶。殆由接物之疎。空歷四朝。未聞一善。敢期晚節。併被殊私。進以美官。還之要地。清塗八踐。未逾三月之賒。機事預聞。乃綴八人之列。靜言非據。靡自遑

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可濟時。心惟體國。謂技能之雖少。且事任之常更。陰借品題。使階器用。智謀非遠。知難就于功名。忠義在前。敢自羞于門戶。庶幾少補。永服下風。

代范忠宣并州到任謝兩府啓

比膺外制。就付中權。仍超書殿之華。倍荷門閭之寵。辭榮受任。初劇震惶。進職臨民。率階忝冒。伏念某。由先子之忠義。受厚祿于朝廷。澤及私門。雖乘軒之可寵。用非公義。愧覆餗之自貽。猶叨守于輔藩。就復更于方面。併加異數。示及殊恩。此蓋伏遇某官。念舊爲心。代工有體。曲爲道地。得致使藩。謂髮齒之雖衰。願筋力而可強。初臨邊吏。惟祇畏于簡書。仰恃仁人。更上資于廟略。瞻顛感激。實倍常情。

代范忠宣到任謝前兩府啓

比者解官全許。易地晉陽。愧無條教之有稱。復忝兵民之重寄。仍叨進職。殊出異恩。敢謂記曹。首貽慶問。祭芳辭而在目。叢感緒以裝懷。某官。道德元臣。朝廷夙望。有鎮浮之令德。布利澤于生民。告后惟勤。聞嘉猷于在昔。至公來復。覘虔位而及今。願是疎咲。還叨率領。驅車就道。報德無階。益冀保調。少符傾訟。

代范忠宣回宗正留後賀冬啓

鄒管升陽。魯雲紀瑞。道協履長之序。歡交亞歲之儀。某官。毓秀皇枝。參榮宗事。由惠和而著美。有信厚以潛中。爰及令辰。茂膺豐祉。曲煩記室。前示慶函。感頌之深。銘藏罔旣。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登備台司。願幸位以多慚。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繁。遽沐記曹之問。飭彝儀而有絢。將厚意以無窮。緬惟王室之爲心。況乃本朝之倚重。願攸箴于不逮。庶協濟于在公。

代范忠宣回謝制誥舍人啓

光被制書。典司誥命。豈特士林之推重。固宜國體之增華。凡在見聞。孰不歡愜。某官。生爲人傑。代有時名。學問精通。性資絕異。上下千載。深窮治亂之源。更歷四朝。獨作文章之主。雖常任窮通于寒暑。屢患難之風波。而志氣不衰。聲稱彌劭。遂從散地。入踐要途。斷自上心。擢升外制。不試而受。其榮則多。非徒代天子之言。蓋可慰士夫之望。雖言語侍從。未能究異日之功名。而號令發揮。亦足以動斯民之耳目。茲惟盛會。可謂得人。願削牘以未遑。辱貽書而先及。永惟欣感。但切傾馳。

代范忠宣回謝衆官啓

比者叨被詔除。獲陪機要。辭雖牢而靡獲。心以寵而爲憂。敢爲仁私。特貽誨翰。荷恩勤之曲至。加獎飾之過中。佩德之深。非言可旣。

代范忠宣回安州蔡相公啓

近膺詔綽。就易州麾。適去鄉邦。已開尊府。某官。資稟渾厚。謀謨靜深。親居上相之尊。蔚有大儒之效。友于之性。愛雖厚于門中。進退之難。患蓋由于意外。比更郡寄。益味道腴。任寒暑于窮通。見古今之出處。地連

江海爰多大國之風。心在朝廷。未害嘉猷之告。蚡聞召節。復正嚴廊。刻竿牘以未前。辱緘滕之先及。永言瞻禱。莫旣敷陳。

代范忠宣回蘇內翰啓

近被制恩。寵還詞禁。人雖舊命。實乃惟新。某官志合道源。材高選首。老于文學。早從翰墨之游。志在功名。久屈藩方之任。比從節召。入覲宸嚴。賁國體以增華。藹士林而爭舉。高文大策。復階內相之榮。興化道民。行副上公之選。未遑修慶。先辱貽書。感頌之私。實倍常品。

代范忠宣回范蜀公進新樂啓

以律召和。因時改作。逮此充廷而來上。始知攷古之惟精。允謂難能。式符昭代。伏惟某官。志潛道術。學富天人。知法數之未忘。遡情文之所起。以棟梁之舊聽。妙鐘石之和聲。制作惟艱。昔雖房杜而猶媿。鏗鏘可紀。今若夔襄之更生。願如備位之人。叨侍在庭之奏。方深詠嘆。遽辱題封。感服之私。非言可喻。

代范忠宣回宗正謝起復啓

祇拜命書。起還官次。哀榮曲盡。寄任增隆。某官德協溫良。身行法度。夙倚宗藩之重。兼司屬籍之尊。逮奉親喪。動循禮制。孝由中出。雖存三歲之常。事不辭難。況迫兩宮之命。勉從抑奪。大合權宜。蓋許國之誠深。故斷恩之義重。敢圖謙德。曲示書詞。感佩良多。敷陳莫旣。

代范忠宣回李瑋太尉啓

近奉制書。榮分將節。譽流動戚。慙動士夫。伏惟慶慰某官。世德休明。天資沈偉。早預親賢之選。久翔扃禁之嚴。有問學之裕。推重于豪英。無居養之移。能忘于富貴。故聞眷遇。迥出等夷。果自廉車。超受旄鉞。激風聲而彌劭。仰動閭之愈隆。悚動朝紳。增光天族。東京戚里。恩霑金穴之家。上將齋壇。寵盛牙璋之寄。雖聞異數。莫造下風。剡慶牘以未遑。辱書文之先及。謙勤溢幅。感激裝懷。

代人冬節賀省寺啓

夏時觀象。審正歲之闔端。堯歷授人。順新陽之用事。某官端方令德。膺敏宏才。阜邦計于中都。告嘉猷于神后。屬茲元朔。昭介殊祥。某充職自拘。趨庭莫及。瞻顛禱頌。倍百常倫。

代人賀桂帥啓

寵升法從。移領帥權。多士交欣。遠民有賴。伏惟某官宏材出類。高義應時。久更事任之繁。綽有家聲之著。惟茲南服。控帶百蠻。距于中州。來往萬里。欲求人往。僉曰公宜。遂超延閣之華。就委桂林之重。譽隨恩洽。將以儒榮。敢謂謙私。優示書誨。禁途初踐。如親日月之光。幕府大開。宜稟雷霆之令。竚聞碩畫。以就上功。

代人謝李檢正啓

冒干從事。方懼于譴訶。賜以重言。亟沾于品藻。寵隨驚至。恩與意優。竊惟國家察舉之方。本制士人進取之弊。司刀筆簿書而寡過。或謂之常材。語功名利害而勇爲。又幾于干澤。矧役乎人者。皆可以修飾而得于內者。或鮮于始終。故親臨長人之官。遠統方伯之任。率常刺舉。幸爾安全。荷推保任之公。已出僥逾之

望而況中朝遣發之大命。天子臨策之信臣。四面合趨。百城動色。頗望風而震疊。或希幸于矜容。豈圖疵賤之人。更被獎提之力。願實人情之殊寵。不同歲格之常文。曾是孤平。知難報稱。此蓋某官荷國重寄。爲朝偉臣。親承日月之光。躬秉珪璋之望。協新邦治。增飾士林。謂輪囷之材。猶有庸于成器。則樸櫟之學。豈無取以補官。雖均進退。語言之間。自有賢愚。能否之辨。若某者。稟機至淺。荷睠殊深。不徒平進之有階。實與終身而爲地。誓圖薄效。少答厚知。

代人謝監司及郡官啓

中國而爲之學。所以尊命教于朝廷。擇人而修其官。固欲副養材于士子。知慎師儒之選。兼明友教之求。然非粗貫于本源。何以仰成于禮意。如某者。志學甚晚。操心且愚。不能委曲以自謀。徒欲猖狂而進道。與人幾于方柄。故不爲世俗之知。得官比于抱關。猶未免簡書之責。爲己如此。教人已疎。豈謂某官矜裕兼容。純誠樂與。模範至大。寸長取而不遺。節制所臨。小善嫌于不養。卹其空乏。而假之廩稍。爲其顛朴。而受之規矩。此庶幾先事以備官。將願以諸生而求益。勉從嚴命。尤負汗顏。

代人上齊州待制啓

守職踰年。被恩易地。瞻禁林之耆德。擁帥節于全齊。僚名部以裝行。撫懦衷而增忭。某官躬服完行。心包大猷。早被眷求。寢階騰仕。而自升華。延閣寵殿。价藩德輿。望隆地隨人重。內惟聞道之淺。將聽大邦之謠。遂獲所依。預欣且幸。

代上運使劉學士啓

伏念某受材空疎。學道迂闊。安司官局。託在使威。惟門牖之高。未始得進。故竿牘之獻。無由自前。若其依戀之私。常與震驚而並。陽春已暮。生氣頗暄。仰盛德之所臨。宜神明陰之輔。某官秉心剛實。抱氣宏深。諸儒之所賴以爲宗。先子之所畏以爲益。義勇不挫。忠精無瑕。恢聲廣朝。闊步華省。逮宣使指。益棟民瞻。凡滋聽于音徽。皆想見其風采。輸將萬貨。靡虛月以課勞。殿最百城。不期年而肅治。願惟單璫。亦荷蔭私。謬逸前人之功。實虞後進之僭。先驅所令。豈專屬部之爲華。將命弗辭。庶比互鄉而可見。更祈順天降任。以道嗇神。需大庭之延登。作宗社之深福。瞻企門下。某卑情無任。

代宰相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連上奏封。懇還重任。雖情詞之曲至。願體貌之方隆。況以協于康寧。敢預聞于去就。伏惟平章太師。道行今世。名軋古人。早有志于濟時。晚未忘于憂國。奇兵不再。冠鐘鼎之元勳。大節可書。作宗祧之盛福。親輔三朝之治。尊爲萬乘之師。會初政之清明。因上心之恭默。爰起大老。以圖久安。故天下想聞其風。而廷臣無出乎右。長城在望。坐消邊境之虞。寶鼎復來。自使朝廷之重。偶罹霜露。殆浹晨昏。和氣內生。明神陰相。不假善龜之卜。遂聞樂石之功。遽辱誨音。願從高退。然而公且雖老。不離成周。山甫就封。永懷王室。蓋義之所在。則雖出猶處。道可以濟。則當止而行。矧五詔之丁寧。而兩宮之傾屬。欲致非常之效。殆須不世之謀。曾是備員。徒煩委教。再三加命。雖聞考父之恭。九十爲師。坐繼鬻熊之美。願回雅眷。永協太和。

代樞密回平章文太師求助啓

屢形奏牘。思避圖均。惟大老之在朝。致蒼生之安堵。雖浩然欲歸之已久。其挽而願留者愈多。過沐誨音。但深銘感。伏惟平章太師。有伊呂之道。享喬松之年。身相四朝。智周萬物。方主上繼明之始。與太皇臨政之勤。蓋欲仰成。故須特起。爰從洛汭。入覲京師。還以隆名。畀之重任。疑謀未決。復資善蔡之明。大匠已臨。自得挺鎔之正。避辭廊廟。欲返山林。矧當夷夏之觀瞻。實繫朝廷之輕重。名遂身退。雖云今古之常行。時異事殊。殆見聖賢之達節。願損一邱之樂。卽成九鼎之安。則蕩蕩王朝。遂可比隆于前古。區區末路。亦將永庇于下風。

狀

賀冬狀二首

氣肇初陽。星回長晷。絢歡儀而交慶。緣令序以儲休。阻守官箴。莫趨賓次。瞻顛禱頌。實倍常情。觀雷之復。見至德之本原。望雲以書。詔豐年之禳象。恭惟某官。修能迪吉。明德知常。諒膺天統之休。遂赫民瞻之節。宅奮庸之百揆。無有後艱。介太平于萬年。永錫難老。某適叨遠使。莫望通聯。徒傾欣慕之誠。亦薦熾昌之頌。

賀淮漕李學士狀

第功居最。申命自中。因漕節之尊榮。直書林之祕奧。凡在朋游之舊。率增慶抃之私。運使學士。毓德純時。

受材博美。用文輔實。飾吏以儒。抱世濟之忠嘉。富家傳之學問。比臨大部。益簡上心。數試以煩。資適于用。遂疇績效。坐致褒升。躡中祕之清資。仍外臺之重寄。由此而踐禁林之地。乃實便途。不日而居計省之尊。亦其固有。豈特增光華于本道。固將致潤澤于斯民。某昏老無堪。摧頹不振。側聞休命。第踴歡悰。剡竿牘以未前。拜書文之先辱。芳詞溢目。感緒裝懷。

賀開封尹王侍郎狀

光被命書。寵臨天邑。輟自保釐之要重。還歸尹正之尊崇。凡在見聞。孰不尊仰。某官受材博敏。抱器宏深。兼問學之該明。與聖時而際會。宣勞要劇。致位深嚴。屬營洛之難材。因奪情而援任。事爲蠶出。夫率雲屯。靡勞施爲。坐聞肅治。眷惟浩穰之衆。尤資擊斷之長。非假威名。孰能表正。逮恭承于召命。知不在于他人。夜衣而行。豈異鋒車之速。日終不俟。遂傳輦轂之清。仰繼趙張。行陪丙魏。雖阻預在堂之慶。實同傾賀厦之誠。激節歡愉。名言罔既。

謝范德孺舉自代狀

某惶恐再拜。近覩進奏院狀報。伏蒙經略侍郎。不以其迂闊無成。久自棄于門下。意欲推而挽之。使就塗轍。因拜新命。特有薦論。以自代。雅詞借重。逾于丘山。羞愧之發。不覺顏面之泚然也。竊惟文正公後。至丞相與公通顯以來。門下之士。十百爲輩。其間號爲有道而聞于時者甚衆。如某區區。何敢比數。而每蒙丞相公寵薦于朝。非惟愧于公之厚意。亦愧于公門下之士。謹當視窮如達。粗堅拙守。期不辱于左右。感激

論報之方。若是而已。

回發運先狀

奉計造朝。方舟至闕。永惟寡陋。久以傾瞻。矧聞譽之方隆。喜趨承之有便。遑蒙緘貺。益荷翰誠。感佩之深。文陳莫既。

路分到狀

行之官次。甫及郊圻。載惟軍務之要煩。屬在路戎之并護。卽諧參展。愈切欣翹。

司業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師儒之重。時惟臺省之賢。卽遂參承。愈深抃仰。

留臺朝請到狀

取道之官。將車及境。比以滕書而請候。管迂記室之報音。卽遂參承。愈深抃仰。

鈐轄太傅到狀

將抵官次。行及郊圻。仰惟軍務之繁。屬在兵鈐之重。卽諧參展。愈切欣翹。

總管太尉到狀

將抵官次。已及郊圻。逖仰虎臣。暫留龜洛。分帥權于貳衛。待軍政以總臨。卽遂參承。愈增欣抃。

提舉觀察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載仰廉旌之貴。方昭營洛之功。諒有神休。倍增福履。卽諧參晤。愈切欣瞻。

諸監司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使臺之重。時維國佐之才。方擁神休。行趨召節。參承在卽。欣抃交申。

都運顯謨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逖仰禁聯之重。方隆大漕之權。行自禁途。峻躋柄任。趨承在卽。欣抃交申。

留守大尹到狀

被命分臺。將車及境。惟保釐之靜治。乃扃禁之王臣。兼隆綏撫之權。端處居留之重。趨承在邇。悚抃交申。

代范忠宣遠迎韓康公狀

肅驅旌旆。將屆國門。惟舊相之儀刑。合士倫而竦動。爰常虛宁。故此邁歸。宮使太尉相公。功在朝廷。道垂方冊。堅如金石。有格物之至誠。炳若丹青。皆可書之大節。旣聲名之洋溢。復進退以從容。歸護真祠。乃謀安宅。朝中新政。且就問于是非。都下舊民。如得見其父母。願惟衰喘。久辱知憐。旣獲邇于誨音。是求依于德庇。瞻言際會。愈極歡愉。

代范忠宣回蒲端明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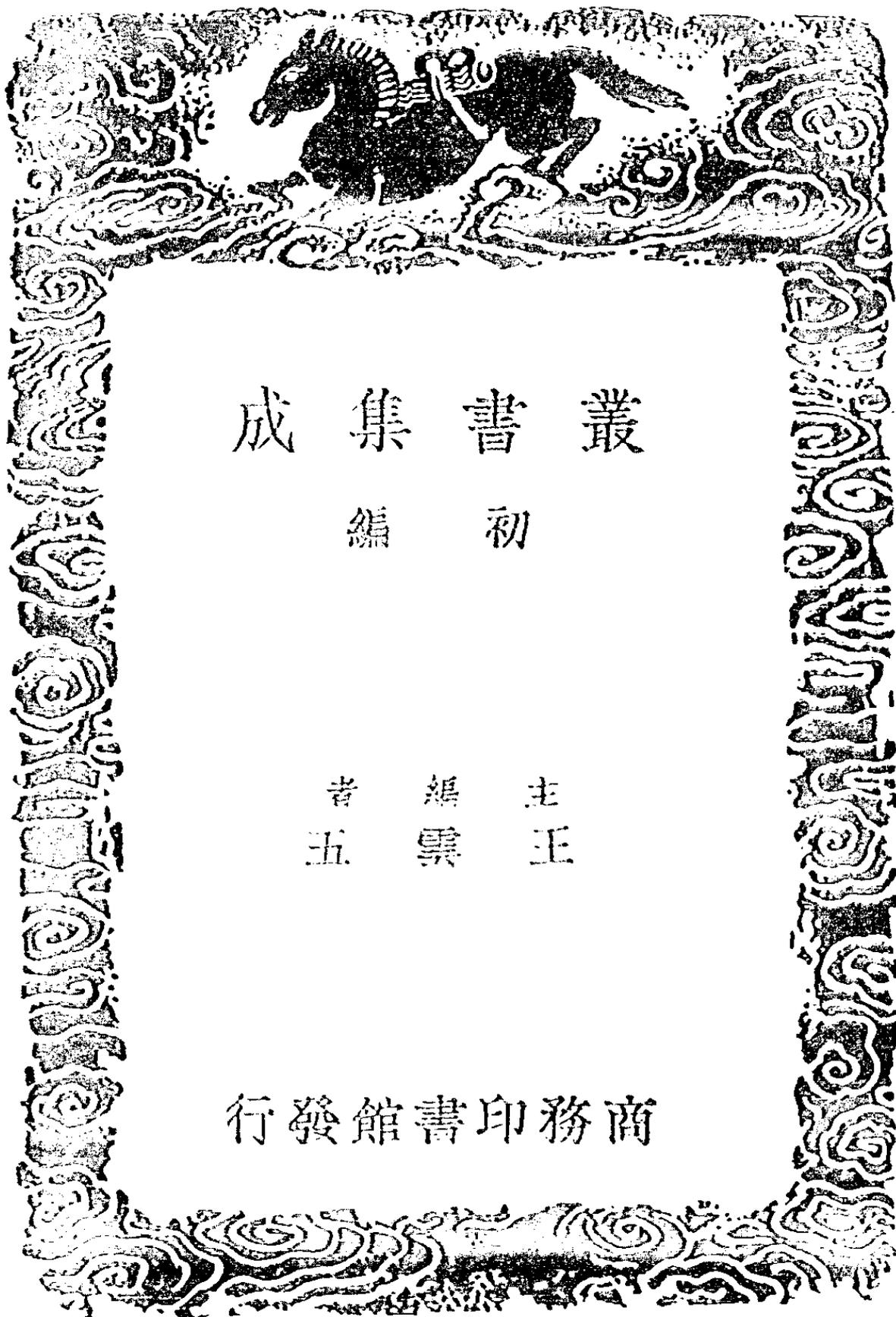
肅馳旌旆。行次郊圻。跋履惟勞。冲和方集。矧是台纏之舊。爰趨屏翰之崇。瞻符采之非遙。僚德風而增憶。更煩記室。迂示書詞。感佩之深。銘言罔諭。





83
14
:1943

西臺集三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西 臺 集
(三)



3 0649 7976 2

畢 仲 游 撰

西臺集卷十

尺牘

上蘇內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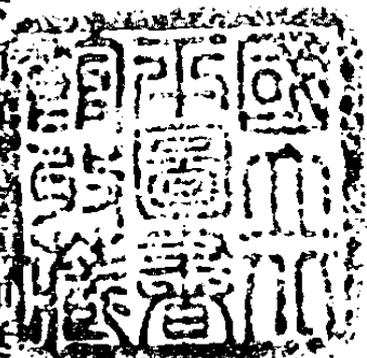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逾厚。知獎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即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間起居之何如。既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又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願有年矣。今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37035

083
112
21944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卽欲敍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適當新秦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爲竿牘之間。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纔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亮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間。于左右。竊想卽關聽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途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餼。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至。

上呂微仲相公

久違材館。下情伏深兢仰。卽日秋暑尙熾。恭惟神衛起居。百福潛舍。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飲食。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愚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祿食于內外。僅能不失門戶。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闊遠教誨。日增開陋。其

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願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爲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維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恤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樞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遠奉門下累歲。日有兢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鎮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屏著。伏冀體國爲民。精護寢饋。下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啓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聞區區。所欲言者。與銜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能賜亮否。卽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鯁義。中外所仰。諒無暖席之期。卽還廊廟。疏遠之跡。將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蘊結于中。季

冬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順衛太和。永輔聖世。卑情惓惓頌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想望。入籌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懾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師長百僚。大爲制作。以嚮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屏。下情無任歡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閣。嘗奉竿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月。近准勅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祿食。仰繫恩造。感激何言。趨府未展。伏覲上爲宗社。精調寢饗。卑情惓惓祝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天下廩嚮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萼交輝。以極一門之盛。而台躔舊德。道在累朝。其所以運籌帷幄。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啓通于左右。因布悰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秦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間。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舊德。士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踈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觀太平之成效。何勝惓惓。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扶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回盛少卿

某啓。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卽外官苟祿。故雖再至門下。而不得款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貺。旅次值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強豫。某待罪河東。營職粗遣。內託庇庥。以苟免于罪戾。末由省見。伏惟體上眷矜。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匪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還太原。上記稽緩。由此幸冀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虞墮曠。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卽契勘。他俟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謁。體眷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粗遣。內倚門下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不預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椿錢穀移用。蓋已不勝其繁矣。原明沈識遠量。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尙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逾分已多。第才劣事薄。恐有不稱。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祿食。即便無餘願矣。某承乏于此。幸復霑祿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略無仕宦之況。應之叔弼。知常公餘會集。豈勝優羨。今皆有書去。蓋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仍得畿邑。至幸。中間待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輒贍本封納。以須候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晚。雖常繼以亂道。絕不中已毀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修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卽往忻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澁。恨無文辭。以見于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遵養。前對大用。

又

某啓。不審頒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慄。殊無名宦之況。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獎與。臨紙幅窄。不知所以爲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晉相昧于平生。然仰名德之重。有年矣。到此辱眷良厚。于局事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兄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有所授。十一舍弟領畿邑。往淮南般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疎賤。輒敢奉狀。上問太師起居。特蒙鈞誨。伏增感戀。亦每于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幸甚。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書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卽日春暄。某惟變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仞。仰冀體國爲民。永鎮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奉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徒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感如之。重念某兄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帚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焜耀實多。遞中謹先奉

啓上謝俟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啓。承乏晉部。雖忝爲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途。一宿卽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值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塗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日。中間請候疎闊。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祝頌。

又

比蒙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既有失咨詢。到京動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至今纔得奉前啓。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清懷高誼。出于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聞成命。別修慶門下。更冀上爲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縟。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動止萬福。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體眷之厚。感悚無已。卽日不審訊。後起居之況。復何如。未知參省之期。仰冀輔順眠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寢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爲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清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卽容契勘今歲適減兩薦數餘者率皆有誥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預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卽足以爲清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鄒下嘗會車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懌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卽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清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慎持寢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爲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于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闕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領繼以多故修謝復後時併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卽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監司門客卽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卽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尋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清論。其慰無窮。拜別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悚愧何言。即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況。粗遣風土。麤堪少醫藥。種種不如傳聞。然亦逾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躋華顯。區區不宣。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雜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臥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爲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超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于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眷愛郎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眷與之厚。感服至今。氣序微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麤遣內倚門戶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宣。

又

比蒙委賜書教。欽味眷憐。感仰增劇。適會出往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倦。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修。乃

竟先辱手筆。既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薄。未知終能免責。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碑。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贍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遠。倏更歲籥。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修問起居。下情伏深兢仰。春晚氣候計暄。伏惟治裝餘閒。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邇。未獲得閒。冀爲國精護寢養。以副願誠。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鎮蒲中。于景叔私計。想良便也。不肖之迹。乃復獲依左右。以承教。何幸如之。道里差遠。更惟倍切調護。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于左右。轉成疎闊。區區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又

遠去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內外。怵迫到今。纔得治間。何勝愧恐。晉俗麤且僻。飲食醫藥。婚嫁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卽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兄。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領家信。亦具聞動靜。某行日蒙垂餞于啓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卽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爲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卽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爲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尙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爲執法者。皆在正夫年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量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摧剛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昔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宣。

又

去遠左右寢久。一向在孤危隱約之中。不復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倦倦。結戀戀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營職幸免。未由參侍。伏冀上爲廟朝。精加保輔。卑誠祝頌。依投之至。【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帥慶陽。嘗獲造詣行府。曲蒙敦敘。事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竿牘之間。重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卽日春晚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淮甸。上邀蔭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甕。行膺廊廟之拜。卑誠惓惓之禱。

又

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賢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罄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追責。儻沐眷憐。不賜鄙遺。時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違侍左右逾月。下情兢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強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羌事。撫緝邊民。大河之外。畢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尊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宣。

又

近日使輅取道太原。得途省見。獲奉教誨者累日。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尙冀調護。垂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疲瘁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即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節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卻作一升半升准帥司牒照會別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別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塞亦麤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岢嵐保德和願般運數必不多庶易辦也惟橫陽等六塞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塞無提刑司斛斗既人戶未可令上州請領又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驢畜可願般運遂牒漕臺以豐麟州米兌換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堯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人望肆覲宸廷再都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途未由躬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并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齋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溫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既而聞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

以託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爲宰相者也。卽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參省之期。伏冀體國爲民。調護寢饋。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問北來人言。常請見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擁護。況小疾也。更冀調慎食飲。減節人事。以副宗社蒼生之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奉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清和。恭惟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瞻望門屏。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倦倦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詔使相逢。具道體量本末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劫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須收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盡事宜。繳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恐台慈要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卽問之。但言計未決。且少候。及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爲是。台慮所及。曲盡續更稟覆次。

又

去冬遣人奉狀至漢東。請問起居。今春人還。領所賜書教。感戀之餘。方欲修狀。再附遞漢東。忽聞相公有湖湘之行。神情恂恂。逾月不定。欲急遣人至漢東。竊料離漢東已遠。仍未審出陸。直至永州。爲復中途改作舟行。欲宿留見謝表。遣人奉狀前去。而邸吏至今未曾報到。朝夕懷抱不寧。謹專走此。介至左右。參候動止。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區區引領之至。

又

不審自漢東至零陵。凡多少驛。水陸登涉之間。台候何如。到日已及暑月。蒸溼之氣。必有過于漢東。所居如何。稍軒敞。卽于起居良便。若無如此居處。聞零陵木植至易得。雖旋營造。門下之人。亦不當憚煩也。食物定無好者。羊魚鵝鴨魚鼈之類。計與近北不殊。常膳之間。不至闕事否。或爲大江在其旁。雖熱而無瘴癘。北方藥物。必預曾備辦。更望上爲宗社。精加擁護。涕戀之私。雖日夕形于寤寐。而無分毫可補左右。慙恨區區。殆不可勝言。

又

恭惟某官忠貫白日。道合神明。平生以退爲進。而處遷謫。乃爲常事。但高年舊德。復此遠適。門下之吏。豈能不徬徨繫戀。慮飲食之間。有所闕也。

又

昨人還領所賜教。始知相公目疾終未平。私心憂馳無已。然欲急于痊復。不若任之。不加治療。則于台體

自然寧固。昔歲見州北李端願少師患目。一切任之不治。康彊二十餘年。李少師生于富貴綺紈之間。獨達于此一理。年壽永究亦可尙也。欲望台慈薄探其說。

又

十一月中人自零陵還。伏奉所賜誨答。仰惟門下眷予之厚。豈勝感激。卽日冬杪苦寒。恭惟燕處暇裕。鈞候寧固。某待罪于此。養痾苟祿。南北阻遠。復以職守所拘。無由躬至左右。日夕引望。惓惓想戀而已。敢冀上體宗社調順寢養。慎固生理。以符故吏卑誠之禱。

又

逖遠門墻日久。南望區區。每深涕戀。比領來誨。方審某官到零陵。台候動止之詳。下情頗以慰懌。伏審寓居佛寺。而食止有烏羊肉。啓處飲膳之間。大較可見。但服習其水土而居之。久當與初至有間。更乞顧神味道。以副松喬之算。

又

比人還。伏蒙遠賜永紬柳布各一端。謹已拜領。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際。猶念及門下吏。有所沾賚。則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

又

昔歲嘗游宛邱。知其事簡客稀。有醫藥陪京作鎮。最爲便且佳也。竊想某官未還。鼎席之間。良亦樂此。某

之病力。過歲以來。猶覺難于勉強。如決不能任事。終當冒瀆朝聽。丐東南一郡。因有參侍之便不定也。豈勝繫戀。

又

某到河中。始知名聞之可樂。徘徊登眺。想見締構之初也。詢諸郡人。皆能稱道。當日之事。遺德餘愛。至今藹然。則某被任使于此。猶切兢兢。恐辱門下也。

又

昨待次河清。上狀。輒蒙誨答。仰邀台眷。愈久益厚。感惕何言。冬候凝冽。某惟閉閣鎮治。鈞體動止寧固。某七月中離河清。九月初抵華原。領職以來。區區自遣。寤寐門下。恨無羽翮。得至左右。東望引領。殆不勝惆悵。依戀之私。謹遣專人奉啓。參承起居。伏冀順令調護。保練太和。還都廊廟。永庇中外。下情虔禱。不宣。

又

昨待次河清。本合一至左右。參省而不克前者。想惟台慈亮察。其所以然。某到華原。已兩月矣。雖非孔道。然由京兆入鄜。延徑路也。亦連有使者經過。及應副緣別。造作與差撥。稀得暇日。至于吏民豪健。輕生尙氣。雖不免酌情麗法。而每念前書教撫之意。不敢純用刑罰。自餘惟務省事。冀免罪戾而已。伏冀裁察。

又

即日氣序正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比者伏覩制下。寵還舊秩。就領宮使。以爲圖任之漸。中外歡忭。如慈

父母在遠而得歸。其子之喜。亦不過于如是也。竊惟某官以忠義世其家者四十年。然後以道德入爲聖朝之宰相。天下誦其言者多矣。受其賜亦至矣。人心反側。兵革未休。聞公在位。卽遂按堵無事。則信于天下亦久矣。雖白首失職。處閒僻之地。而乃心王室。憂見顏色。徘徊永懷。不肯隱避。以至冒涉江湖。謫居蠻徼。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爲公出涕慨嘆。當食忘味者三四年矣。則今日之還。天下之士。如慈父母之在遠。而子喜其歸。豈過理哉。而況某者出入門下。旣久。受知遇亦深。方公在位。旣無一言一事以爲補。及公遠謫。又不能出毫分之力。以濟艱難。今天子明聖。爲宗社之計。還公于千里瘴江之外。非忠貫白日。道合明神。而能至此乎。則某之喜也。反不覺涕泗之橫集。蓋與天下之識與不識而喜公之還者。又少異也。伏乞加調眠食。以當長道之暑。早復首庸之拜。則天下幸甚。

與呂祕丞

去秋苟存殘喘。還朝後會見諸親舊。而子進惠顧旅舍甚厚。此行特承飲餞于遠郊之外。契愛之深。感戢無量。中間聞進職闡省。欲併寓一牋。敍謝賀兩意。而公私殊迫。牽于目前。至今纔得略具所欲言者。惟冀恕亮而已。不審入夏以來。體力動止何似。復當暫出至汾右。輟暇奉啓。勢無由詳盡。區區之私。更俟後狀也。餘望保重。不宣。

又

某素不善飲。而應之每引以爲比。昨承出餞。困于餅缸。蓋都不記取別時何如。行至中牟。問補之言。嘗置

手于汲器中。坐皆大笑。自此應之。應不以爲比。

上蘇相公

逖遠左右。積四五年。中間解官河府。與初到華原。兩附使人。并郵置拜狀起居。竟不知何日得徹鈞覽。繫戀門下。惟日倦倦。夏令已中。恭惟懸車優游。台候動止。萬福。某假守區區。幸免如昨。末由躬侍杖席。仰覬上爲宗社。精護寢饋。卑情無任南望引領之至。

又

伏審相公以成功盛德。樂就燕閒。抗章累年。至于十數。竟回天聽。獲上印紱。高風大節。足以激貪儒而厚天下之俗。衣冠中外所共嘆息。而見于紀述。顧如疵賤。慶抃尤深。謹奉前啓。以敝萬一之誠。更祈保御太和。益加調護。龜齡鶴髮。永對太平。幸甚幸甚。

又

近者竊聞安車。暫至太傅官守。不審卽日起居履味何似。仰惟燕處從容。德宇泰定。數千里之遠。寤寐門館。而恨無由至前。少侍誨勅。乃心眷戀。飛馳而已。

與吳舍人安詩

某啓。不審居浮光漸久。爲況何如。食飲風土。果亦良便否。某頃年離河東。及昨過祔享後。凡五請郡矣。比自秦鳳移永興等路。宿留滿歲。然後聞虢州之除。惟洛中去虢最近。而又避人事日費之廣。遂泊家河清。

後雖易不復遷徙。正月中至新鄭。會葬先兄夷仲。三月申入洛。幹問兒女婚嫁。數與相之相會。遂買田穎陽山中。異日嵩少。或可築廬。此間居之所得也。相望千餘里。因風貶教至華原。以慰飛馳之請。乃所深望。

又

去歲在關中。一奉狀。繼領所賜手教。得聞居浮光動靜。大以慰釋。其後公私多故。忽忽至今。殊失請問。左右愧悒何言。即日大暑。伏惟尊候萬福。某比蒙恩守統。繼改華原。皆爲善邦。出于忝幸。待次西京河清縣。逾半年矣。中秋之前。當遂之官。未知何日得一見顏色。乃情區區。非筆下可以盡布。惟冀燕閒。倍加寶練。副此祝望。不宣。

與薛嗣昌

昨到永興。獲遂言面。豈勝欣慰。稍聞賢誼。良深企詠。溽暑。想惟公餘動履清適。未復披奉。惟希良會自愛。姑此爲謝。不宣。

又

遞中伏辱惠示音問。荷意殊深。承行李欲至秋涼。暫過蒲中。深所望也。卽今當出歷郵延。回日必遂占見。鄙情預以爲慰。

與王觀文

比因歲節上狀。伏蒙記憐。還示慶問。下情感仰至今。茲者伏審光膺制檢。改帥全晉。除音疾下。歡頌隨之。

蓋以地連二寇。兵兼四道。如遂撫定西略。則還居廟堂。永輔昭代。此便途也。卽日不審拜命以來。台候動止。何似諒已辨嚴。旦夕取道。不敢別奉賀啓。謹此少布區區。伏惟亮察。

又

前月欲巡南山中數縣。回日謂可請侍左右。少布惓惓之私。行至華州。乃聞山中冰雪未釋。殆不通行。李故卻歸蒲中。候三四月間。再往參承。固亦不晚。遽聞移鎮。遂睽遠門。仍以家私有病者。日治醫藥。恐旆旆戒行。不得親至幕府。違奉顏色。謹上啓以代而布之誠。何勝惓惓。

又

前任承乏河東。廨舍在太原。邊事土風。竊諳其一二。如公威德。雖塞上草木。猶皆知之。想到卽閉閣燕居。坐以無事。第促召治裝。歸處衡弼。在旦暮。其理然也。

上王仲至侍郎

拜違左右。已再見冬序。向仰門下之德。雖寢飯不忘。卽日伏惟臥治優游。台候萬福。某自秦鳳移東路。率常奔走在外。而又私門多故。不成情況。稍疎治問起居。何勝愧悚。尙冀圖赦其罪。以待異日。餘望持護。寢興。還卽大用。下情惓惓之禱。

又

不審歷陽風土。飲食醫藥。亦稍便否。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昨來省部。爲屬適在下風。辱庇存而

蒙教誨事非一二因得脫于罪戾其感無窮某目昏臂痛如昔關陝少醫藥而多川陸之勞良以爲苦止俟滿一歲卽乞東南州軍冀蘇病力最承眷憐恐欲知別後之況敢貢其略

西臺集卷十一

尺牘

上劉莘老相公

去歲蒙恩自陝憲移守虢州。繼復易耀。待次中。久疎進記門下。卑情馳戀。雖寢不忘。卽日隆寒。恭維燕處。南州鈞體動止寧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祿養疴。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某官台眷。還賜教筆。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俟到。今任。再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宣德處。領孫朝散送到。正月中所賜鈞諭。仰承願遇。愈久益厚。其感激何可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聞。伏望台慈亮察。

又

某待罪關陝。甫及滿歲。卽具累年誠懇劾奏。乞東南一州。奏封未到闕間。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耀。皆爲善邦。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陝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問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費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緝閱。自學爲文以來。草藁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

且丐一語。以發平生之未悟者。則舍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蒙燕閒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留漿家之饋。或可備庶羞。殺藪之末品。蓋已幸矣。斂秩就函。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簞各一。瑩滑藏節。乃西北稀有之物。況某官所以惠及疎賤。非與他物等。謹寶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某啓。因此般家人行。輒敢附上羊狝四枚。雍酥五觔。咸陽水梨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浼瀆之恐。伏望台慈亮其誠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卽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閒之便。百爲皆廢。遂疎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冬候凝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卽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邇。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護生理。別須顯拜。區區之禱。不宣。

又

乍到弊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疊。故雖相去不大遠。尙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筆。佩服謙眷。但深愧悚。高才碩望。乃茲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譽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梁事簡。民淳臥

治之餘。想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即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某奉親官守如常。末由奉教。敢冀衛重。下情致祝。不宣。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常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焚黃。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遂還朝。乃士類之幸。蓋有望于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溫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遲遲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惓惓之私。略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與晁學士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比到汶上。以守憲皆闕。兼領之。又偶有過往。紛紛已甚。故雖懷仰道義。日欲奉狀請候。而應辦目前。遂成稽緩。既悚且愧。不易盡言也。即日推遣職事。幸免。末由晤集。伏冀上為朝倚。精加保衛。以成大用。區區之禱。不宣。

又

某到官守未幾。遞中伏辱教筆累幅。存撫之厚。見于詞旨。玩味感戢。雖寢飯不忘。繼睹進奏院報狀。恭審有實錄檢討之命。繼又聞有史院編修之除。二者雖未知的。然良史才難。今遂屬筆于無咎。有識之士所共喜也。久抑而奮。此特其階爾。俟聞不次之拜。別修賀于左右。伏惟諒察。

與致遠學士

昨者還臺。復供職館中。與君子際會。慰幸無量。別來逾年。而問書不時至左右。非曲加照悉。未易免責也。氣候凝凜。伏惟尊履動止康寧。方遠誨論。謹奉前啓承問。兼布區區。餘希保衛。早登華要。不宣。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靜。并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文字。過年卽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幹。幸垂諭。某行日。蒙飲餞于啓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末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變。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禱。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蘊結。晨夕不忘。比蒙記曹之間。尤深感仰。某以兼局多故。苟應辦目前。未修謝問。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途出。竊欲併寓竿牘。敍感致慶。而偶朝旨取索財用匱乏之計。文書填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法。亦甚敦迫。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尙冀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爲恨。爾卽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閩。六月初供職。文書袞袞。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爲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屢蒙晏犒。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兩日出城。至汝陽館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常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空欲往。而已出城卽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巖起待制爲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矣。迂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汝上。雖在伏中。然晚涼方行。食時卽下程。日色炎極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暍。到

京未居止。權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真若坐炊飯中。寢食幾廢。都下以爲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別後。汶上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未別時否。然靡宅寬涼。自與京居不同矣。元度之母疾。雖決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況。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往淄州慰之。尙未聞除新官。附及。

又

拜遠左右。已及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別之時。秋暑未解。伏惟起居清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汶上之遊。恍如一夢。引領高誼。何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嗇神養和。行聽裏召。下情祝望。不宣。

上王尙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濼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孚。閉閣之餘。諒多燕適。某恐不肖。承乏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閒僻。少事。偶今歲關隴大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賑濟等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閒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倦倦之禱。不宣。

又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出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闕而上此記。今想新命。匪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鼇禁。進讀經閣。釐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效赫然而或以爲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卽爲可賀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旉幟之賜。至幸至願。

上范藟叟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鎮廟堂。卑情惓惓祝誦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廊廟。光輔聖時。詞制所傳。輿情大快。豈特上心之倚重。足明政路之闕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睽遠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杪。再奉啓狀。請問記室爾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浼聽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卽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乏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末由參侍。伏覲上爲宗社。精調寢餼。垂副中外依歸之望。卑誠且祝。且頌。無任惓惓。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鎮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閒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間。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旆。神情飛越。謹奉前啓。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俯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爲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一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不久定疊。緣此稍稽上報。數日來始檢閱所附至卷冊。不出秋間。定得附呈左右。先望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監稅宣教處。伏奉所賜誨翰。上體眷意。感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畢日復布竿牘。

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寢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宇泰定。遞中謹奉前啓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間。都不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以書問爲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卽日初冬。伏惟尊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居河陽。留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間兩嫁女。三爲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于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宋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弼兄欲知者。其他種種無足道。惟冀順護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相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弼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間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宮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捐館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鄭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內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頗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循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羸。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悉。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中到汶上。卽啓修狀請候起居而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日夕馳情。秋氣向中。伏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遽蒙恩召。還省爲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承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惓惓。不宣。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鎮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計于雅懷遠識。無不足者。某久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卽卻常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侍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私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眷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留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

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己。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翰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翰一生。未有如今之享快也。然卻邊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翰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矣。

又

昨在京師。袞袞多故。僅得一再造詣門下。遠奉誨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怠。久不附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即日冬杪極寒。伏惟鎮臨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閫中之闕于汝州。推遣伏冀上體宸眷之重。精調寢養。早膺柄任。卑誠惓惓。不宣。

又

比審出鎮河內。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關。又聞鎮守雍部。逐次皆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間。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蓋跂而望之。自關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窘居于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顏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寢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遠貢于左右。耀州淳化知縣董戡者。某向作河東憲時。戡在絳州監錢。監已知其爲人。某守耀一年後。戡改官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于公家。孜孜不

懈。有足取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滿。因緣冒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探察。特輟一升陟。文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絕骨。自効于門下。實某之至願。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之者。比比是也。而某于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戡。非恃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觀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圖侍郎。寵膺休復之命。還踐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于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爲意。願朝廷于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宜如何耶。第恨匏繫于此。不獲同許下摺紳。稱慶于門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恃舊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稟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于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夏間侍坐。輒須以屏風闌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繁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疎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爲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爲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夏月與人聚會于空堂大室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闌。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

雖職閒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于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卽今日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大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于潁陽所在舊屋之外。增蓋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宮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殘喘三四年。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圖任在卽。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于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涕下不自覺知。則于某歸潁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誌。輒假楊瓌大夫名字者。蓋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卽位。起一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靈。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歡忭之至。

又

去歲歸自吏部。授閬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

爲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上賈明叔侍郎

久違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于寤寐。而竿牘之間。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于江湖之上。而某亦屏處窮僻。寄命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爲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圖赦其罪否。卽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衛寢養。早躋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亟升法從。卽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慶。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旣利且達矣。而竿牘之間。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專如此也。自去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日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贊于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平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辟發于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戇之守。甘貧忍賤。百爲俱廢。偶全昔日之蹤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未賜誅絕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間。歐陽叔弼自吳中歸潁後。嘗以書寄使人。至潁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論。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強。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闕叔弼。

必隨其子之官。音問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爲昔人矣。傷痛之外，是真可駭也。其孤未長，或時議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穎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穎，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悵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手示遷徙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于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爲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爲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爲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于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于壁。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鸞。由此元之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爲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爲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爲改作，立堂于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真。恐籃輿無出入。且在令嗣官守。因奉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爲恨。而元忠學士。爲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于元忠絕矣。痛可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慘愴尤深。奈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搖不定。疊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內惟官閒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闌。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繫埏埴之力。以免填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末由。敢冀順舍天祉。冲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卻已還洛中。不識曾轉附呈否。入夏未熱。伏惟足下起

居清勝。眷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過分。而在公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錢穀。孤迹逾差。二也。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候賑濟與應副泛差軍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誠懇告于朝廷。丐一偏郡。不知是常事耶。爲復未免也。試此諮度。公以爲何如。未卜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爲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爲復送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賈正之必猶在鄭下待次。纔一通書。何日當赴興元耶。料其美材。必別有差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臥病已逾月。幾不救。玉汝相公臨行。一醫官粗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默書。即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祝。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爲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別。恨悵之私。今未忘也。師載近方意思定。疊可以且居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別上狀次。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寧。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爲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初見令嗣與寬之書中別紙所說。已大可憂。然同寬之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蓋子夷平生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揜。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天理人事。茫茫不可考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然忠宣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默。千萬抑哀忍情。無過爲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旣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兼麗。非癡無似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靈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纔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足下今日之作也。可尙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

雖辱厚意稠疊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慙之意。略布之右方。不審卽日武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藉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其年七月中。又嘗遷奉。力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羸不食。而發痛于膝脅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邛守史載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似痊損。又數月。纔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詳味教意。剖謝萬一。而至今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逋慢之罪。則可不爾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馮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尋家台。答賜誨翰。所以撫存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卽日氣候炎溽。伏惟鈞體動止萬福。未請侍間。伏望上爲宗社。順護寢興。下副倦倦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暑遠涉。竊想遵養有道。鈞用沖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卻欲泝流至符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蘊結之私。

又

遼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精誠之往。不問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蓋常在左右也。卽日夏序清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十六。自淮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遂營菟裘之地。日前諸況。粗免溝壑。有顏承議者。長道之子也。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啓參問起居。伏冀爲國與民。精調寢養。以永松喬之算。副中外士夫祝望。不宣。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以待燕閒之逍遙。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弈旨者何士。若某者。迹遠門下。雖久而迂陋。慙拙。猶如二十年前。引領東望。恨無翅翎。飛去墮公之側。爾前歲以事過潁昌。見范德孺侍郎無恙。去歲嘗苦臟氣不固。今已良愈。京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飲食差少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寧中。同先兄舍人舉京師。而出今浙憲學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殆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值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略。道途謂遠。則日聞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

從事謂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發積年睽違慕用向戀之私。故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請問之倦倦。伏惟台慈俯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魁廟堂以福休多士。而爲斯文之主。尙留方而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鋒車之召。旦夕可俟。佇聞爰立。別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禱焉。

與林顯謨

自頃歲承乏淮甸。公起治蘇州。邂逅會于山陽。距今十有三年矣。自山陽之後。公顯列于朝。政位深嚴。而某罪戾屏處。喪妻亡次子。患難流離。苟活以至今日。則書問之不通于下執事。諒公察其非忘門下之德。而知處勢當然也。今某蒙恩出籍已數年。近復蒙恩除西京留臺。待次汝州。漸齒仕塗。故方敢作前啓。布私誠請候于左右。懷舊感往。恨無翅翎。墜公之前也。伏惟幸察。

與林材中大夫

昨者備員府僚。得從材中之遊。若天幸然而復過辱顧念。每蒙教誨之益。使免罪戾。何感如之。違奉良久。而思仰德誼。想見顏色。纔若旦夕之近。臘候苦寒。伏惟頒政多暇。起居集福。某近以目疾。丐罷府事。蒙恩歸館。猶累鼓司。卽日待親過城東。諸況粗遣。未由會合。惟覬調順眠食。行復使範。區區之懇。不宣。

又

昨車馭留城東。深願少卜邂逅。而辱來諭。遂不敢前。至今恨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表。方審善達治部。暨眷愛郎娘萬福。殊以爲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某昨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間。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爲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故聞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士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靜區區。不宣。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謬得持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于東南。某亦承乏淮甸。及至歲晚。又同歸于寂寞之鄉。今先吏部順化于大耋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橫集也。不審只于百日內。遂謀襄事。爲復別擇利年。願聞之。

西臺集卷十二

祝文

祈雨文

宿麥在田。愆陽斯久。野無潤澤。瘴氣相仍。仰惟神明。保佑茲土。不腆醪醴。品物維時。將之以誠。庶格靈貺。

取聖水文

自冬徂春。歷時不雨。並走羣望。罔孚其應。麩麥將槁。徼福祠下。神不吝澤。隨禱而至。方夏旱暵。秋穡可愛。飢疫已萌。餒殍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蠲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爲。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時。非惟夏麥之少蘇。固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西成。惠勝櫟陽之金。功倍鄧渠之利。含哺擊壤。醜酒匪惰。游刃割羊。敢茲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謁款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塵翳。而秔稻之種。未入于田。其已入者。稂莠盆生。耘治不給。不敢觀其成就。維邑西距義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

之田。飽于潤澤。以爲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以爲令之罪。則令宜自任其咎。而民猥受其辜耶。不然。豈請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興雨作。霈然而爲賜。則猶可以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則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清。耆耄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苟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庶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踣。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澗。以慰答斯民之嗷嗷。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微幸不至流亡殍踣。以遺神之羞于斯時也。敢不祗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怠。

祈雨取聖水文

夏甍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耜未興。比屋重憂于粒食。名山在望。霑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簫羽初來。雲霓已布。願霈滂沱之澤。少寬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庸罪歲。聿懷

盛德永浹斯民。

又祈雨文

粃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當雨作矣。卽拜神休。

耀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爲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槁在田。禾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聞而憫焉。故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內。則有秋之望。尙得一半。非惟免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遭此驕陽。粃麥將槁。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乞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牢。從以耆耋。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澗。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內。

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腆。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孚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爲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槁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稔流離之氓已逃而復歸扶餒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彌煩油雲尙遠粒食踴貴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墮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間則土脉焦爛禾穎弗生雖雨亦無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瘵之農坐爲膏骼公私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爲盪未若此歲之劇獨蘋蘩正祝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驅雨霽霈其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食茲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交墊無穀無居神亦永有降依。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廡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餘或未至餓殍者以穡事粗存一二故品物醞醱薦之以誠載涓令辰祇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麩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禱晴于神。既獲嘉應。未拜神貺。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民已病矣。災已甚矣。苟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使風止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籲民戚。禱神之休。惟亟獲霽止。庶或毋害。不腆醪醴。神其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穡事。禱神之力。覬獲開霽。將拜神貺。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衛斯民。或烜或潤。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餓殍之期。而爲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賦役。稱貸之煩。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雲止雨。使不轉于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爲憂。守土率僚。屬躬至祠下。述民之憂。以請命于王。王

維降歆。據陽滌陰。豁然開霽。如響斯答。則王之孚惠我民。其有窮哉。夫一牲之薦。不足以報王德。將俾我民。歲歲蒙王之休。以奉王祀。無有壞。

祭風伯神文

惟神振發萬物。功宣動植。式崇明祀。祇答靈休。謹以贄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尙饗。

謝雪文

近以冬溫不雪。陰禱于神。薄禮未薦。嘉應昭格。豈惟宿麥之膏潤。抑亦癘氣之銷伏。功惠若此。報當如何。薰劑醪醴。將之至誠。從以耆耄躬拜。庶下。

耀州開河祭諸廟文

漆沮兩河之爲患有年矣。至于今日。其患已迫。州縣上奉朝廷。作堤防以捍患。豈得已哉。公私悉力。務爲完壯。至水至輒齧敗。使不得爲全堤。今因人之策。別爲簽堤以殺水之怒。庶幾餘堤得存。不重費民力。亦非得已也。堤欲成。雨輒不止。水輒大至。若有物與堤競者。州守以事神養民爲職。旣非人力所能勝。則必禱神。協濟其事。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貺。庶下。使民永永事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昏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

尺之箭。凡交于奎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繭絲之水。準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智之所創。而見于天地之情。莫知其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斁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尚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族姓、地里、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進士乙科。爲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爲荆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韜略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閭丘良孫者。冒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爲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略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略可用。召試對策數千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宣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蘄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逼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爲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爲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

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聞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迺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爲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爲正以擊其前。騎兵爲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三千騎以行人。謹言五嶺之地。巖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爲州。罷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士之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亦有也。人莫知之。則老死不可用也。如公博記廣覽。獻言指事。殆所謂強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州縣。務盡法意以寬民。或拯民于已死。眇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慮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尙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衛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衛將軍。父諱頌。任國子博士。贈光祿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子。長曰佖。鄧州節度推官。次曰僖。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曰悞。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遠。次適進士方奎。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勗。曰勉。曰勤。皆舉進士有名。二尙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韜略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乎。學力而淵。志特且持。少露其奇。百牘是書。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翼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延守蘄。使于江吳。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侏。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頌。贈光祿少卿。父挺。故尚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產。惟餘橐中裝直百金。爲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亦不追止。及仕。強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洺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其城。人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爲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皆不欲。而州守盈司亦不欲。端夫獨撓衆議而成堤。人始保聚爲安久計。後水至。或留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田種稻。置官洛南以領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逋租至三萬斛。無肯爲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棗亡去。端夫時爲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爲公分別具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之課爲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軍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姿峻整。

莅官行己。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爲權勢撓。故在鄆州爲司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洺州曲周縣令。監汝州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爲涇原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從軍。罷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爲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如。次勛。次勵。次正平。次皞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皞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勵爲河南府潁陽縣正平。爲陳州州學教授。皞如爲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目前而已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寶赦恩遷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卽以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千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淳然。命耶非耶。豈膏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爲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治獄。河池遠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爲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擢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囚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爲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爲獄官。獨意其非。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囚不敢變。乃更反復驗問。熟喻之使言。囚亦不敢而涕下。君旣微得其情。乃逮捕告者別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囚非殺人者。獄旣治。河池縣令李撫長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日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爲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爲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愛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爲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爲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爲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爲遠宦。幾考矣。薦者爲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恩陽。書十考。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即日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逵。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逵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卽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留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逵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劍州劍門縣左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稅而卒。卒後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曾祖諱仁美。祖諱晝問。尙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

爲尙書比部郎中。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徽猷、英猷、徽猷。中進士第。爲宣德郎。知濰州北海縣事。女嫁李準。次嫁張仲。幼嫁薛錢。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袞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駢駢。君也遲遲。孰不欲遷。實懷母慈。爲吏不遂。爲子亦宜。不遂其宜。銘以諗斯。

西臺集卷十三

誌銘

判西京國子監宋公墓誌銘

公諱慶曾，字承甫，姓宋氏。在真宗皇帝朝，有任尙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譙國公者，諱皐，公王父之考也。在仁宗皇帝朝，有任兵部尙書參知政事、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諡宣獻者，諱綬，公父之考也。在神宗皇帝朝，有任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贈太尉常山公者，諱敏求，公之考也。公以王父蔭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十遷至朝請大夫，自監南京糧料院，十任而判西京國子監，積勳至上柱國，封平棘縣開國男，食邑四百戶。而某之姑，實宣獻公之夫人，所謂常山郡太夫人者也。某之姊，實常山公之夫人，所謂代國太夫人者也。故公之卒葬，其子焯與輝，屬予撰集公之行事，以誌于墓道。曰：莫如我先人之舅氏，爲知先人之盡也。按宋氏出于趙州之平棘，宣獻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藏書萬餘卷，其所著述纂錄，合七百餘卷，而公嗣常山公，亦著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訪古錄一卷，先公故事一卷，愚谷記五卷，纂楹中集碎金一卷。嗚呼！其有家之遺風矣。元豐八年三月，哲宗皇帝卽位，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有司討論垂簾之儀未備，惟公家有其書，乃詔公上之。昔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命爲籍氏，而籍談爲司典之後，今宋氏自宣獻公以儒居位，凡郊丘廟祧會朝禮文官名制度，一皆出

之手。至常山公益明習。而公繼兩人後。卷不釋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咨公而後乃行。本朝之籍氏也。是可尚也。公娶燕氏。右諫議大夫度之女。生兩男子。三女子。男曰焯。與焯也。焯今爲通直郎。提舉秦鳳路弓箭手。焯爲通利軍。衛縣尉。女曰福和。福延。福因。皆已嫁。孫六人。曰某。郊社齋郎。曰圻。舉進士。餘女子也。公以崇寧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五。至明年二月某日。葬公鄭州新鄭縣西顏村世墓次。或問公之爲人。曰。仁厚恬安君子也。公嘗通判邢州。國信使吳立禮道病卒。公領其後事。經營悉備。雖其家人不能過。立禮非有德于公也。而公非有待于立禮也。特哀其客死。而爲之盡力。吾是以知公之仁且厚也。元祐中。以十科取士。薦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者數人。而卒不用。以太子太保張公方平。故戶部尙書呂公公儒。故御史中丞李公之純。皆號爲相知。而未嘗倚以進也。平居惟家學之爲嗜。雖一飲一食。未嘗忘其學。若不知也。寧老不用。蓋無嫌焉。吾是以知公之恬且安也。其家世門生故吏。類皆聞人。後多至公卿。而未嘗一挽手。公亦未嘗以此望之。吾是以知公之爲君子也。旣與問者道其語。因併載而銘諸。銘曰。

公何遊乎仁厚之域。以恬爲囿。以安爲宅。其安何如。手中有書。其恬何久。其書在手。孰冕而赫。我祖之客。孰芻而煒。我父之士。公也。迥然惟父是似。懿公之銘。銘其君子。

朝議大夫賈公墓誌銘

【原註】代范忠宣作。

公字仲通。姓賈氏。其先趙之真定人也。五代晉漢之間。有仕至給事中者曰緯。爲太史。以史名其家。給事

之子曰琰。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宗皇帝器之。由贊善大夫擢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于公爲曾祖。諫議之子諱汾。仕至殿中丞。卒葬開封。更爲開封人。贈工部侍郎。于公爲祖。侍郎之子諱昌齡。仕至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于公爲考。公以尙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移封丘。監潁州酒稅。移鳳翔府郿縣令。改大理寺丞。知耀州富平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賜五品服。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駕部。知渠州。今資政殿大學士韓公維知開封府。薦公東明縣。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非。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公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微察公罪過。旣不得。遂中公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遷朝散大夫。賜三品服。有使江西行鹽法者。官吏畏罪。強售民以自免。公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卽日稱疾。遂致仕。今天子卽位。遷朝請大夫。用其子公直明堂。恩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元祐四年八月七日卒。年七十。公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其見于外者。乃似其中也。甚介且廉。而尤方于事上。不肯趨和順意。故雖竟老不用。居官治民。所至常見稱述。初爲鳳翔府郿縣。今人以紙爲業。號紙戶。歲輸錢十萬。謂之檻錢。其後檻廢不治。無以自資。而輸不改。紙戶苦之甚。公曰。吾請于轉運司。不肯獨也。乃自請于朝。獨其輸。耀州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爲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調之。日數百人。公時爲令。不信。曰。昔嘗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安邑令劉顥。以事掠吾人至死。懼罪。乃誣吏自掠人。監司使人薄責顥。更數輩不服。最後公。公謂顥曰。君以事掠人死。非故也。

不過抵罪。如誣吏自掠之。則吏又死矣。因誤爲故且不可。況因殺之。一人而殺二人。君其安乎。顛悟而泣。遂服罪。渠州人以吏職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職。爲婚姻。民訟與事至庭。爲吏所亂。不得伸。公至。察知之。乃逐其豪惡吏。參以貧下戶爲之。渠人大悅。及公去。畫像祠之以自慰。其在東明。吏循用。雍熙丁口之籍。爲奸。願常寬之上戶。公更之。因得羨丁幾萬。力役均焉。始娶范氏。封崇德縣君。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文正公之女。再娶裴氏。封仁壽縣君。國子博士士倫之女。子三人。公直。朝奉郎。公立。不仕。公亶。蘄州蘄春縣主簿。女四人。長適三班借職田昱。次適宗室三班奉職祚之。次二女未嫁。卜以元祐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葬于鄭州管城縣周張原。以二夫人祔。賈氏自給事公下。皆有名當世。而尙書公之孝友。人皆知之。凡弟兄子姪。無遠近不能自養者。教養之。女貧無以嫁者。嫁之。仕宦可以官其子。推與族人者。四。及其卒。六人皆未官。而公視尙書之所爲。弗敢改。旣以喪其父兄。而弟妹子之孤者十餘人。教養嫁娶。無一不得其所。故自慶歷以來。士大夫皆以賈氏爲孝友之風。而公沒之日。家無餘資。某于崇德縣君弟也。與公遊。知公。而子又來請銘。故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不願于通。仕以試兮。不疾于艱。方以自正兮。試而止之。道則類兮。克孝而友。由厥世兮。銘以納諸昧兮。是其志兮。

朝請大夫孫公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上柱國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公以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高郵之私第。公江都人也。徙家高郵。諱覽，字傳師。治平中舉進士。爲河南縣主簿。稍遷至秘書省著作郎。知開封府尉氏縣。縣多兵屯，而將官與其副以刻治，遇之無狀。軍士多欲反者，謀因大閱殺二將潰去。及期，二將微知之，不敢往。民多避之郭外。洵公聞，卽驚起，家人挽止之，不可。遂疾驅至其所，召在前者，謂曰：將官以刻治，若等固有所負，而若等所爲，乃負縣官。且若世衣食縣官，而殺其將以逃，去將安之？若等一死，固不足惜，獨不念父母妻子從若而死耶？在前者感悟，率其衆再拜就列。二將始至，猶衷甲。公召二將，前面數之，願吏爲奏按治。遂大閱，無敢喧嘩。是日微公徑折其謀，因譙責二將，示以無事。尉氏軍幾叛，神宗皇帝聞之，乃召見，爲司農寺屬官，使利州。湖南京西路爲監司，官制行，爲尙書左司員外郎，使荆湖南北路。自荆公介甫爲政，始治五溪，而蠻徭介荆湘桂管之間，官兵鎮守，勢不能相屬，數困撈掠。公相視要害，增築障塞，道荆湘桂管溪峒，使相通達，兵不留行，蠻費大省，而患亦息。會諫者欲招徠誠州西道胡耳等，而辰沅又欲籍蔣波六州徭人爲民，公卽奏罷之。及還見上，因極言徵誠內屬，當時從事者官過其望，雖趣走給使之賤，皆欲資蠻以爲官，未有已期。蠻徭散漫山谷，勢不能羣聚，說諭招來，宜無難者。然地不可賦，人不可使，廣無賦之地，籍不使之民，而大農之費累百巨萬，願界上之郡縣羈縻之，不以累中國。後有言者，惟陛下察之。上納用之。哲宗皇帝卽位，累遷爲邊帥，以直龍圖閣帥桂管，進寶文閣待制，帥太原。入爲戶部侍郎，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太原。太原總四路，而嵐石麟府爲邊州，麟府又孤居河外，寇至輒傳城下，自離石絕河而西，與秦地延州相望，而夏人據有橫山，距

河爲塞。不得與秦合。元豐中。嘗攻得葭蘆。元祐中。棄之。及公來。議復取葭蘆。而其地峻絕。澗谷重阻。兵不得前。夏人聞之。以兵數萬屯境上。公乃下令。須兵滿五萬乃行。夏人益遣丁壯就屯。而公兵終不出。夏人屯既久。涉冬月。飢餓疲疾。公益修戰備。猶不出兵。或告敵騎數萬攻嵐石之屯。垂敗。乞濟師。軍吏夜請計事。公臥不起。及明。乃復曰。官軍已據便地。寇未嘗來也。公曰。吾固知之矣。幕府問公何以知之。曰。離石塞外無敵帳。就欲爲寇。非一月不集。豈能遽至而不聞乎。殆諸將以吾未出兵。恐不見寇軍。賞輕矣。幕府退。乃下令具糗糧。嚴兵械。曰。寇將至矣。居數日。夏人兵十餘萬。寇至神堂。公厚集其陣以待之。兵方接。斬數百級。獲其酋長數人。夏師度不能支。遂遁去。公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某。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故葭蘆。未就。寇數萬猝至。公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敵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既退。乃使折克行于津慶州。斬二千級。驅馬牛羊數十萬。使張世永與克行。復出龍橫川。斬千級。城寧川。王文振。張某。城榆木。而榆木無水。泉有虵出于南隅。人至虵所視之。泉如瀼湧。遂城榆木。而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河入。斬千四百級。寇兵不敢出。乃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烏龍距延安之泉山二十五里。而榆木與米脂直。于是秦晉始合。而寇不得至麟府矣。是時章惇子厚爲宰相。曾布子宣知樞密院。欲遂合兵以取靈武。公曰。靈武未可取也。及移書二府。具言靈武非餘力可下。且曰。靈武之事。曩嘗聞餘議于相君矣。要使陝西不知用兵。而以歲月下之。今返欲速。何也。二府不聽。公乃上疏論其事。子宣怒。乃曰。葭蘆之役。嘗使支郡市馬。僦畜。是擾也。卽以功進樞

密直學士。而以擾奪二職爲寶文閣待制。猶守太原。公上表謝。又曰。謝語不虔。可譎也。復褫待制。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自是數復數奪數年。最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上益厭兵。諸帥稍內徙。子宣欲先事制人。使不言。卽爲詔。約束諸路固守。慎無以私見撓前功。且令畫知以聞。公方趣州在道。因奏言。臣去渭久。願至渭。徐度所宜。卽所建築城堡。居要害地。屯戍糧餽。可以久矣。則臣固無私見。屯戍糧餽。不可以久而建築之城。非其要。則臣不敢同衆人而敗國事。子宣怒。徙公知永興軍。又徙成都。辭不行。奪學士。以待制。仍知永興軍。遂謝病。請宮觀。得崇禧。歸高郵。以疾卒。年五十九。公有兄莘老。仕至龍圖閣直學士。以文學行義爲時儒宗。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于吏治。與兄莘老並。莘老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于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吳觀。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大官。得名于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莘老傳師焉。然公少以功名自器。遇事輒前。無所凝滯。至辨是非。明當否。可進而退。不可以加名屈。神宗皇帝時。書凡五六上。皆指切事情。究極利害。其言直而不忤。婉而不同。懇至而不迫。直有味之言也。如胡耳蔣波之議。靈武之疏。涇原在道之奏。雅不爲好事者所喜。而子宣病公。時子宣在右府。邊事悉從中制。人莫敢校。公獨與之辨。嘗移書子宣曰。二府之居。大臣之傳舍爾。去來其常也。而公欲不去可乎。雖丞相子厚與公稍厚善。至是亦不善公。爲戶部侍郎。以事至丞相府。謂子厚曰。公之行事。公乎私乎。子厚作色曰。何謂也。公曰。好惡出于他人。而公爲刑賞以循之。是人嫁怨于公。而又賣公也。獨何利乎。子厚不懌。及公駁靈武之議。疏書交上。由是子厚子宣皆以公爲病。此其

所以謫而終廢也。曾祖諱公誠。祖諱再忻。父諱億。太常寺奉禮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元氏。贈河東郡太君。李氏。贈真寧縣君。王氏。封齊安郡君。子焱。穎昌府觀察判官。焱以崇寧元年正月十七日葬。公于揚州某縣某原。實世墓之次。公之去太原也。端明殿學士林希繼之。以公所取之葭蘆。建之爲晉寧軍。而榆木之泉。以地異。賜名神泉。因使榆木之號。置廟祠于其上。將吏嘗刻石于廟。以頌公之烈云。銘曰。智及之。勇能行之。其行不遲。故人以尉氏之事爲奇。智及之。力能舉之。其舉也時。故人以晉寧之功爲希。謂公不武。晉寧以城。謂公尙武。靈州不行。誠豈爲同。秦晉以通。不行豈異。兵家之貴。以是而庸。以是而廢。以是而功。以是而罪。終焉而無愧。嗚呼。吾傳師之不可不銘也。亦以是。

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王公諱兢。字彥履。其先曹州乘氏人也。慶曆中。徙家鄧州之穰縣。因葬其上。世于穰。更爲鄧人。嘉祐中。及進士第。調峽州司戶參軍。移洺州曲周縣令。未行。丁外艱。繼又丁內艱。思慕哭泣。築室于墓次。終三年之喪。服除。調延州膚施縣令。滿當代去。守臣以公治膚施狀。請于朝廷。改著作佐郎。再知膚施縣事。故樞密直學士李公承之爲中書檢正官。察訪河東陝西。辟公爲屬用。故端明殿學士趙公高。及今集賢殿修撰章公燾。交薦。簽書觀察判官。改簽書節度判官。轉秘書丞。今觀文殿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公管勾機宜文字。轉太常博士。團結鄜州路五將軍馬。并爲條約。皆施行。以功遷屯田員外郎。李公承之爲三司使。辟公管勾度支帳司。軍興。從陝西轉運司。辟都大監護陝。饒。華。耀。邠。寧。環。慶。八州。

糧運入界至靈州。官制行。易所居官爲朝奉郎。罷帳司。轉朝散郎。知宿州。入爲倉部員外郎。遷郎中。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元祐初。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改京西南路。歲大饑。隨州之南。有剽掠于野。以爲食者。多至數百人。朝廷患之。遣公同轉運使按捕。類皆得棄市罪。公爲分別輕重。所當活者甚衆。轉運使初不聽。公曰。歲饑民無食。就有粟者食爾。豈與攻剽斷道。椎埋爲姦者同耶。轉運使曲聽公奏。當論死者才二人。改提點秦鳳路刑獄。未至。入爲祠部郎中。改金部。遷司農少卿。又遷將作監。轉左朝散大夫。累勳至上護軍。出爲京西轉運使。會宣仁聖烈皇后宴駕山陵。應奉猝起。公謹出納。損僥倖。均力役。蠲末費。陵事因以取辦。人多稱之。亦有怨之者。期年。召還。知曹州。轉左朝請大夫。公舊知曹風俗。而曹人亦知公之能。旣入境。盜賊不除而自止。猾民狡吏斂手。曹遂稱治。明年。公以疾病請致仕。得請未行。而卒于曹。實紹聖二年二月六日也。壽六十有四。公長八尺二寸。語音如鐘。居官治民。以嚴稱。若不用法者。而取舍擊斷。實皆在法中。尤能察盜賊。初辟鄜延爲機宜。從帥呂公巡邊。至禮萬谷。遇盜未得。公言盜可捕。狀使人如公言捕之。盜果得。後在京師奉朝請。宿州徐一起爲盜。抄掠旁數縣。神宗皇帝問孰可爲宿州守者。近臣以公對。上卽命公知宿州。因詔問治宿如何以止盜。公上言。朝廷法令明具。民物安樂。然盜賊不止者。州縣但行罰而不行賞。賞之不明。猶不行也。賞不可以徒行。願特賜錢五十萬。以待可賞者。則不憂盜矣。神宗皇帝許其半。至宿。傳示有人告盜者。知其實。面賞之。居數月。宿州賊盜解散。而徐一獨未得。公奏罷朝廷先所遣捕盜之官。自請期年必得。又數月。果得徐一及其黨數十人。以告徐一者聞。

諸朝上特官之。及爲京西南路提點刑獄。有盜管三起。蔡州轉刦諸屬縣。熾甚。朝廷爲遣使督捕。莫敢近。因詔公至蔡州捕之。公曰。蔡非我路也。我往而得盜有嫌。不往則盜不可得。非朝廷所以遣我意也。遂往。至則盡更爲前約束。設方略。自使人捕之。管三又得。故凡有名盜未得。人皆曰。何不使王彥履所至。厲風采。不以微倖貸人。吏民側足畏之。服其施設不犯。然不純任刑罰。好爲條教。拯拔成就。有德于人者甚衆。從軍靈州。時軍中病死者類多棄之不收。轉運司有帳下督王慶病死。將棄之。公曰。慶有所乘馬。可以載其尸。何爲棄之。因收斂。縛其尸馬上。與並行數百里。得入塞。送其家葬之。初至宿州。廷中有桎梏而立者數百人。問之曰。負錢無以償官。公盡解脫遣之。曰。與若等期一歲。善爲小力作。以所有來償。無累我。幕中吏爭以爲不可。公不聽。後果如期而至。盡償所負。無一人亡去。其告徐一者。符離牧羊兒也。旣得官。無知得其告賞緡錢。不能爲生。公召教之。親爲區處。使買田。求士人爲師。學書計。令益有知。能仕宦。故公雖以嚴用。而人稱爲君子。多愛之者。以知吏治本未故也。曾祖諱文素。大理司直。祖諱肫。不仕。父諱餘慶。光化軍錄事參軍。贈左中散大夫。自司直至中散。或仕或不仕。而皆有以得稱于曹。妣朝氏。贈南陽郡太君。妻陳氏。封壽安縣君。生子七人。確。早夭。公立。鳳翔府法曹參軍。公奩。公爽。皆太廟齋郎。碩。公亮。先卒。孫男五人。琮。瑋。球。珪。瑀。孫女九人。以紹聖二年十月十七日。葬公子鄧州穰縣鄧丘之南原。以壽安縣君陳夫人。祔。有文集十卷。邊防議一卷。銘曰。

王氏在曹。不顯而德。及大夫公。卿士是則。百城是式。忠孝是力。不棘不求。有聞于世。大盜屢夷。惟公所之。

孰嚴其聲。惠實在下。歿猶及之。況乎生者。介然其中。挺然其質。慨然其爲。較然其實。何必銘公。公自不沒。

吏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公諱昱。姓劉氏。晦叔字也。家世居曹。爲曹人。有名有古者。以官治葉。三年。葉人宜之。遂留不去。因家焉。更爲葉人。晦叔之考諱惟新。祖諱從一。曾祖諱文顯。而考以晦叔贈官。至正議大夫。由正議而上。間三世不仕。至晦叔始以仕行其志。雖不至通顯。而操節治行。號當時聞人。葉城劉氏。遂爲令族矣。晦叔嘉祐中以讀治五經。得高第。歷真定尉。上元縣主簿。博平令。改大理寺丞。簽書永寧軍判官。有能名。擢知開封府襄邑縣。爲京西轉運司屬。召對。提舉秦鳳等路常平。自是爲河北淮南轉運判官。京西成都陝西河東轉運副使。間爲戶部吏部員外郎。郎中。使大遼國。押伴夏國泛使。江淮荆浙發運使。知晉州。涇州。滄州。太平州。亳州。應天府。凡二十八任。五十六年。未嘗有瑕謫。爲人樂易溫厚。而明于事。其治民也。視公家如視私家。而爲之政。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焉。故所至稱治。而行之久。見于事者衆。故人以爲有古循吏之風。在涇州時。本道數被寇。邊吏多爲守計。不出。公曰。攻守豈有常哉。乃總計內外屯營。鳩材峙糧。若將繕治。而有所待者。期年而辦。居無何。詔進築平夏。發涇以奔命。樓櫓之材。以間計者。三百四十有九。他州倉猝。一切取于臨時。而公獨辦以繕治。諸營材。附調夫以行。無一物取于民者。平夏之役。漕臣下令爲驢運。驢至生地。無芻菽。率多斃。踏于道。糧亦屑越。希有達者。公獨教民以小斡饋邊。用二人輓致之。旣益多。而入生地。無芻菽之患。小斡行速。獨先他州。至平夏。帥本道者。乃下令諸州。視公所爲而法之。平夏旣城。士卒罷歸。

者數萬人。邊塞蚤寒。公乃預飭屬縣爲衣裘密室備糗糧以待。又移文旁郡。相與撫其歸者。旁郡如公之教。因緣所活。無慮百萬數。在滄州時。河北歲大饑。朝廷遣使者督視。所在賑給。州縣大爲俵發。人人而給之。以給多爲功。公曰。給其所當。無多少也。務爲給多。則後無繼矣。秋雖饑。而在少壯者尙可以自養。乃先廩給其老弱疾病。而徐及壯者。他州厚其初。至春果無以繼。率多饑死。而公之境內。歷三時無有饑者。茲非治公家如治私家之明驗耶。茲非隨其長短有無而用心之效耶。雖行今之道。而有古循吏之風信矣。公累官至奉直大夫。娶楊氏。韓氏。卒皆贈恭人。長子曰民質。次曰民師。朝奉郎。次民瞻。朝散郎。次民則。宣教郎。次民獻。通直郎。次未名。而天。凡六人。孫曰璞。曰琢。曰瑗。曰瑛。曰璟。曰瑁。曰珩。曰珪。通仕郎。瑗。將仕郎。瑛。與瑛皆天。凡八人。女長適宣德郎張忱。次適朝奉大夫崔獻。次適文林郎王本。次許嫁未行而亡。次在室。凡五人。孫女長適假將仕郎王頤。次適將仕郎張安老。次適承奉郎范直清。次適承務郎時謙。牧餘在室。凡十一人。曾孫男曰鐸。曰鏜。曰鎮。曰劍。曰鈞。凡五人。曾孫女一人。嗚呼。可謂衆且盛哉。公守應天後。倦于吏治。乃請宮祠于朝。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居許下。日與許下諸老及賢士大夫。以詩書琴弈自娛。凡九年。至政和四年八月。請老于朝。以其月七日卒于家。年八十一。嗚呼。可謂壽考康寧而善終哉。公既卒。諸子卜地于陽翟縣晉臺鄉紫雲原。將以政和六年七月庚申。葬公于所卜之原。而再拜泣血。請銘其墓于東平。畢某。惟某雅與公遊。乃網羅公之行事。與其所踐歷及官封卒葬而爲之誌。誌成以示沛國朱光裔公遠。公遠曰。是皆公之大節也。抑有餘事可以益諸仲游曰。可哉。公遠曰。公在襄邑時。有疑訟。更

數令不決。公曰：何訟之疑而不決如是？第未察爾。乃深探其事，指授而決之，不在意也。後二十年，公守亳社。舟次泗上，有焚薊再拜正直公之舟者，問其故。曰：公在襄邑所決疑訟之人也。指其薊曰：懷此二十年矣。今得見公于此，故焚之一事也。公之子若孫既衆多，而其待兄之子，偲與民章猶己子也。自偲孩提，即教使爲學，舉進士及長，與其子民師皆以進士得第，而偲仕至宣德郎而卒。公哀之，會大禮，當任其孫璞爲官。公輟薦璞之恩蔭，補民章之子瑗。瑗仕至宣德郎，又卒。公又輟薦瓌之恩蔭，補偲之子璿。則晦叔處兄弟間亦至矣。二事也。公性恬安，守正而不肯與物忤。荆公介甫父子愛公爲人，數稱之。公以官居洛，故相高平范公與當時諸老亦愛公，爲人稱之。如出一口。元豐中，神宗皇帝聞其能，召對，面賜諭甚渥。其後出入內外，與搢紳士大夫游，無不得其心者。是宜取大官美祿，以鍾其金玉于家。然官止奉直大夫，任不過發運，所居之廬，纔足蔽風雨，而田園卒歲之外，無有餘者。以此知公仕宦出入中，自有義志在。奉公如私，以愛民爲本，要之稱職無所負而已。則良心尤可知矣。三事也。雖非大節，亦可以益諸某。曰：嘻，孰謂小哉，是亦公之大節也。因并載而爲之銘。銘曰：

凡今在公，治不爲易。厥惟其家，願言則治。趣公如私，昧者不爲。嗚呼公乎，獨能爲之。涇水之陽，滄海之涘。公爲民父，民則公子。孰有孰無，如家壘壘。惟其壘壘，是以煒煒。有子蒸蒸，有孫繩繩。孫復有子，兄子兄孫。兄子兄孫，再振以恩。何斯銘斯，公半古人。

陳水部墓誌銘

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與上官辨事。爲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卽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恢諧笑諠。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爲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他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愛。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卽待死爾。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尙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嘆息焉。其後正議公卒。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乞銘于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卽正議公之從兄。君于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隱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倉部郎中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四月。河大決。澶州濮陽。北流注于海。故寶文閣待制吳居易。方在都水領使者。議欲匯爲東流。隄故道而復之。人多言其非是。而直居易者亦衆。故東流北流之辨。累歲不決。是時故朝奉大夫王公茂之爲都水丞。上言。傳稱鯀障洪水。而河北有鯀隄。則是隄而障之。與水爭道者。鯀也。書稱禹隨山濬川。而孟子稱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淪濟漯。而無一言及于隄障者。禹是也。今折大河之勢而回之。則積芻芟料人力。築隄以居。與水爭道。小淤則小增其隄。大淤則大增其隄。水非徒行于地上也。而又行隄上。則終不免決溢之患。願因水之行善導之。釀二渠。疏孫口。鑿狼村。塞寶濬。以順水之性。無與水爭道。書再上。各數百言。下之有司不省。後竟隄其河而回之。至元符中。河卒決內黃。北去泛濫十餘郡。朝廷治主回河議者之罪。而有司返置公名于主議者中。曰是不切事情。論北而意欲東也。罷公所居倉部郎中職事。或謂公宜辨。公曰。我言在也。可求不必辨。及公之亡。葬且有日。其孤師覺持公上言之遺橐。與宣德郎王叔堪狀。抵公同年進士畢某。泣血再拜而求爲銘。余固以辭不獲。又視公之遺橐。良信。因雜取叔堪所載而銘之。蓋公自瀛州防禦推官。五遷至朝散郎。賜五品服。又兩遷至朝奉大夫。致仕。歷商州洛縣主簿。知同州馮翊縣。監同州阜民錢監。權京兆府觀察推官。知孟州汜水縣事。知南外丞公事。行都水監丞。夔州路轉運判官。提舉利州常平等事。權知兗州。守尙書倉部員外郎。遷郎中。積勳至騎都尉。曾大父諱某。爲起居郎。贈吏部侍郎。大父諱元一。爲職方員外郎。贈刑部郎中。父諱規。爲晉州冀氏縣令。贈朝請大夫。公以

元符三年四月十有三日。卒于京師。以其年七月二十日。葬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金谷原上。銘曰。王氏居孟。徙家河清。諱森者誰。大夫公名。公在場屋。當先衆鳴。決科如掇。益振厥聲。試吏洛南。攝商洛令。公田所入。車數十乘。睨而返之。歸若懸磬。其在京兆。從事以時。陳囚三人。謂死不疑。公猶懇請。讞而生之。既生其囚。復念厥士。有勞靡論。但救其死。李馮二猾。並暴汜水。公往爲縣。猾不少止。李敢大言。我實唐裔。公曰。欺余。創其非是。並馮治之。屏不出氣。元祐己巳。公始奉使。爲南外丞。河洶不制。公趣原武。擊舟夜濟。奮以居前。人恐如綴。有子共行。旁立不避。公曰。歸哉。我乃王事。從決濮陽。遂徙北去。或曰隄之。可使東驚。公實有言。築堤而處。豈不違回。後艱執禦。公言不售。更使劍外。歲饑嗷嗷。民靡所戾。公先下貧。以及一切。廩而蠲之。否則吾罪。既言而行。公遂還矣。東魯巖巖。其政甚美。考公舊言。入朝爲郎。爲郎三載。河決內黃。謂公議北。厥意不臧。□□郎位。匹馬兩童。不趨而跌。固義之中。或俾公辨。公曰。何哉。得之匪求。失亦自來。雖有詔之。吾口不開。入莫與直。謂天或假。所宜百年。以永居下。胡以嗇之一疾而謝。公配張氏。繼者二室。曰江曰賈。皆祚大邑。有六男子。足侈公後。希道師覺。居長而茂。女實半之。厥孫則倍。六十有六。中壽之次。知公有人。匪時之宗。潞公太師。丞相汲公。凡厥高位。我引我庸。欲行而柅。以放于終。伊洛之北。有原隆隆。有水瀾瀾。有山崇崇。窆而銘之。以諗無窮。

西臺集卷十四

誌銘

登封縣李君墓誌銘

某曩以事留東州。得拜右司李公。而與其二子偁、伉游。元豐八年十月。偁自東州來。語某曰。吾有兄。好學而文。嘗事先生姜潛。先生以進士不足累吾兄弟。勸學賢良方正。吾兄亦以其文自負。昔鎮戎失守。吾祖尙書坐貶官。先君年三十。乃詣闕上書訟尙書之寃。以爲失守之罪。在帥不在裨將。而帥韓魏公也。得正其罪。人以爲孝。及吾先君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四年不得代。而魏公適爲丞相。吾兄乃以書見魏公。魏公曰。非敢忘代也。蓋難其人也。吾兄曰。知公者以公爲難其人。不知公者以公爲復私怨也。魏公深納之。而先君始北遷矣。人以吾兄有先君之風。方先君之守扶風也。吾兄疾病且不起。及使河東。召見神宗皇帝。而問焉。先君以實對。神宗皇帝蓋亦憫之。使吾兄而至于今。可易量耶。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吾兄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君之墓次。敢屬子爲銘。曰。不敢辭。按君名修。字適道。趙郡人也。曾祖克明。任虞部員外郎。贈吏部尙書。祖緯。任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贈戶部尙書。父師中。任尙書右司郎中。而君右司之長子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嘗任河南府登封縣尉。熙寧元年卒于官。享年二十九。娶王氏。生子一人。曰暉。爲太廟齋郎。早卒。女三人。長適承議郎江敏。次適進士范某。一未嫁。而君行事爲人。凡如其

弟僂之說銘曰。

學美矣而未終乎志。志美矣而未加乎民。惟其生也。仁人之孫。惟其游也。君子之門。世勇于孝。少而有聞。宜千萬年。與銘皆存。

王彥明墓誌銘

清源王氏之先有諱維清者。爲處士。居河陽。處士之子諱拯。贈官至尙書虞部員外郎。始自河陽徙家于汝。爲汝人。虞部之子諱綬。官至殿中丞。殿中之子卽君。殿中生六子。而君第四。諱曠。字彥明。汝鄭許洛之間。士多治辭賦。從科舉。而君獨狹陋。詞賦不肯學。故以未嘗事科舉。專爲長短歌詩。以自娛。多或數百言。初若不經意。及成。雖宿學不能過也。爲人敏捷強記。讀書纔三四過。卽不忘。輕財尙氣節。遇人緩急。雖傾困帑以賙之。不辭也。虞部君無恙時。有田在其郭東。雖稍治而未盡其地力。殿中君久宦。不遂欲歸汝。而郭東田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乃使人謂諸子曰。吾欲歸而田不治。歸患不足。不歸非吾志也。君年纔十八。卽奮曰。是我職也。因募人翦伐其荆棘。墾除其蕪穢。糞治力耕。期年爲上。田歲入十倍。殿中君遂致其官事而歸。日與賓客置酒高會。供帳食飲甚設。皆出于田中。殿中君乃喜曰。使古人爲子。不過力于仕以祿我。而吾兒力于家以歸我。豈少也哉。是時殿中君年五十八。君年二十三。經紀家事。惟君之所爲。議論詞章日進。而君忽病。遂不起。君卒後五年。殿中君亦卒。然王氏居汝。遂爲大家。內外幾千指。而郭東田至今不廢。元符中。余來居汝。汝穎之間。亦有田可以糞治。輔益吾生。而患其力不足也。故余雖閒而

未歸。欲于門中求如君者。從事于田以歸我。蓋未見也。及君改卜有日。其子霽屬余爲銘。余忻然爲之。有以哉。君卒于熙寧二年五月壬子。改卜于大觀二年二月甲申。與其室宋夫人合葬。有二子。長曰駒。後君十年卒。次卽霽也。與余游汝。人以爲長者。銘曰。

山蟲蟲兮水洋洋。中有人兮汝之良。學不爲仕兮言成章。履田如職兮親裕而康。以一室兮信一鄉。命雖不淑兮家則昌。新邱故里兮其銘其藏。

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爲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于鄭之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爲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澶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眞宗皇帝。薨于位。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卽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于州縣。而公仕宦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爲武興、洋州、東陽、岐、衛、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爲司徒。贈其母趙氏爲榮國太夫人。兄嫂姪及姪之子。生養卒葬。次爲嫁娶者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勳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耀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書判官、太府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

西州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衛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爲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愠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爲必有通事然所治整飭吏民信愛興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爲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于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爲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道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運使韓公縝謂公曰賢者何自爲酒吾幸得出入朝廷爲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于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爲便願公止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旣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奉親至此親意旣已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縝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故資政殿學士張公璪守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嘗論公爲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宦四十餘年知交滿朝若階以進取甚易而公不爲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視公爵爲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昌黎韓公輔河南趙倣而仲淵兄弟復有十一男子每歲時起居爲壽公坐堂上三子十一孫成列再拜于前公笑而頷之晚節之慰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于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豫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其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

父成之墓。仲游曰。然則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爲也。銘曰。在昔冊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復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洵厚且和。克恭以濟。不棘不求。匪遷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魏國王夫人墓誌銘

故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高平范公之夫人王氏。大名人也。曾大父諱祐。爲尙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大父諱某。爲尙書兵部郎中。贈太尉。父諱質。爲天章閣待制。而宰相魏國文正公者。乃天章公之伯父也。始天章公與范文正公相友善。約以兒女爲婚姻。夫人其長女也。以歸高平公。而以次女歸今右丞公。夫人生長于王氏貴盛之時。天章公愛之。居處服用幾于侈。而范氏自文正公起家。卽每事減損。以爲法。雖貴不肯改。居處服用甚約。及夫人歸范氏。人憂以爲不能安。而夫人至。則如未嘗生長富貴之家者。人始賢之。其後高平公仕于朝。益自菲薄。以收宗族。將濟人之緩急。而夫人行之于內。亦均節。有無于上下。雖族屬數百。指無異言者。高平公旣貴。有祿錫。夫人更推財以贖內外。凡男女之孤。無所歸贖。高平公爲之婚姻者數十人。洛陽衣冠家有女子。因其家破。爲人所略賣。夫人聞之。急推金帛以贖之。爲具衣衾資裝以嫁之。于是宗親內外。益以夫人爲賢而不可及也。元祐中。高平公爲宰相。夫人以命婦入見禁中。太皇太后聞夫人之賢。賜夫人坐。問勞慰撫之尤盡。至不用常儀。張椅置足牀。

使夫人坐。夫人不敢正坐。太后揖之使正。夫人不敢登足于牀。太后揖之使登。是時高平公數求去位。因詔夫人勉高平公無求去。且曰。帝富于春秋。大臣耆宿。未可去也。高平公既終去位。以論掾元祐大臣呂大防等謫隨州。繼以散官謫永州。夫人隨至永州。一年薨。壽六十八。實元符元年六月三十日也。夫人之子男五人。曰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而正民、正路、先夫人卒。女五人。適崔保孫、莊公岳、司馬宏、蔡穀、郭忠孝。而崔氏、司馬氏二女先夫人卒。歷封同安縣君、同安郡夫人、英衛、燕、魏、四國夫人。夫人薨後二年。高平公得北歸。今天子乃盡復高平公之官爵。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歸潁昌私第。歸後五月。高平公亦薨。其子正平、正思。乃以其年四月十日。舉高平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之原。而以高平公之治命。屬其門人畢某爲夫人之銘。某從高平公二十年。謂公以忠義世其家。得盛名于天下者。公之所固有也。及聞夫人之事。然後知公所以得名者。夫人有助焉。蓋夫人天性簡儉。治家嚴。而以恩行之。頗知出處進退之大致。高平公爲御史諫官時。數以言事斥逐。家事益落。夫人無險易。若皆安之。時勉公以國事。不及他也。後居相府。公不改平素。而夫人亦不事文繡衣服珠玉。至于輕財樂施。汲汲賙人之急。如恐不及。則其性雅與高平公合。故公一心國事。無所內顧。所得盛名于天下者。夫人之助豈微也哉。以是而銘夫人可矣。銘曰。

夫人之出。有闈其門。皇祖伯父。實惟相臣。歸于范氏。文正公子。亦爲宰相。二家之美。夫人不顯。淑德令儀。合其宗親。仁以濟之。宗親如一。施及于外。以成其家。夫人之志。吾道旣南。靡不居晦。夫人從焉。雖歿而在。

歸祔夫子。孔安且正。銘以昭之。夫子之命。奚以傳之。必有餘慶。

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其上世嘗顯功名于建隆開寶之間。號爲勳臣。夫人年十有八。歸王氏。爲故秦王審琦曾孫。西頭供奉官堯善之婦。生二男四女。而一尙皇叔。故贈太師尙書令荆徐二州牧魏王。爲潭國夫人。因得召見禁中。賜冠帔。元豐二年。魏王有疾。神宗皇帝與慈聖光獻太后。宣仁聖烈太后。皆幸東宮視之。疾少間。潭國夫人入謝。詔問其家世。贈供奉府君成州團練使。封夫人。延安郡太君。魏王亦爲夫人起大第于里中。而子溥又賢。好學通書爲文章。以從科舉。夫人益自慰。乃捐金帛。賙其宗族。及賑施里中之不能自存者。而居家嚴飭。不妄喜笑。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未嘗爲戚里間事。元祐九年三月九日。以疾卒。卜其年月二十九日庚午。葬于河南府永安縣蘇村秦王之墓次。溥之遭夫人喪也。東平畢某往弔之。拜首稽顙號泣。自云罪罰不孝。以喪夫人。不自死滅。尙惟後事之圖。今葬有日矣。事嚴而迫。願以誌銘爲屬。乞哀而許之。按夫人曾祖諱繼旻。左藏庫使。祖諱崇雋。洛苑使。賀州刺史。父諱武仲。三班借職。世居鄭州之管城。夫人之男長曰涇。先夫人卒。次卽溥也。皆右班殿直。女長適皇叔寧遠軍節度使鞏國公宗祐。封永寧郡夫人。先卒。次適應天府虞城縣主簿趙彥。次適皇叔龔州防禦使仲憫。封靖安郡君。亦先夫人卒。其幼卽潭國夫人。潭國爲神宗之弟婦。今上之叔母。宣仁聖烈太后之子婦。則其母亦不賤。而夫人乃持麤菲食。勉其子以儒素。賙宗族。賑閭里。以清淨自娛樂。非賢夫人能若是乎。夫人年六十九。一孫男。三孫女。

其孫男名伯鸞云銘曰。

維王氏有造于國。以基厥家。侯王間起。踵成其華。夫人何歸。秦王之裔。生子何從。魏王之配。子配魏王。有煒其芳。英祖宣仁。實爲姑嫜。夫人爲母。不泰而約。匪車輿是借。以約爲樂。矧其有子。敬恭朝夕。夫人燕之。旣壽且懌。匪夫人是銘。孰爲茲石。

田孺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九月。故宣徽南院使郭公仲通之子忠諫。戰歿于永樂。其室田氏孺人。年二十七。旣終其夫之喪。父母欲奪而嫁之。孺人守義不許。事其舅姑。及宣徽公薨。衛國太夫人寡居而老。以嚴聞。孺人事之弗懈。雞初鳴則起。味爽而至。衛國之所問安以侍。不敢退。食飲非孺人所調。視不舉。衣服非孺人所紉。製不服。起居上下。非孺人扶承不適。及夜。振牀布席。起衾篋枕几以告。衛國臥。孺人俛而覆之。乃退。至雞初鳴。復起。以爲常。衛國曰。是善事我。乃使孺人主其內事。方孺人之寡也。其子體仁數月。以父戰歿得官。及長。調監南京楚丘縣酒稅。衛國命隨其子之官。孺人辭不可。乃使體仁自之官。孺人但往視之。三月而歸。曰。我去衛國之傍。三月如三歲也。衛國益老。孺人事之益盡。不復歸其室。夜分而寢。不離衛國之側。張半牀。席不帷。孺人旣白首。衛國尙無恙。孺人起恭起孝。猶如初爲婦時。及衛國薨。孺人哭泣思慕。二十一日而得疾。七月而卒。年五十八。故洛城之人。識與不識。皆曰。田氏之子。郭氏之婦。其孝可稱也。孺人之望出鴈門。自元魏至唐。家于京兆。今爲京兆人。故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諱守度之女也。年十六。歸郭氏。生二男。

子四女子而寡。未寡時，長男已卒。未名，次卽體仁也。今爲從事郎澤州司戶曹事。旣寡而老，始嫁女娶婦。長女適朝散郎尙書戶部侍郎王革，幼女適從事郎河中府滎河縣丞呂輔修，而其中二女未嫁卒。有四孫，曰申義、好義、與義、和義。孺人之卒，在政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其葬在閏四月二十二日，其葬之地，則河南府洛陽縣金谷鄉郭氏世墓之次，祔其夫之兆，實南化張里之原也。孺人之初病也，猶經理家事，及病日侵，乃手自䟽家事之曲折，以告後人，且曰：我爲嫠婦三十年，事衛國四十二年，衛國之撫我厚，故我不敢不盡曲折以告。已而曰：我嫠婦之薄于命者也。一子四孫，是所有也。他無以累後人，人憫我，欲爲一堂以居我，可姑止。我安于廡下久矣，奚以堂爲？遂以孺人手䟽從事云。銘曰：

柔令婉嫠，洵穆且都。有厥家兮，警戒靜專。誓而弗渝，天厥夫兮。左右後先，靡寧靡居。燕厥姑兮，姑之燕矣。嫠之愉矣，姑之逝矣。嫠之痛矣，何痛不已。嫠之盡矣，維其盡矣。是以銘矣。

清源王太君宋氏墓誌銘

清源王君之夫人宋氏者，汝人也。周顯德中，太子太師彥筠之六世孫也。父諱輔臣，祖諱寅，曾祖諱文蔚。或仕或不仕。夫人年十六歸王氏，二十二而寡。季父清臣嘗欲奪而嫁之，不可。至五十九而病卒于汝城中。之里第，初余來居汝，與夫人之子霖兄弟游，比今幾十年。故夫人之病也，往問之，卒也，往弔之，而霖因屬余銘夫人之墓。余雖知其賢，未知其事，以問霖。里中有道者，里中人曰：夫人之喪，其君子也。年尙少，縑衣無飾，以事其舅。殿中君姑長安君不怠，舅姑有祀事，簠簋非其所羞，不以祀。舅姑有賓客，籩豆非其所

烹飪不以進。雖舅姑沒不衰。殿中君生六女。皆嫁傍近士大夫家。貧不給。夫人調護之甚厚。不能自任。則廩之。舍止未定。則爲室廬以招之。有緩急。則推金帛以調之。或致謝焉。則曰。此舅姑之所以庇後人。也不爲諸姑費。則異日無以見舅姑于地下。奚以謝爲。夫人之君子有兄。亦蚤世。姊姒之間。相與如姊妹。故霖之從弟霖。亦相與如親兄弟。而凡在夫人之門內者。無小大皆閭閻如也。遂爲孝友之家。至于整比家事。動有法則。薄衣食而厚賓客。雖僮御未嘗以聲色使之。則猶爲夫人之餘事也。余曰。嘻。然哉。吾有聞焉。吾有見焉。凡里人所道者。余亦聞之。而夫人之家。內外千指。邸第稱是。用以自厚。無不可者。而夫人之終。無新衣焉。製衣而斂。此余之所見也。以所見而合所聞。則夫人之事。無可擇者。遂銘夫人之墓。余銘夫人之墓。在改歲後六日。去夫人之喪四十日。其葬後。余之銘二十七日。實大觀二年二月三日也。夫人之君子諱陳。二子七孫。其長子曰闕。早卒。次卽霖也。其孫一男子。六女子。孫男二歲未名。孫女以次適人矣。其葬之里曰王道。鄉曰新豐。在汝梁縣東十里云。銘曰。

夫人之歸。灼其華。簠簋籩豆。孰與加。縕衣恤緯。矢靡他。燕及諸姑。亦孔嘉。里中之衆。不汝瑕。端以孝友名。其家雖不百歲。庸何嗟。

仁昌縣太君李夫人墓誌銘

蠡遊洛孟之間。觀書于慕容氏。得會稽顧臨所作隱君之誌。言隱君築室河上。終其身不仕。御家合族。資生之具。一皆有法。而上下均一。不見聲色。閨門之內。整于公府。因廢書而嘆曰。隱君治家之管仲也。賢哉。

後吾以中子娶隱君之季女。頗知其夫人亦有賢操。躬自減損。而調護門內之人。小大曲盡。始悟隱君以治家成名者。夫人有助焉。及夫人終。養而葬。其孤泣血。屬予爲銘。得所書行事一卷。觀之。言夫人幼失父母。而知哀。長與兄嫂。而知順。教子而子好學有成。教女而女嫁人。皆爲賢婦。與其姊安福縣君同處。陳氏之門。而知相尊愛。終安福之身。如一日。兄喪。嫂孤貧。不能自生養。夫人存問資給。而終嫂之身。如一日。則又廢書而嘆曰。豈特隱君者治家之管仲。而夫人亦隱君之孟光也。蓋夫人之性。和而有禮。寬而有法。平居未嘗與人忤。而人忤之。則嘿然不知校也。曰忤而校。是與忤我者等夷也。推此心于門中。門中其有不順者乎。然陳氏自唐歷五代。至今合食共居者幾二十世。家數千指。非世世有賢子。而又有賢婦。豈能也哉。而夫人卽吾所見之一人也。是可銘也。夫人姓李氏。故光祿少卿晟之子。皇祐五年。歸于隱君。年十七。大觀元年。以子恩封仁壽縣太君。三年正月六日。以疾終于里第。年八十。卽以明年正月丁卯。歸祔于河陽縣太平鄉北閭里隱君之墓。子三人。女四人。孫男女八人。長子曰立之。奉議郎通判齊州。仲溫之。季至之。皆爲名進士。女長適朝請郎文維申。次金部員外郎范域。次翼城縣丞李操。次均州司理參軍畢大亮。而文氏畢氏二女。皆先夫人卒。所謂隱君者。名安禮。字正叔。以行義居鄉。可出而處。故號隱君。贈太尉諱貫之季子也。銘曰。

陳氏之系遠矣。合百室而與居。非子子婦婦而繼出。安能傳世十九而同廬。隱君之賢。吾所聞也。既有誌之者矣。夫人之賢。吾所見也。其可不誌而舍諸。少而知哀者性也。長而知順者義也。況又能親其親而恤

孤隱君之阡。比于皇姑。夫人從之。其安只且。

畢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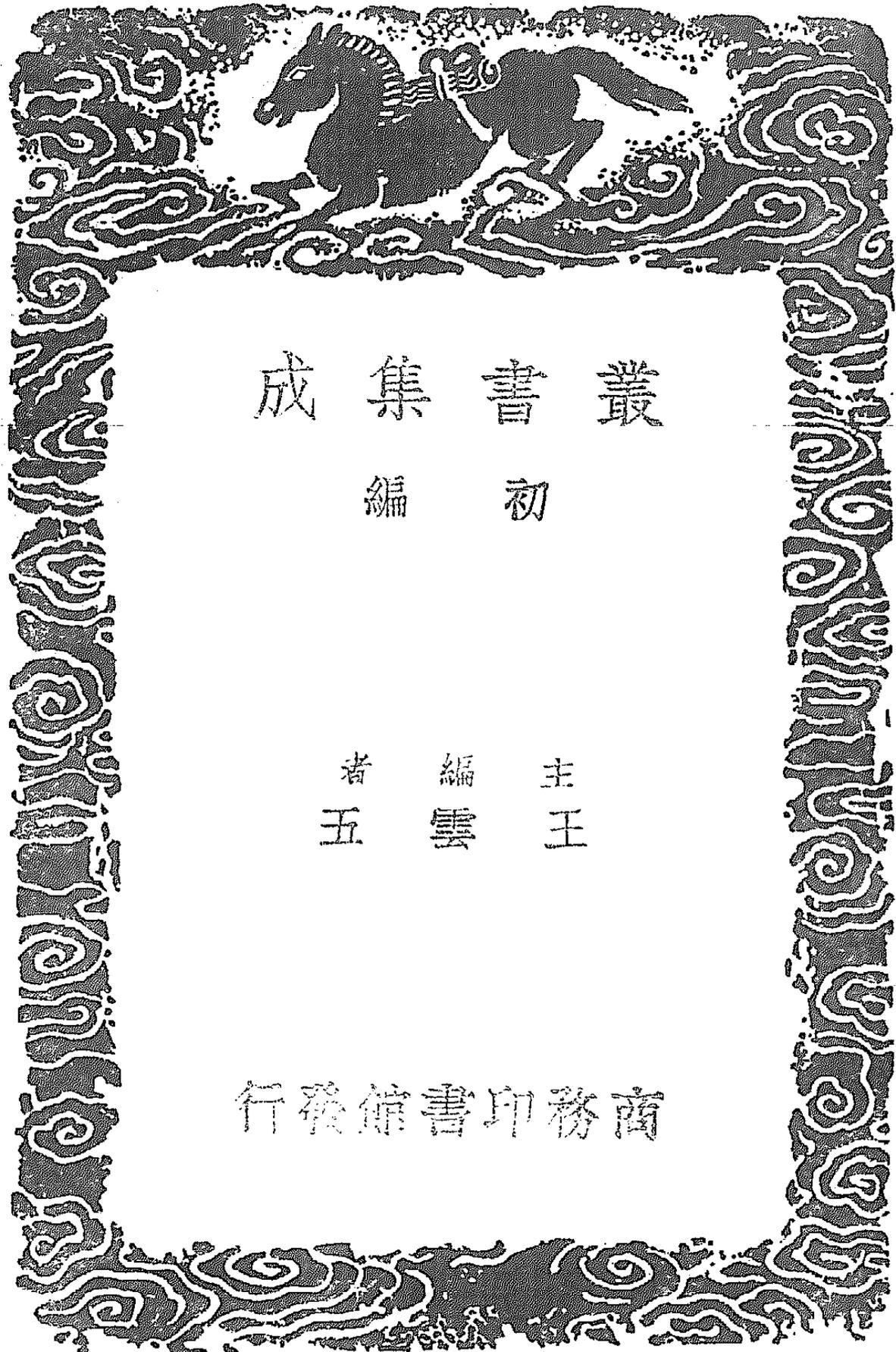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蓋嘗許歸于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于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于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某序而銘之。銘曰。奚厚而質。奚嗇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3
1
944

西
臺
集
四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西 臺 集
(四)



3 0649 797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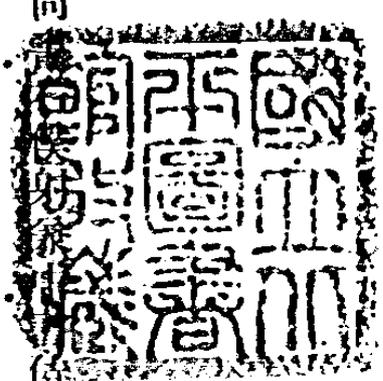
畢 仲 游 撰

西臺集卷十五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爲右正議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爲右正議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爲人外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爲相也。及爲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爲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爲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爲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真宰相矣。然則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爲宰相九年定册安宗廟隱然爲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爲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爲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



080
112
2:1948

郎神宗皇帝卽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申令所載。以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爲庶孫。旣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其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荊公介甫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邇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願皆無所輕重。卽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爲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爲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爲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爲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彥嘗使遼。遼人信

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勳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拄之。及還。資睦誦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期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

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爲禮部尙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絕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絕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文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疋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常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罷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爲戶部尙書。而元祐會計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權酤征商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于戶部。公復上言。自上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侍省。付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尙書左丞某甫去位。卽以公爲中大夫。守尙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呂大防。關右人也。喜用兵。故

西師尙未解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爲危事。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于境外。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爲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爲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皆今日尙書侍郎給舍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爲相。卽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滎鄴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師鎮及定武。寧熙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亦爲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慊公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尙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晡臨。道路相傳曰。召公矣。又

曰。公今來矣。及上卽位。以吏部尙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騖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摹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開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爲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爲己蠶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矣。願陛下旁采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爲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砦。若碧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

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爲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爲一。願陛下試令有司考其用兵以來之費。出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爲吏部尙書。未拜而爲門下侍郎。爲門下侍郎踰月。遂爲相。命旣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蠶萌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于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尙困追償。方當大有爲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旣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旣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敘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數是也。自章惇爲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爲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

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卽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爲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于今日也。是歲郊天。爲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爲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爲。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籋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搖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滄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滄鄆。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

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馮詢。王傅約。王朋約。有既嫁而卒者。孫曰肖胄。肯胄。膚胄。完胄。宏胄。安胄。寶胄。膺胄。昌胄。莊胄。昭胄。曾孫曰餘。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內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戶。出入爲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爲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疽殞。賈誼忌鵬。張昭塞戶。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顛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聞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

豈嘗知開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察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與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問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顏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敘感而已。則良爲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西臺集卷十六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尙書。諡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

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令。鷓鴣能言。爭以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鷓。由此禹偁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而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註】事見公集。寺詩序。清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卽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牆坊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三年。諸左右向以左拾遺召公。

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卽位，遂授尙書工部侍郎，祕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尙

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旣興。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卽須千數。散亡抄掠。尙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糜蠶。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鴛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尙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撓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

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旣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瀧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輅親行。駐蹕瀧淵。以見武節。然瀧州郭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瀧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註】上令石普以書答而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獯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旣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瀧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瀧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瀧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

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寢。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牛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昇疾從行。真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愛。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既行。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囚已論死而雪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己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

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與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卽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衛詔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爲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原註】王禹偁作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若于儒禁。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卽知修飭。爲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爲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卽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卽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贖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遑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真宗皇帝而奏之。且曰。陛

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緡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旣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微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違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贖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濱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

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尙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

【原註】代陳知默撰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衛少卿。憬生構。構爲吏部尙書。卒諡曰景公。構爲鄴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垆。垆與增。垆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垆生鎬。鎬銖。銖銳。四子皆不仕。而鄴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爲汾州長史。凌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爲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護送。旣出關。卽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扈彥珂微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衛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卽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嘏。韓丞。王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諡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衛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

喪然後出。衛尉既老，居濰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煥、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濰陽，相與游，驢甚。聞于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人也。後徙鄭，今爲濰陽人。公大父真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爲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于是復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易所賜，官吏愕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姊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母關夫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考居濰陽，公請爲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煥亦老居濰陽，其子稷臣又請爲宋城令，得請。濰陽人更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得請，宜辨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願可辨哉。」默然不辨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第往，吾行召君矣。」公亦欣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召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歷二年，衛尉監兗州仙源宮，公請爲兗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

果行。還詣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奚賴于堯。吾以并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衛尉白首留仙源。請堯者以仙源故也。今并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詣丞相府。丞相曰。貝兵盜發。新解。朝廷以見爲恩州者。滿歲則遷。通判如以恩與君。君亦行否。公曰。辭。并請堯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并與恩同。而往就其遷。是委親欲遷也。某不敢。恩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願復某堯州。是時參知政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旣罷。庠曰。見利不就。以篤于親。此孝子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堯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堯。侍讀學士劉湜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爲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旣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戚舜元且慚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爲通判。大喜。堯獄非公聽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湜與公論。湜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公旣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後得其賊。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稍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書奏不報。公去堯。三司使田況薦公黃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爲。公難之。田況知公弗使。復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紘。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并及其不法事。辭頗聞。紘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誤。今國中口語奈何。獨可與公首

爾公曰。某任希道。非能太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爾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求其任者。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紘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爲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益腐。刑日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衛尉喪。屏居濰陽數年。復起爲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輩五六人。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羣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卽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得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願。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于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詣闕上書。且言穎上守令無狀。皆謫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爲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穎上故善地。猶致盜如是。壽陽。穎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卽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爲然。公故于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爲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

過淮陽。請舟于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爲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人耶。公曰。沔。麤將也。貴爲兩府。朝廷雅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安可以不送也。奚爲厚焉。沔聞之。始慚服。公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于壽陽。公自爲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衛尉曰。宋爲宰相者多矣。畢相向有陰德在子。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中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湜。五人爾。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于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爲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爲光祿少卿。嘗請官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官有便。衛尉者。卽仕。否卽不仕。衛尉守溫州。公卽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濉陽。公卽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卽請兗州通判。光祿自濠徙無爲。衛尉從之。公卽提點淮南茶場。自爲通判。十五年止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來。絕不爲生產計。公仕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祇速其敗爾。何益。故終身以貧聞于人。而不自以爲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賞。亦無絲毫譴謫。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爲詩。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激。有觸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大理寺評事。上祠汾陰。賜緋衣銀魚。遷

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糧料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年。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部郎中。終衛尉喪。通判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娶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偃。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陽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尙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真見公所爲甚實。嘗與公爲道義交。諸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謚居東平。畢氏始爲東平人。而謚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尙書。謚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之四世孫諱士安。仕本朝宰相。眞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謚文簡。卽君之曾祖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爲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煥。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爲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衛尉卽仕。弗便衛尉卽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爲陽翟興學。旣

請于朝。乃勅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徒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橫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爲縣學。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授我。我爲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宣言丞相之爲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于民。丞相果疑之。卽復勅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于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弗預。及歸。令不知所爲。謂君曰。吾欲上府辨于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辨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卽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于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爲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于我猶是也。及爲君捕繫。猶曰。無害。恃其能。數以詞辨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就中第。補潁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申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皆知君。交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卽以君爲中書刑房檢正官。俄遷戶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榷民糴米爲贏。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榷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淮市易得私其贏。以爲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弗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爲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未榷糴米。

之前。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權之後。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權之前。酒戶爲坊者多而停者少。旣權之後。酒戶爲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甚。市易徒與戶房。以言語返復相詰。及得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權事。改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北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又中。敵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晢。髭眉如畫。辭令溫雅。敵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爲度。製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總使契丹。契丹主猶問曰。畢少卿何官。今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爲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爲人詳慎精密。卒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爲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卽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局。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爲主。凡從中間某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爲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爲考官。故不知。上卽詔君罷考事還局。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祕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卽留除命不使受。而爭于上前曰。畢某以祕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卽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卽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

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爾。是當得爾。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于後周。備于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羣有司以疑問于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卽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翼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常補子一人爲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蒂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爲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爲人溫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旣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年纔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爲棺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當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眞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公之像于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爲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爲誰。及知。因歎曰：祖孫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帳法。爲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受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采。尙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于鄭州管城縣廬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

四 蚤 集 卷 十 六

敢 書 其 大 略 以 告 銘 者。

西臺集卷十七

祭文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哀策文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太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崇政殿之西階越明年正月遷祔坐于永厚陵禮也叢殿帑空祖庭燎晷雲似卻而復凝月雖輝而加慘孝孫嗣皇帝臣某臨遣奠以興哀瞻振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挾輻而若駐羽衛罷闕神儀布路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其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逾于前有系自姜源深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瑞日符是興太母於鑠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傲元豐末命帝命惟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奩無片玉房闥不出四海在目信義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咨宗蕃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私廟謁靡行外朝靡踐池禦靡臨惟正是勉服御靡心惟惡是善庸爾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次于是爰茲治運寢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化理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遭厲坤軸軋以夜摧月輪翻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怛尙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

髣髴兮。爐烟未消。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遙。萬乘號慟。哀纏九霄。千官縞素。雨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機罇盈兮。未忘于平昔。龍綽動兮。難留于須臾。翼八翼以爲衛。陳六衣而汜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遡洛澗兮。嗟備物之如在。逾鞏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已兆于真宅。松柏猶疑于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蟄。金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來于萬國。寶座閉兮。惟朝于百神。魚爲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內則于三朝。貽素風于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宜大書而作冊。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祭太師潞國公文

元豐四年。公以太尉留守洛都。某實知長水縣事。長水。洛屬邑也。始識公。而待某加于等夷。又二年。公以太師致政。入覲神宗皇帝。某時爲倉官。復得請謁于京師。及聞神宗皇帝作詩以餞公。自丞相以下皆有詩。某亦爲詩四百言。以紀公之行事。時公年七十有八。號太師。豈惟在廷之臣。無出公右。而上世之臣。亦少出公右者。惟鬻熊爲文王之師。年九十。故某之詩。嘗以鬻熊祝公。而公之壽考名位。卒過于鬻熊。則舉三代以來爲人臣者。殆無與公比。今公捐館舍于西洛。其如傳說之爲星。臺駘之爲神。梅福之爲仙。不可知也。是無足恨。而四方萬里道路之人。皆咨嗟涕洟。不謀同悲者。非公人人而德之。蓋失天下之大老。不能不悲爾。況某嘗造公之門。又嘗升公之堂。望公之顏色。接公之話言。豈可僅與道路之人同悲已耶。故凡以道德功名崇高富貴。與夫康寧壽考。略見于前日之詩者。不復載。而載夫詩之所不及者。爲文以祭。

公。然則某之所以祭公者。其異乎人之祭公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司空呂申公文

昔在真宗。文穆爲政。內舉兄子。是爲文靖。文靖之起。實相仁宗。三入之榮。禮如伯父。文靖傳公。公復名世。合德裕陵。相今皇帝。西樞舊臣。北門學士。司徒司空。上公之貴。誰實爲之。父子兄弟。名聲焜燿。軒冕峩巍。世有令德。所以將之。請言公德。翼翼繩繩。至仁至靜。至忠至平。國有大事。疑而未成。羣疑四起。雨電雷霆。趨舍相異。水火交興。公徐一語。不折而明。氛披霧霽。風斂波澄。雖有異論。莫公與京人舍公就公出人處。逮公還朝。文正是與。無遠無近。云司馬呂。作之營之。所以具舉。徐之寧之。所以按堵。公所從事。官人以敍。大法以明。繁文以去。爲著爲鑑。爲棟爲輔。公所無事。風俗以固。禍亂以銷。蠻夷以附。長善興能。勝殘去侮。矧公平昔。惟德之名。山爲其重。淵爲其清。三十四十。有煒厥聲。六十七十。邦家以寧。以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遊而無取。我實辱公。透迤紆鬱。逮公之終。公旣終矣。道亦崇矣。豐功偉烈。莫形容矣。遺德餘勞。被無窮矣。失聲而慟。士斯同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故相曾魯公文

維元豐元年。歲次戊午。某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中魯國令公之靈。在昔仁祖。公爲元龜。典謨告教。公實贊司。制度名法。公嘗總持。北門西掖。斗星昭垂。中國夷夏。衡繩不欺。昔人之言。道無拾遺。公守鄭國。斯言也宜。昔人之治。桴鼓不鳴。公尹京兆。大成其名。智深而通。事核而練。非徒傳聞。

亦某親見。公相三朝。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愆。公事不爲。爲而必全。如砥之平。如玉之堅。奪人取人。不損公焉。資之予之。爲公當然。仁嗣未立。公言不疑。定我英考。如山四維。謂公尙武。而不用兵。謂公不武。方隅以寧。公踰八十。實爲上壽。衍食萬戶。公家之富。爰自中年。不疾而康。所好無二。惟德是常。考終于家。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自公之少。衆謂老成。三十四。通駿其聲。五十六。邦家以平。矧復有子。持國之樞。公親見之。近世所無。昔升公堂。言未書紳。今奠公堂。恍如明神。南山取竹。載公之文。北山伐石。勤公之勳。一酌而泣。公開不聞。尙饗。

祭劉莘老相公文

嗚呼。公生北方。少爲國器。如芝九莖。一時之瑞。如松千尺。挺拔其萃。道廣且周。純行以粹。學博而淵。文富而麗。大佩峩冠。衆目環視。落筆風雨。詞場奪氣。遂冠諸生。得名當世。自此直行。志一不二。熙寧之初。作于先帝。或出或舉。可進可退。或默或語。有命有義。元豐之末。召節其駛。橫榻已嚴。專席尤厲。永泰嚮焉。命以三事。衰佩隨之。顯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爲毀。厚忽爲薄。榮忽爲瘁。竟斥炎陬。胡跋尾靈。魍魅與鄰。二童遘厲。索水洋洋。遂與俱逝。嗚呼哀哉。公逝于南。旋殯三歲。三歲之間。九喪相繼。十旆同歸。水陸萬里。行道興嗟。石人亦涕。僅返故山。合窆如禮。非有子賢。未易得此。嗚呼哀哉。念昔曾祖。嘗都相位。景德之初。主臣道契。吏官有傳。未銘于隧。公實銘之。丘山北賜。論德在前。懷恩爲次。紼不共持。弔不同綴。千里寓文。祭公以意。公如明神。則必享是。嗚呼哀哉。尙饗。

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天不可與道。慮不可與謀。昇公之德。以鳴于世。宜利且達也。而貶傷摧剝。流離顛頓。若造化與之爲仇。屈公之身。以厄于世。宜廢且窮也。而名都方面。中臺右省。出將入相。聲名風涌而雲浮。方公之未用也。志于仁而好義。人但知其爲文正之子。及公之既用也。奉其道以進退。人又以爲房魏之流。故每居言路。而舉朝想見其議論。再爲宰相。而行事可著于春秋。蔡忠懷之遇公。素無恩也。乃解相印。捐萬戶。以拯其敗。元祐諸公之得罪。不可言也。而公言之力。寧與之同放于南州。聞其風者。以爲如高山喬嶽。峯竦壁立。凌厲而不可犯。而造乎前者。乃溫恭自下。雍容愷樂。清談疊疊而不休。至于接朋舊以終始。懷宗族而綢繆。力施乎外者已盡。而更勉。心忘于內者有怨而不修。在他人嘗聞其語矣。而公皆自得而悠悠。故年雖耄而縉紳猶願其用。病旣聞而天下皆祝其瘳。矧如某者。挈提于筦庫之賤。待遇如父子之游。言雖往而不棄。時已忤而獨收。宜其扶輿奉杖以娛公于隱約。破筋絕骨以從公于阻修。事旣莫裨于旣往。而公來已憊而可憂。徒拜公于牀下。猶語切而情周。謂歲年之可覲。而乃忽逝而不留。嗚呼哀哉。故老盡矣。名言絕矣。斯民之望。徒喁喁矣。遺德餘芳。誰其記矣。一哀而慟。何嗟及矣。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范忠宣公大葬文

游公之門。士有千百。某所蒙公。不獨其力。方公盛時。左右朝夕。及公謫去。限以南北。莫持莫扶。恨何有極。公歸未幾。棟壤山坼。欲贖前恨。而不可得。尙期遠日。送公安宅。庶比役人。執紼與紼。乃以王事。一東一西。

心實往矣。而形則靡。矧聞改卜。四月是期。倉黃遣使。文不及思。惟公名德。百世所師。天子所敬。庶民所宜。昔嘗有言。姑以塞悲。今不復云。言奚足爲。前恨既往。後願亦違。臨風隕涕。敢寓一辭。百年之後。從公所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宋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修史龍圖諫議宋公之靈曰惟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纈粟芳華敷芬不偏不倚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書不觀游談恣縱苟偷目前卷軸一富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波瀾孰爲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網條而公之腹牢籠并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爲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林而公第一矧公字書有法而妍虞薛歐褚聲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表誦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爰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日儼然丁寧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顯而盛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尙饗

祭游景叔龍圖文

彘歲識君。靈州之役。晝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席。同甘邊馬之塵。僅免戰場之幣。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聞月夕。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賒于歲月。韓車載旄。已聞于窀穸。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違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范德孺侍郎文

彘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瀚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慙。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鎗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能。屬韃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囂。家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奸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公若不然。公不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宰相爲兄。公又崛起。岌巖崢嶸。宜繼一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寇敵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人琴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爲矣。予末小子。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

嗚呼哀哉。尙饗。

祭韓贄文

昔仁祖之在御。合中外而多賢。其高才碩德。功名道藝。固不可以縷數。而仁厚忠信。寬和亮直。始終如一者。有如公焉。方斯之時。士或以爲常爾。而流風遺俗。日日以遠。人方歎息于當年。蓋世臣舊德。今止十數。而或出或處。若經星常宿。隱見之昭然。況陰陽寒暑。日夜相代。有莫得挽以留者。而東海之瀕。歷山之下。又聞丹旄之翩翩。譬如岐陽之鼓。鄒嶧之石。其古文大篆。略有存者。而風腋雨蝕。寔尋磨滅。僅存一二于人間。雖清名遠識。純德懿行。自可以不歿。而懷賢感舊。悽涼悲惻。則惟涕下而無言。寓一觴于千里。魂髣髴其居前。尙饗。

祭范子夷文

忠宣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爲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宣。義陽之城。子夷一見。兩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前後三紀。可量此情。中間出入。化離合并。我廢于北。子夷南行。過嶠至海。百驛是程。妻喪子失。始還其生。邂逅相遇。血涕交零。如夢之怪。覺極而驚。已而大飲。長嘯且歌。言終此身。期百相過。曾不再見。疾猶湧波。崩騰而逝。未如之何。嗚呼哀哉。我哭子夷。豈但哭亡。哭其承家。義勇靡亢。中朝之詔。明著于章。臺獄之峻。獨身以當。一斥萬里。歸而徜徉。百阨皆具。謂年可長。今又不壽。漫漫彼蒼。惟名不隕。九原之光。尙饗。

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爲可傷。嗚呼應之。宜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謗譏災疾。低垂連蹇。不釋于下位。而孤兒幼女。婦孫臧獲。僅飽于糟糠。豈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于施設。至于私門之願。子孫之計。亦終負而不償。嗚呼應之。嘗悲人之死矣。謂區區于是非。屑屑于得喪者。爲可笑。而吾復悲應之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真不足以芥蒂。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閒。抑知與不知。同歸于盡。兩失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交游執友。失聲出涕。雖與臺隸卒。亦歔歔感慨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于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泣。固人情之不免。而死者生禍福。則難問而茫茫。伏惟尙饗。

祭范待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既不墜文正公之法度。而生子復能自奮發。入爲天子從官。出總邊吏。號賢帥。人皆曰太夫人之教也。夫人治家。旣率循其先世。教子又貴爲時名臣。近代以門戶爲事者之至願。而況錦衣華髮。享其榮祿數十年。至親屈天子之使。褻恤于家。則雖亡有不亡者。某爲太夫人之子。待制所知。未得上堂再拜爲壽。而遽聞訃音于千里之外。是宜有以相待制公之哀。則酒醴殺藪之奠。垂涕洟而送之者。豈無從出哉。伏惟尙饗。

代范忠宣祭伯庸文

某昔謫安陸。與公際會。公德剛明而志樂易。納我于仁。援我以義。因得盡心以濟公事。公事之餘。尊俎相

對談笑詠歌。陶陶天地。遂得婚姻。以永今世。賢如溫國。實公之季。公友而愛。同胞異氣。而視老夫。貴與相似。季也入朝。四方厭然。公髮如雪。行居季前。都人觀之。頂禮道邊。季留京師。相我天子。公返于夏。康強蕃祉。維國之正。與家之治。清德蓋人。高名絕類。夷齊以來。有公兄弟。丞相云亡。我則憂公。及聞公訃。與憂適同。憂既往矣。而哀在中。中不可見。作文以通。從斯日遠。君子之風。嗚呼哀哉。尙饗。

代范忠宣祭提刑張師民文

嗚呼師民。今復何言。不摻公袂。而奠公壻。我謫于申。實公所部。山城草野。嵐煙毒霧。我匪公舊。公非我故。慷慨留連。相知之暮。念公之明明而有容。忘情燭理。惟道之中。念公之材。才不病物。舉措操守。惟義之恤。淮濱穎尾。嵩皋汝川。童兒野叟。猶知公賢。公德既厚。公疾不年。理不可請。則歸之天。嗚呼師民。尙饗。

代范忠宣祭蔡浚明文

人有所懷。失則茫然。況于生死。親舊之間。君也昭昭。凌厲奮發。每將騫騰。則必顛越。十年之中。進寸退尺。謂君永長。乃其所得。云何半途。不行而蹶。事既移矣。人既非矣。高才令譽。若徒爲矣。寓言數十。隨涕洟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仲兄舍人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差知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己巳之歲。某罹家禍。以墳墓之故。

獨居于鄭丙舍。內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馮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于吾兄之兒女。不知得于何人。出于何書。而誰教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某使宗親內外。說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喪而卑喪從之。不一一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而嫂氏移書宋匪躬家。反使勸某。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內外大小。凡舉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鄭人知之。而爲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嫂氏旣悔之。歲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某千里。偶得會葬于此。平昔之恨。庶幾少弭。惟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尊主之德。早歲家無儻石之儲。教養諸弟。嫁諸妹。宦學婚葬。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于時。雖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爲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早世。不得殫見于事業。故塗京城之南。十有五年。而後克葬。豈皆有命而復有時耶。追念疇昔。言悲心怛。姑陳野祭。以寄臨穴之哀。尙饗。

省墓祭文

維年月日。孫朝散郎。新差知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專提舉黃河掃岸護軍。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高祖太師。高祖妣太夫人。皇曾祖文簡令公。皇曾祖妣楚國太夫人。皇祖侍郎。祖妣郡君。皇叔祖侍郎。叔祖妣郡君。皇伯光祿。伯母郡君。皇考銀青妣永嘉郡夫人。妣馮翊郡夫人。某近蒙朝廷牽用。改守奉寧之官。在塗來覲阡壠。恭陳野祭。祇合明靈。雖入里下車。具存于先訓。而過家上冢。寔賴于國恩。矧如父母之邦。更此松楸之託。敢忘惕厲。以墜家聲。尙饗。

祭代州祖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七日庚戌孫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騎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諸祖府君太保太傅諸祖母鄧國韓國代國夫人之靈某承君子之澤食祿于朝待罪河東來訪阡壠年祀寢遠潛德逾新松檟雖亡遺迹猶在不改山川之舊僅聞父老之傳兆域可分豐碑莫辨謹陳野祭祇合明靈想像歎欷徘徊終日敢忘惕厲以墜家聲伏惟尙饗

西臺集卷十八

五言古詩

雞鳴行

雞鳴問路行。挾馬渡溱洧。老樹勢突兀。指點疑山嶺。茅茨漸分別。牛馬猶昏翳。霜落路四平。星沉天若水。小民幸安樂。朝廷多賢士。食祿乃強顏。留連爲妻子。吾聞嵇阮輩。放蕩形骸弛。而我小縣中。區區又何理。

自羅山入信陽再過金關道中作

陰林寂無風。鬼火自明滅。山泉怨何事。耳聲入嗚咽。青泥濺馬腹。黃葉沾人髮。半夜渡前溪。昏昏水中月。

自山陽還至壽春道中有感

寒風切人骨。晴日淡無色。千里今又還。何時許安宅。此身方齟齬。此地尤反側。安得羽翼生。高飛離楚澤。

潁河夜泛

提攜俯清流。自適固閒燕。深行豈不好。路遠怯縈轉。撐舟上孤渚。星月燦水面。目力不自收。隨波起花眩。誰家種禾黍。綠色壓秋甸。樹密雲更深。雲昏山不見。盃盤任狼籍。起坐有餘戀。幸偶東山儒。況逢京國彥。何人發高詠。滿坐清風遍。願我童子吟。奚能愧雕篆。

從范龍圖月夜泛舟

年豐閭里安。歲晚生事歇。官池公載酒。痛飲消日月。迫冬上青林。山氣凋人髮。坐若江海遊。樓船中夜發。冷光飛太虛。照我盤中蕨。清影落潭心。逃遁蛟龍沒。如窮河源遼。相見崑崙峯。怪石鈎我衣。嵌空盡山骨。上賓富佳詠。音動龍窟窟。涌溢詞有源。倒恐三江竭。公懷滄州趣。一夕夢南越。別有諫諍姿。屹如韋補闕。

五更【原註】彌子思
舅損之諸君

五更不成夢。路坐倚東壁。曉月下中天。照我西屋白。路行相衝衝。林宿聞啞啞。便欲就巾冠。巾冠正狼籍。

自靈泉晚過崇因寺口占

前峯竦而嵬。後峯屹且礪。冷月射溪水。緊風平野火。同遊獨無語。此意誰知我。虎避無情人。出門不須鎖。

宿崇因寺十韻

山大石巖巖。川平沙莽莽。深崖忽有路。一寺何高敞。彼僧胡爲知。迎我共攀上。夜深眺前峯。百里如指掌。詩翁旋沽酒。欲得詠今曩。下筆皆珠璣。嗟予豈能仰。往來氣益乘。欲敵不敢往。回笑塵埃人。何殊在羅網。吟哦不自制。逸韻彌清響。便可書壁東。留爲異時賞。

和子思舅氏晚出崇因之什

烟花寒已凝。風色晚尤惡。路雪愛縈綿。簷澌訝垂籜。途行想前事。數歲只如昨。漸欲過陰崖。愁看冰鑿鑿。

留別陳子思舅

三載豈不長。回念如轉燭。南行在今夕。何以圖款曲。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犢。權門聚冠裳。夫子偃空谷。

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足。自怪離別間。悽然悲滿目。欲爲商聲操。操變不可復。欲爲秦聲吟。吟短不可續。杯行竟無語。慷慨遠空屋。別後兩何如。祇應保饘粥。

佳辰

春風雪中來。吹我堂上茵。斑衣次命服。左右如卿雲。芳樽洗復酌。再拜屬吾親。親年如大家。四子十二孫。子孫亦何事。忠孝而能文。請看今世願。不必辭賤貧。三牲苦易得。軒冕祇榮身。願以五百歲。獻母爲一春。再至兖州簡晁十二子履

送客客未至。自作河梁遊。清瀾浴曉日。爛漫黃金浮。蘋藻飄不斷。悵望蓮亭幽。憶君古堞詩。八月如轉頭。

靜勝軒

官居背西墉。有屋惟蔀室。川原在其外。指掌千里隔。李侯富天巧。鑿壁盜山色。清風灑面至。竹蔭橫西北。坐令方丈地。萬古遺勝蹟。管氏南州來。謂侯有靜德。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輓。權門聚冠蓋。夫子偃空壁。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得。自怪塵土人。茲焉憩行役。欲爲居士操。聲淡不可識。欲學幽人吟。詞野不可易。忘懷古今混。問道乾坤窄。此意竟如何。青燈夜方寂。

古寺

崎嶇五六州。夏行今欲雪。亂山出已盡。平地心目豁。晴日午未溫。霜雲晚如潑。蕭疎秦樹遠。曠蕩周原闊。徑竹掩招提。門庭苦淒颯。廊低不可步。壁朽何堪劓。歲月驚轉頭。是非紛若櫛。行歸聊可悲。再出尤凜冽。

用此免飢寒。謀生一何拙。

城中見山

塵埃埋馬足。人事如鼎沸。朝餽尙不厭。何暇論身計。北山十里近。雲色常陰翳。日日在目前。無由謝城市。

曹南席上分題警鶴

清風來九皋。月出寒夜永。故人聞鶴唳。驚起同引領。山遙聲有怨。樹暗飛無影。不若君子言。詩書日相警。

熙州蔣穎叔侍郎席上

仗鉞出金門。投壺開玉帳。高秋沸簫鼓。萬壘環青嶂。白雲襯湖底。舟行若天上。絕勝後將軍。峽中惟四望。

蒙晁美叔祕監召觀書帖繼示長句次韻

作官在閒地。而我不得閒。有懷南陽書。三載願未還。駕言覲中郎。踴躍心桓桓。輒言慰孤寂。芳樽潔晨餐。詞妙編簡動。理愜心意安。期爲高人知。匪效男女歡。珍怪漸傾寫。寶墨來三韓。內愧無衣裾。覩而依門闌。元非白眉者。謬作青眼看。古書羅異代。千百猶未殫。如何二王迹。到今紙墨完。若獲摩尼珠。眞在承露盤。開絨龍蛇跡。偃蹇風濤寬。熟視已收卷。愛惜還重觀。筆意不可盡。始知學書難。永慙出納卑。敢近華省觀。珍重難再覲。出門猶據鞍。

感興簡歐陽仲純兄弟

昔我來潁州。繫馬西湖濱。潁州絕褊小。所愛民心淳。中間入南國。八載寄壽春。去潁無十舍。土風已頑嚚。

從茲重所處。不敢擇要津。遷徙雖未固。常願爲潁民。今者伯氏來。得官邑相鄰。民愚少鬪訟。所訊由饑貧。吏慰不識字。況復能舞文。惟有租與貸。未免勞躬親。而我無官事。獨得頤精神。日高偃空房。睡足方欠伸。日暮近燈燭。誦書忘冠巾。懶來起復坐。自在如閒雲。憶昨遊京師。交友千百羣。賢否未可辨。正直惟仲純。仲純年始壯。氣槩雄三軍。文章不待學。下筆如千鈞。飲酒或一醉。萬物如埃塵。近過潁州見。顏色彌清醇。兄弟亦相遇。磊落皆奇人。邀我上書堂。爲我拂素茵。呼奴正大案。食飲甘羅辛。論議不惜口。彼此從天真。夜川月已黑。笑語猶相聞。丈夫各有志。大者思經綸。其志苟未得。不如安其身。何時買鋤犂。耕鑿潁水垠。潁鯉如可釣。持竿就漪淪。相逢俟頭白。不復思淮潁。

送王君儀北歸

不能送君行。強題送君詩。詩中有鄙語。不是離別辭。君長不五尺。氣若干丈蜺。談經掩衆口。論道驚羣兒。況君擅才華。文若老吏爲。剛腸乏軟語。面折不我隨。人嘗論君材。照坐珊瑚枝。疇能論君心。清淨加摩尼。奈何三十六。未免州縣卑。君裝赴國門。僕瘦病馬羸。太倉幸可糴。窮達慎所之。儒冠易感慨。華屋難伸眉。紛紛兒女曹。足令壯士悲。工部貪採藥。漢老甘茹芝。不逢方外人。勿吐胸中奇。

贈盧礪

東風吹大河。北客思故鄉。門前車且留。念子道路長。子服儒衣冠。其家有禁方。非徒學之精。而又心術良。聞聲辨生死。易臂知陰陽。救療先閭里。懶上王公堂。子來視余疾。反側方在牀。頭風應手愈。珍重不敢忘。

遺我刀匕藥。三年用康強。我家乏黃金。我才非庾郎。贈子不成禮。秃筆題藥囊。

和孔毅夫學士題小閣

共坐既云隘。出也欲何之。晴牕日可負。此地猜璠璃。朝衣雖已穿。襪被亦已遲。緬思盧霍勝。入手當何時。

和孔毅夫省宿

拙學如拙商。欲益翻折閱。壯心消已盡。況復形羸茶。君年雖不少。面目猶冰雪。漢署夜如何。青燈兼白月。

再和孔毅夫省宿

吾懶不閱書。知書不吾閱。雙瞳瞖仍眇。四體病如茶。黑鬚忽已蒼。但未頭如雪。空食竟何裨。留連驚歲月。

和晁祕校

墻溼生野蒿。簷低脅嘉樹。涼飈屋上過。故以逃大暑。念彼遠戍人。荷戈事軍旅。而我幸安寧。尙愧林泉主。

和僧圓益題靈泉

我思靈泉遊。不免去閭里。山寒景更清。觸目皆可喜。茲泉何潺潺。宛若雲霧起。酌之無淺深。那更問泥滓。盤盤山爲腹。鑿鑿石爲齒。噴薄無四時。其靈止如此。斯言聞千人。豈得盡其理。更喚山老來。煩師問初始。

壽李少卿

佳辰遡中元。大第羅燕席。千歲共茲日。冠蓋合佳客。中堂上壽遲。喜氣生四壁。男女燕鴈行。樽俎皆潤澤。惟公臺省舊。況是文章伯。明星在中天。五福陰有力。惟茲基本厚。未止家萬石。共揖廟堂尊。蒼生日安宅。

南園椿已大。悠久與之敵。長看堂上兒。白頭衣五色。

希魯奉議四兄生日

畫工畫青松。慘澹千年姿。遼鶴俛不啄。下有龜如碁。丈人坐中間。白髮衣帔。云是東方宿。來爲壽者師。再拜致此圖。惟兄能似之。骨強老于松。心靜靈于龜。形健瘦于鶴。自與長年期。從來事丹竈。得道今已遲。定應圖上人。適照生之時。富貴雖常情。在兄奚足爲。王侯金滿堂。不義乃滓泥。豈如食舊德。朝冠與朝衣。況復源流遠。後昆未可知。好看學行者。恐是麒麟兒。

讀縣父詩勝

縣地苦迫窄。縣亭乃荒涼。胡爲君子來。到此成詩章。上陳圖史樂。次道爲政方。終焉戒易足。俾爾能自強。荒亭實何幸。得此人不忘。年深粉墨剝。辭意彌激昂。誰云官穴小。會有真龍藏。其珠在人家。門戶常有光。余來誦反覆。感歎鳴中腸。臨風亟欲和。把筆猶徬徨。安得杜陵翁。爲我題屋梁。

讀于瀆詩

于瀆詩不多。遺藁數千葉。緬觀作者意。重歎今人拙。雅辭清我骨。勁氣噴壁裂。感激生亂亡。辛酸更愁絕。長城句最苦。三讀淚流血。莫學蒙將軍。功高家國滅。

傷春

人傷春色老。我傷春色深。桃花未肯落。半月羈吾心。有酒且斟酒。無酒將奚斟。有詩謾吟詩。無詩將奚吟。

詩酒兩不得。坐媿桃花林。咄嗟富家兒。滿堂收黃金。

苦雨

陰雲藏雨來。風吼如海潮。乖龍喜常路。下雨連三霄。平河忽瀾漫。不見城東橋。蟄者灌其穴。飛者飄其巢。惟有魚與鼈。得勢饒腥臊。雖聞雷霆震。若有鬼神號。禾豐不得斂。穗溼依生苗。農家堵戶嘆。始覺虛勤勞。乖龍莫之悟。自謂膏澤饒。始知旱魃虐。未得如雨妖。

七言古詩

自羅山入信陽過金關道中作

村南開雞在村北。士堡如堪竹斂脆。野蒿誅盡露溪潛。山樹燒殘空石骨。疾風吹蓬如卷裘。河水夜凍凌割舟。但願黃堂賀新雪。單衣布韞非吾憂。

濟陰

東州女兒年十七。身在風塵如在室。紅腮綠領巧相宜。露浥海棠嬌滴瀝。態濃意遠畫不盡。對客無言卻眞實。濟陰縣令爲留連。樽俎相逢復相失。我讀古人書。又愛斯人美。旣未能忘情。亦未能忘禮。以情敗禮禮之賊。以禮約情情有止。上不與汝礙崆峒之山。下不與汝隔滄浪之水。無山無水有城市。咫尺青樓三萬里。東家酒香噴蘭芷。對客醉歌而已矣。君不見魯國有男子。拒戶不開寧老死。

送范德孺使遼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匝匝金盤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氈作屋。水霜漫野飛鴻鵠。道旁簫鼓動地迎。鐵面蕃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燠。日高賓館駐前旌。饋客往來隨酪粥。河間未弛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而來覘漢冠服。邊風吹雪罽毼城。氈城在處爲屯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之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勸。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桑麻萬里富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親觀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不須鐵甲屯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宇。況君總髮懷剛腸。往年司直中書堂。單騎走馬絕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舉足安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烽火三萬日。羽林超距閒金湯。年年蕃馬輸漢地。後車碾礪牽元黃。願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躍出尙書郎。歸來躍出尙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送朱彥文通直從慶陽辟命

洛陽之人秀眉宇。束髮從軍心自許。南徼梁江西瀚海。萬里相從舊賓主。慶州之險山作城。青岡路狹如鬪鼠。我嘗與君馳大漠。夜掘黃沙枕冰土。君今重行計安出。羽檄攙搶待君處。去年天狗墮地鳴。今年擬破靈鹽城。男兒鞍馬是常事。脾肉消盡須重生。況君到日春風發。行雲夜閉沙場月。戰馬沾泥不用嫌。功成便浴讎人血。君不見高平范公慶歷時。往築大順人不知。千金散士得死力。橫山可取猶提攜。至今塞下呼老子。關中使者公之兒。當年奏議千萬語。攻守二策真可師。勿云近事不足道。狄青之輩爲偏裨。

送田百里歸唐

田百里飄泊如雲心似水。我每思之中夜起。忽來訪我黃河涘。抵掌欣欣不能已。身形雖么麼。膽大無與比。茲行若過汝水濱。爲寄新詩與陳子。

次韻和歐陽季默觀書紀事之什

歐陽季默年三十。處世雖艱心地吉。居于頽垣壞屋偃仄之巷。而有個儻慷慨汪洋之美質。高才橫鶩若飛走。橫野騰山漫置畢。吾懶居家病益生。絮帽蒙頭造君室。兒童驚窺前復後。笑我衰遲見風栗。升堂發篋數百紙。爛錦繁華照初日。怒生風雲與神會。怪走龍蛇堪股慄。奇蹤雖在人已亡。今也源流苦蕭瑟。吾家綈囊亦三四。縱有名書未充實。妻孥飢餓謂無用。諍語如蛩常唧唧。黃籤青縹纔數種。若比君家百無一。後會慙慙定若何。人生聚散胡能必。

次韻和晁祕校招飲

侯門公子桃花色。岐路書生情反側。羨君脫灑心坦平。交友如林真少得。懷中有疏未肯上。鄉里小兒空太息。黃梁甑冷且沽酒。爲客典衣無顧惜。淳于道舊醕五斗。倒載不辭門戶隔。共約他年江海遊。醉斬鯨魚尋李白。

依韻和祖休承議

吾聞明霞之綺良工造。若比君詩工不到。擲地方知作者神。補天非是常人巧。放懷似覺乾坤小。名節雖

高生事少君不見。漢陰有丈夫。腳踏空山樹芝草。

蓋公堂歌

膠西丈人頭皓白。避世不作諸侯客。黃帝老子是其師。短褐補肩人不識。嗚呼相國起文吏。能解干戈謀社稷。諸田喋血腥未已。封裹瘡痍與休息。三齊儒生多說士。強讀詩書談治國。席間衆口亂如髮。鄉飲明堂盡陳迹。丈人西來貌甚野。藜杖柴車而鰲黑。坐言治道本無事。要爾蒼生自安適。爾能高臥知大體。男子耕耘女蠶織。用之天下如掌上。況爾區區城七十。相君再拜受其教。舍以高堂奉顏色。相君已死君不來。千五百年人歎息。耽耽新堂作者誰。密州太守文章伯。太守高吟醉太白。年穀常豐無盜賊。三牛倒曳九僊木。大斤截落琅琊石。修梁巨柱屹如湧。磊落巍峩稱公德。太守思公公不見。闢戶張筵望南北。詩成鬼神相對泣。文就龍蛇驚辟易。公今存亡詎可問。況今自有神仙骨。五嶷山高近城郭。太守有堂奚不宅。我欲寫公之意于鳴琴。又欲畫公之容于四壁。太守胡不置我于其側。我欲奮飛無羽翼。注目高歌淚沾臆。

鴻濛歌

【原註】范龍圖生日

山川鴻濛火未流。祝融羽衛行九州。南方有氣纏斗牛。乃生之人宜公侯。諫書十上辭不留。繡衣夜過咸陽樓。清談玉帳羌戎羞。羽林超距閒貔貅。單車弭節澗岸遊。世間萬事公無求。茲辰歌舞良燕休。滿堂賓客來曹劉。再拜酌酒交獻酬。文彩照耀珊瑚鈎。願公壽考踰山丘。以八千歲爲春秋。

海內

海內儒生十七萬。日誦詩書頭白半。中有成名當路人。卻視詩書猶弊券。猶弊券。可奈何。勸君收淚莫零落。古往今來此輩多。

古冢行

朝行古冢東。暮行古冢西。冢中古人骨已朽。冢外遊子今何之。朝食古道南。暮食古道北。道傍古迹不可見。道上行人常役役。古人居今人必愛。今有古人人不識。面前和好兒女顏。背後往往張弓射。拂衣歸去非不會。無宅無田歸未得。長靴短笏隨衆人。斂首低顏爲俗客。深居晏坐尙恐喧。平路緩行猶恐蹶。口中有聲未嘗吐。嚙入喉嚨化爲血。君不見谷口鄭子真。又不見蜀中揚子雲。子真老死耕巖石。子雲嗜酒惟醺醺。丈夫窮達皆有命。萬事得失非由人。街頭沽販味雖薄。猶可賒來傾入脣。

提葫蘆行

提葫蘆竹叢裏。嗚昔嘗見人學。今乃聞爾聲。草深山遠徑路狹。春盡日長花竹明。往來行人竟何事。足繭滕穿千里行。離家去國已牢落。況復飢渴貪前程。是時聞爾勸沽酒。下馬解帶留長亭。

花溪四松

君不見吾植四松樹。多植六松非溢數。高織筠籠避猛風。頻挑壤穴防根蠹。直幹清音已可憐。短長尺寸詩可傳。草堂舊客今安在。錦里花溪四百年。

觀文與可學士畫枯木

韋偃樹石名天下。後日良工無及者。任侯借我枯木圖。石氣蒼茫若唐畫。畫時只用牀頭筆。與可親題是真蹟。霜皮合抱隱不彰。老蓋支離存半壁。梢權骨朽心已穿。幹爛龍鱗體猶瘠。生意雖休根柢在。巖強杈牙倚天黑。膠流斷節文理深。笋枝剝落如針直。坐久疑行古塞外。凌空慘淡千年色。起身就視覺有神。不見筆痕惟澹墨。豈徒揮灑無人似。苦節清風貧到死。任侯珍重意何如。不獨畫好心君子。若使與可爲俗流。枯木雖佳侯不收。

楊照承議蘆鴈枕屏

畫師不肯傳風蝶。故作枯乾逞奇絕。清秋未合結繁陰。深戶何會灑飛雪。雪裏鴨兒苦耐寒。眠沙枕浦白雲團。黃蘆槭槭枝葉乾。江頭鳴鴨恰飛起。恍如身到瀟湘間。瀟湘洞庭雲水隔。山路披陀斷行客。從來冬景畫已難。況有翎毛似鶴白。已覺冰漫稻梁少。更疑水宿溪垠窄。生平有道付滄州。今日牀頭行動色。屏風主人家近便。我昔曾過潯陽縣。田蘆野鴈嘗親見。出門解榻定近逢。借我江鄉今對面。

西臺集卷十九

五言律詩

出郊

出郊雖未遠。已似惡塵埃。徑穩車先到。門閒客自開。花從今日見。會是隔年來。載酒無知數。揮金可快哉。

索馬

索馬周岡寺。鳥鳴問去程。頑風入衣冷。寒日帶霜清。朝市心雖懶。江湖計未成。因循已三十。真恐誤生平。

信陽道中避暑

下馬湯家市。前村數里賒。敗籬瓜少蔓。簇舍豆先花。放袖從風入。停鞍待日斜。欲知爲客恨。更久不成家。

鄆城道中阻雨

秋雨連三晝。羸驂驅不前。氣昏吁可怕。雲斷復相連。風急時翻蓋。泥暄懶著鞭。窮途不須問。吾道付高天。

許田道中雨止

索索風回陣。暉暉日弄晴。掃門收石潤。走馬覺身輕。路闊車添轍。泥乾僕問程。暮川行客遠。雲氣自昏明。

虞城病中遣懷

本作看書室。翻成搗藥堂。心違經歲月。病久怯風霜。未數囊中帙。先論肘後方。喜聞臨賀守。鼓柁過湘江。

【原註】長兄國博守賀州已滿歸必有藥物。

望王屋

感激恩公事。傳從太古時。伏中猶積雪。雨上見朝曦。氣與扶桑接。心疑峻極卑。天壇如可至。吾欲摘參旗。

過朱僊驛

氣象皇州近。川原暮鷲中。沙平千里白。日入半城紅。出處形容改。驅馳歲月同。身名行可料。天地一衰翁。

遷居潁谷

漸入深山處。都無客到來。輕裘勝挾纊。渴飲常銜杯。得失情何預。閒忙老共催。清風一披拂。安坐興悠哉。

定居

臘盡風霜急。東城始定居。豫抄新歲酒。卻讀少年書。好事心渾懶。談空病未除。轉頭成四十。吾道竟何如。

贈修顯上人

巾鉢來何所。茅齋近竹林。能談高士傳。會得祖師心。我識詩情苦。公求理性深。三年居潁水。誰復是知音。

留別損之居士

去去南州遠。無人可問禪。牽懷從此日。聚首在何年。水落城東路。風清淮上船。我心須自寫。彈斷古琴絃。

河陽閒居

飄泊成留滯。河陽見五春。壞池無過路。委巷作比鄰。糲食稀留客。肩輿懶倩人。臨流休照面。自合鬢如銀。

河陽重九

佳辰雖可重。無客共登高。蒸粉隨粗飯。按花對濁醪。放歌元不解。擬賦亦徒勞。坐聽兒童語。悠悠愧爾曹。

獻壽二首

慶日三陽近。高門附帝居。迎祥春入幕。獻壽晚連裾。中子今持節。諸孫日誦書。始知題萬石。未足大吾闕。家近黃金闕。筵供白玉船。兩孫今應詔。一子日朝天。壽酒如鱗次。斑衣作陣圓。夢齡人試數。從此更千年。

佳辰二首

傍臘春猶遠。佳辰氣自和。慈顏親事少。壽相比人多。姊妹新爲會。兒童預作歌。萊衣容醉倒。始奈錦茵何。戶內三千口。誰爲第一樽。清風傳舊族。陰德助吾門。阿母神仙降。班姑法度存。他年堂上燕。侍立見元孫。

姪馬子試醉

去歲當今日。兒生在北堂。眉疎才必秀。耳大壽應長。乳驥蹄猶小。冥鴻翼未張。吾門如可大。藉汝志強梁。

早赴城西倉卽事呈諸同志

上馬雞鳴後。都門四望中。曉光欺月色。和氣挾春風。計拙功名遠。官閒況味同。醉鄉如可入。相率慰飄蓬。

就南排岸謁宋成伯不值而還蒙詩見贈次韻

懶作青門客。來尋隱吏居。上堂誰解榻。窺戶卻還車。似怕臨池驛。空翻插架書。生涯知有地。共學灌園蔬。乙亥歲八月十五日夜。同景叔知府少卿翼道提舉大夫望月于河中之名閫堂。兼簡襄守歐三叔。

弼號守孫八元忠二首

上樓初照席。條華漸分明。佳節三秋半。前期一雨晴。冷光天外散。高會世間清。坐久疑輕舉。微風習習生。秋深仍雨過。望月宴高城。列岫呈中夜。微雲避太清。星沈天若掃。林迥野無聲。故友知強健。應同醉五更。

陪蒲守景叔學士會暢家園

亭幽宜更酌。樹近合頻行。蒲劍慘慘長。荷錢疊疊生。隔林千岫踴。帶郭一川橫。共選尋山屐。無心更濯纓。

沈丘縣遇冬至夜會夷仲明叔

佳節無佳句。留連小縣城。客來爐火著。人靜佛燈明。把酒隨時俗。高吟屬弟兄。令人驚歲月。屈指是新正。

次韻和宋寧道太祝許氏園席上

雅宴屬才華。清詩自一家。高談落風雨。醉目傲烟霞。席地疎林隔。傳杯小徑斜。再來春已老。猶得醉殘花。

次韻席上

無聊情易感。多病酒先除。城影落平地。月光飛太虛。高吟空有調。倦思本無餘。讀罷傳三鼓。披衣歸我廬。

夜宿崇因寺述懷奉呈諸公

月老庭除白。火明山頂高。酒容無俗客。詩興任吾曹。促席暫謹誼。思家還鬱陶。坐聞鐘磬響。那免話離騷。

寓宿樂明之殿直家戲作

地狹開爐小。門深掩逕斜。雨寒冰裹木。風怒雪飜車。北第頻留客。南園欲探花。我身無定所。酒到是吾家。

會草堂嘗酒戲成四十字呈子思舅。

白酒旋開封。身如鳥出籠。愁腸先抹倒。醉眼任矇鬆。甕近那妨就。杯寒且更烘。翁居鎮如此。我馬又西東。

酒後

爲爾題詩句。詩成莫浪傳。避人那是怯。勸酒自知妍。翠袖身如削。清歌喉未圓。良宵誰與並。明月共嬋娟。

次韻子思舅

幽居山霧合。日色曉相交。凍馬空嘶櫪。癡鴉不離巢。舊醅澄綠沫。新橘破朱苞。我豈揚雄比。無須苦客嘲。

讀子思詩二首

子思詩二百。開卷淚霑衣。今世識者少。古人能亦稀。常年出咳唾。此日成珠璣。誰憐盛名後。妻子貧無衣。子思詩句好。當日少知音。不作蘇梅體。猶勝庾鮑吟。郊城山不敗。清潁水猶深。試問安良事。流傳直至今。

次韻李成之待制見寄

有客昔遭遇。郎官帥秦川。得閒欣燕處。佳句出天然。羽翼九萬里。功名三十年。詩成傳萬口。世俗累都捐。

次韻和子夷祕校見惠之作

啓函如會面。懷抱爲君開。昔有風騷主。今爲伯仲才。士風門外轍。生計掌中杯。早晚依閭巷。烏巾恣往來。

次韻楊久中阻雨

雞鳴雖不改。人病自添慵。地滑泥無跡。簷疎瓦有松。天低渾是幕。雲怒不成峯。欲決繁陰破。慙無利劍鋒。

次韻和越州監酒鄴令七兄見寄

去國悲新壘。還鄉曳故裾。澗寒迷路晚。花落度關初。計拙家無補。官閒睡有餘。生兒如可教。早晚大吾閭。

讀將叔弟送路帥詩

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珍重吾將叔。當時亦苦吟。

和宋成伯

度日門長掩。尋春事已非。鵲驚隨吏散。燕熟傍人飛。手拙裁書懶。頭昏漉酒稀。坐來空咄咄。不是悟禪機。

蕨澗曹正叔有詩見寄。因以答謝。

子學有餘力。我生無定居。與人常不合。謀己一何疎。酒熟同誰酌。詩成懶自書。會須還潁水。高枕閉吾廬。

得來書有感。因成四十字。呈夷仲宣仲。

獨坐長如醉。書來意暫醒。未能論會合。猶且慰零丁。客少庭稀掃。人回戶又扃。歸期試問卜。見說紫姑靈。

寄南齋諸君兼簡牧之公遠

寄語平生友。睽違情若何。每斟樽內酒。常憶醉時歌。大賦相如巧。新詩子建多。幸煩傳數紙。且欲恣吟哦。

寄鄭介夫

鄭子安強否。梅花萬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龍鱗。北闕今無數。南方信有人。可憐妻子在。年少不謀身。

次十五里店寄交代楊十七判官

世事元無定。吾今得已多。轉頭新歲月。開眼舊山河。蹭蹬如君少。因循奈我何。此生深會得。不用接輿歌。

和李善初會張范二公

會面雖難得。情親豈易忘。定須留客醉。應話老夫忙。地去朝門遠。身依古寺涼。相逢拚一醉。千日未爲長。

從軍還京贈羅適正之奉議

一別書渾廢。相逢老可嗟。免爲邊地鬼。還宿故人家。塞路風霜惡。京塵歲月賒。衰顏不重少。兒戲煉丹砂。

出巡河東與徐勳宣德

防敵無時節。論兵有是非。屯營蕃馬健。部落漢人稀。土屋穿寒月。氈裘護鐵衣。相逢一樽酒。分首雪中歸。

送寅亮宣義赴明州

隨分之官好。舟行不計程。江山新入夢。風物舊知名。客館離人醉。賓筵楚士清。須知今夜月。近海更分明。

罷淮漕歸汝

任拙因成懶。求閒偶得歸。前途純可料。往事盡成非。汝岸瓜田薄。風川菴逕微。終須一遷徙。知有染魚肥。

至鄭州望故陳子思靈泉舊居愴然有感詩以述懷

夫子嘗招隱。雞鳴汝上川。飲徒隨手散。詩草任人傳。甥舅元相好。妻兒也可憐。有魂招不得。嗚咽問靈泉。

忤俗

忤俗真堪笑。謀生又不能。放懷衣落拓。高臥髮鬢蒼。面垢常揮汗。牙衰怕嚼冰。牀頭鬢拂弊。不爲逐青蠅。

書懷

高城壘修竹。小舍似山居。痛飲謀身懶。高歌與世疎。拂衣慚國士。買釣夢江魚。可笑虞卿老。窮愁強著書。

永日

永日梅空發。夜眠分作題。不因懷北客。未折向南枝。渡嶺朝雲斷。緣江春路遲。如何夢中作。常勝覺來詩。

秋風

天地東南遠。秋風萬里來。青雲如漫語。白日會相催。頭帶千莖雪。心闌一寸灰。說歸歸未得。江海路悠哉。

夜雨

夜雨洗殘暑。秋風應候來。庭柯色未減。黃菊意將開。布被已思夾。霜鐘漸欲催。歲華空向晚。心事日成灰。

破屋

破屋風千穴。樵疎日一竿。長巾籠短髮。舊褐怯新寒。道路形容改。悲啼骨髓乾。乾坤非不大。無地得閒官。

疎簷

疎簷團鳥雀。畫壁飽風霜。汲水三村遠。誅茅半畝強。齋錢隨客意。佛事寄僧堂。月落人相對。陰陰塔影長。

早起

起作南樓望。山河在我傍。春風入河濟。曉霧合嵩行。帶郭名園少。穿雲古岸長。留連成皓首。何處是吾鄉。

策杖

策杖西原上。東風意浩然。山河思舊隱。日月換新年。徑曲穿林巧。樽移席地偏。野花誰釘餽。故故簇平川。

亂水二首

亂水號新港。頽雲蘸古城。山樓遙出沒。野日自昏明。樹冷禽聲滅。霜高鶴翅輕。夢歸今未得。寂寞寸心驚。水落芙蓉老。山高薜荔長。野雲吹不斷。晚雨氣先涼。信筆題詩逸。停杯漉酒忙。酣歌露雙足。有意濯滄浪。

恭輓神宗皇帝二首

御極三宸正。調元一氣淳。銅臺漳水夜。玉匣漢陵春。地拓山河舊。天升日月新。自今遺老內。有是四朝人。北極迴天象。西陵法帝居。松門黃道直。帳殿紫宸虛。宴罷千秋節。哀纏六尺輿。御詩兼手詔。新見睿思書。

恭輓哲宗皇帝二首

徧覆仁無外。尊居道可名。就堯方日出。過杞忽天傾。海闊金鳧下。宮開玉鑰鳴。早知龍竟去。鑄鼎不須成。容衛千官出。攀號萬國同。新名西下壘。空定北郊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孤臣如在列。應許抱遺弓。

恭輓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四首

受遣開嗣聖。約禮避前人。聽覽存公議。艱難付老臣。官車闔闔晚。帳殿鞏原春。似待吾君長。雲軒卽上賓。聽朝驚屢輟。端拱異平居。垂殿簾初徹。因山道已除。書遺長樂記。音斷濯龍車。誥下猶加惠。華夷定宴如。因革功兼至。權宜道可稱。力扶天步穩。端拱太陽升。椒寢迷彤管。泉關付漆燈。須知天子孝。不獨改園陵。勳業三朝盛。哀榮萬國同。人疑無外戚。家不選中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憂勞如治水。九載亦成功。

恭輓欽聖憲肅皇太后二首

維昔艱難際。安危屬母慈。元龜猶不豫。大策更誰咨。舉霧雲方合。常空月遽迷。聖君常泣慕。知以姪爲師。嗣聖當天日。權宜道不居。力明當辟事。豫下撤簾書。備物端門遠。神遊武帳虛。不知任與姪。較德定何如。

恭輓欽慈皇后二首

神考當天日。宮闈祝燕禱。日符元有感。坤軸歛先摧。追册音容閔。攀號吉葬哀。行知九虞祭。欽聖仗同迴。緬懷章懿事。聖孝代相傳。比上欽慈册。還同明道年。玉衣晨不整。帳殿夕相連。聞說詞多感。哀容可動天。

輓司馬溫國公丞相二首

黃髮來雖暮。丹心病未休。艱難天下事。際會老臣謀。似覺浮風返。空嗟白日留。定知名洵洵。萬歲與千秋。禮絕非因貴。哀深卻有榮。世間都畫像。海外亦聞聲。後事從諸老。前賢是友生。故應房魏輩。泉下定交情。

輓范丞相忠宣公六首

曳杖三朝老。持衡一品尊。忽同秦逐客。幾見楚冤魂。公袞方還第。輜車已及門。遺言不須記。一一表中存。出處從來定。榮華取次休。嘗看居相府。只似在安州。不事千金產。能捐萬戶侯。哀哉天報施。僅免葬江流。伏枕言雖少。遺書志可哀。尙謀裨國事。猶欲盡人材。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更驚諸老盡。吾道信悠哉。大節誰堪擬。危言每可驚。不牽身外物。寧向澤邊行。近闕官皆復。還家歿亦榮。升堂誰慟哭。知是老門生。忠義傳三世。衣冠盛百年。功名富貴地。父子弟兄賢。被放長如往。生歸豈偶然。至家還不起。無處問蒼天。

揮淚西原上。晴雲爲我陰。誰知如望歲。竟不復爲霖。主聖空攜已。民思未絕吟。已休還一慟。非但哭知音。

輓司空申國呂公六首

浩蕩風雲地。哀榮屬老臣。兩朝尊柱石。三世擅經綸。際會看前輩。安寧付後人。不須論制作。風俗近還淳。騎吹西城曉。衣冠一望中。尙疑歸鄭國。還似葬溫公。道在民先定。兵銷歲自豐。故知伊呂事。千載有遺風。試論司空事。還如慶歷年。鹽梅雖國論。袞繡是家傳。二聖知人望。三公託世賢。奚須論燕處。無事不超然。歲月還箕尾。風雲暗上臺。定超三界外。元自九天來。水木逡巡合。泉門颯沓開。太平雖已見。吾道亦悠哉。位與諸公絕。恩逾上相尊。朝廷惟再拜。論道掩諸昆。體貌傳三世。光華聚一門。蒼天苦難料。端坐讀招魂。道繼三賢後。名成六相齊。氣摩南斗直。功蓋北山低。背日衣冠祖。穿雲鹵簿迷。道旁誰首白。堅臥作兒啼。

輓王元之相公二首

門風清可尙。有道付陶甄。舊載傳家榜。新承顧命篇。遺文星轉斗。定策日升天。東府功名地。安居十五年。道與風雲會。恩留雨露滋。小心黃閣老。大手白麻詞。家有衣冠盛。朝無故舊私。不須三寸舌。終號帝王師。

輓歐陽伯和三首

不起斯人疾。哀歌未是哀。淚流千點血。心死一團灰。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半途成永訣。天道信悠哉。慟哭西原迥。晴雲爲我陰。山河一長劍。生死兩知心。世譜傳來久。天文驗自今。此名埋不得。未信九原深。純孝慈顏感。悲啼令季傷。鳧飛元傍母。鴈少不成行。壽夭從開闢。賢愚竟渺茫。不須論甲子。未省鬢毛蒼。

輓履中學士二首

孝悌由家法。詞章亦世傳。婚姻甥舅好。門戶弟兄賢。問疾猶樽俎。遺文謾簡篇。平生惟一轍。何事不長年。漫向蓬丘老。都無一遺車。家人新買道。弔客舊通書。樂事生來少。兼官病後除。蒼蒼吾欲問。生理竟何如。

輓晁端友著作二首

【原註】其子補之來求。

好學五車富。輕財四壁貧。風流漢家令。文物晉詩人。門戶青氈舊。窮途白髮新。招魂誰解意。慙愧屈靈均。試問生何事。清詩七百餘。父兄無舊產。妻子有遺書。散誕謀生懶。高情與世疎。蒼天高莫問。長短竟何如。

輓李成之待制六丈三首

高論穠中散。行吟楚大夫。笑談雖自若。放逐竟何辜。浮世終難料。蒼天不可呼。莫論身後事。忠義付諸孤。西帥旌幢舊。東州几杖新。偏裨嘗破膽。徒弟盡書紳。雄略渾無敵。沈機妙若神。不須鋤盜賊。公在本良民。道孤從白眼。骨朽任黃泉。不與今人合。空爲後世憐。文章還誤己。窮達竟歸天。遺橐知猶在。應容手自傳。

輓盧革通議三首

耆宿今多少。惟公景德人。家鄰吳市卒。名重漢庭臣。路在猶耕月。門閒似送春。纔知圖書好。時見舊精神。教子生前貴。休官物外榮。去家金節重。開戶玉棺輕。江水元如舊。松林長未成。祇應山鳥恨。長向壠頭鳴。誰記先生事。聲名五十年。素風人不及。陰德世相傳。氣與名流合。官隨子舍遷。闔門賓客散。悵望白雲天。

代范忠宣輓中散母公三首

平日書生貴。中年使者尊。繡衣雖去國。珠履會填門。奏疏皆民事。遺言爲國恩。哭君無好句。端坐獨招魂。
宿昔函關路。遊人作上官。雞鳴軒蓋入。馬到吏民安。苦節催頭白。清名過齒寒。生平彈與挂。只是一朝冠。
解組將安適。無何乃故鄉。門庭雖取次。詩酒是尋常。車過音猶在。琴閒調已亡。因居悟生理。天地只茫茫。

代范德孺輓李稷運使四首

倥傯軍中事。飛騰使者尊。龍岡雖有地。馬革返無門。未見朝廷誅。空遺子弟恩。不如行楚澤。先自作招魂。
萬里魂應返。沙場血未乾。幽明新雨露。恩怨舊衣冠。聲作虞歌易。詞廢楚些難。莫憐歸骨晚。弔奠只空棺。
吾道何伸屈。斯人忽已亡。夢妖非二豎。風變哭三良。室有千年記。塵無一窖藏。舉頭天色在。今古自蒼蒼。
遺札何堪問。知無封禪書。殺身今已矣。報國事何如。人去衣冠在。魂來戶牖虛。應同廣川記。惟見玉蟾蜍。

五言長律

送太師潞國文公致仕赴闕朝覲歸洛

事業觀前輩。汾河出異人。擎天爲柱石。蓋代服經綸。早歲登黃閣。羣公會紫宸。指揮平大盜。咳唾福生民。
契合由天意。威行靜塞塵。飽聞鳴鷺驚。久已畫麒麟。陰德歸宗社。昌言啓聖神。功成能絕口。道在不謀身。
自昔規模定。于今風俗淳。立廷山不動。容物海無津。文力揮南斗。白光拱北辰。英姿元岌嶮。雄略只逡巡。
慷慨遺軒冕。光華被縉紳。十年三冊命。四海一師臣。貴極多齊物。名高卻任真。氣完神洒落。骨老石嶙峋。
正殿需雲合。初筵醴酒醇。異恩非故事。全美勸朝倫。高臥鷓鴣集。忘懷烏雀馴。嚮熊心益壯。【原註】嚮熊九十爲文。

王師曰。投石超距。吾即老矣。坐策國事。臣心尙壯。尙父德逾新。行色嚴舟御。榮光照席珍。二疏翻小節。九老盡佳賓。坐上文章士。田間道義鄰。曹劉不難致。園綺會相親。穎脫居塵外。逍遙占水濱。孔光靈壽杖。山簡接羅巾。賤子登門晚。微官侍坐頻。倦遊心落拓。多難骨酸辛。懷古悲寥廓。低顏任屈伸。鄒裾羞掃地。墨突自營薪。餓死猶思洛。當年偶過秦。填溝知幸免。彈缺更何因。室況淳于賤。交情鮑叔貧。廢書頑度日。逃飲病酬春。請謁衣冠弊。留連體貌均。不堪名碌碌。尙辱誨諄諄。器小甘無用。詞繁恥重陳。綵衣圍鶴望。壽酒吹魚鱗。江海新歸計。乾坤舊化鈞。終篇懷感激。肝膽覺輪囷。

送交代楊應之判官歸洛

借問楊夫子。還家洛浦春。兩爲黃綬吏。雙健白頭親。烏帽斜欹面。班衣穩稱身。鵠靈方報喜。龜夢久方神。【原註】應之光祿君營夢遊域中。見其祖焉。旁有龜行。謂光祿君曰。以是賜而爲子。及生。應之遂名龜。寶取史記所謂龜者。國之寶也。高臥今賢相。居閒舊老臣。上堂從隱几。侍坐好書紳。存沒空懷感。交遊素耐貧。先生墳上淚。御史甌中塵。嵩頂饒穿屐。伊流慣幅巾。直絃歌太尉。曲學笑平津。自滯心元懶。偷閒味卻真。折腰陶靖節。散髮屈靈均。王屋風鳴籟。龍門月漾銀。白芽烹澗水。綠筍常江蓴。折鹿諸儒喜。騎驢大尹嗔。贈人袍已弊。賒酒券常新。小子元疎放。忘歸任屈伸。馬肝嗟屢食。犬吠脫無因。文史慙方朔。形骸謝伯倫。恥同珠履客。寧作醉鄉人。瓜熟叨爲代。情親願卜鄰。乞牋金躡躅。試研玉麒麟。祖道無供帳。停車有吐茵。心曾兩傾倒。轆轤動星辰。

送鄆州楊子安教授由京歸洛

好去嵩陽客。清河穩放船。東州新學校。南郭富林泉。悟道先生敏。爲文子弟傳。烏皮常隱几。黃絹動成篇。太尉風流在。裴休理性立。老松生幹直。大海得珠圓。肆筆君房好。論才賈傅賢。尙書行給札。博士久虛員。獻策諸公喜。談經衆手編。長鯨鱗鬣就。儀鳳羽毛鮮。小子甘環堵。窮途懶著鞭。家貧門外轍。酒價杖頭錢。官冷雖知命。身閒學問禪。功名看異日。交契賴同年。明月行梁苑。涼風度潁川。叫閭宜上疏。負郭莫歸田。飲散盃投地。更闌斗挂天。離懷吟不足。彈斷古琴絃。

早寒

十月清宵永。空齋已怯寒。霜籬飛葉密。風案拂沙乾。晏叔狐裘穩。公孫布被完。簷澌方綴瓦。井凍漸封幹。飽食留鷹距。虛驚落鴈翰。誰來沽酒飲。自笑典衣難。想望存心曲。嘻吟恣筆端。河冰思澤國。路雪寄長安。邑邑爐灰冷。熒熒燭燼闌。門前生計在。葦蓆稱車單。

西臺集卷二十

七言律詩

興龍節

簪笏千官拱帝宸。四方同日燕君恩。五絃度曲南風應。萬壽稱觴北極尊。金奏無譁覃雨露。瑤圖有算比乾坤。願爲善頌膺天保。如日如山萬子孫。

羅山卽事

吏情臨老盍偷閒。異縣人風倦往還。古屋半摧元是塚。重岡相帶不成山。昇平是處容餬口。應接非心祇強顏。早晚騎鯨跨滄海。欲拋簪笏寄人間。

信陽軍筵設樂口號二首

談笑西州塞上春。歸來不薄兩朱輪。功名致主期三代。忠孝傳家第一人。御史平生能許國。將軍未老肯謀身。義陽今與淮陽比。汲孺當年亦諫臣。會將行事著成書。前世嘗聞近世無。帝闕天門辭禁近。蜀山秦塞任崎嶇。殿帷昔用書囊染。皮几今隨道帽烏。忠孝成名生計懶。義田十頃近蘇湖。

至曹州。值羅正之著作部。夫河上有阻會合。以詩見意。

百里傳書浪有期。到頭樽俎恰相違。春回通沆花爭發。冰泮明河客未歸。年老無成今世有。身閒不飲古人稀。諸公憐我如相問。爲道因循未拂衣。

【原註】穀熟羅仲元著作與定陶寧陵下邑諸宰皆相識也時與正之同部夫河上。

內中考進士

北風吹雪舞長廊。束帶三千筆陣忙。地色不通金瑣澁。天香未散玉爐光。龍墀暴漲詞源湧。鶴駕迷空羽衛翔。三月漢庭重射策。幾人彈幘待王陽。

入內考進士同考官唱和三首

早歲成名地已尊。徘徊五十始乘軒。官同長孺寧居後。疏似王陽獨上言。道氣鬱紆瀟嶺秀。詞源浩瀚峽江渾。研朱共較公孫策。坐覺文風似建元。未得還家意不忙。日斜人散傍脩廊。白頭已向新吟懶。青眼相逢舊話長。高閣無聲沉晝漏。側門有路想天章。聞公自謂忘懷者。今日情懷豈易忘。明光寓直偶然同。八百儒衣席漢宮。下筆春重從地起。舉頭帝座在天中。條陳不啻三千牘。品藻今惟六七公。況是篇章容易得。好令編集附唐風。

登瀛閣

穿池引水事清幽。水有寒魚釣艇浮。慣識蓬萊好風月。裝成滄海舊汀洲。波涵弱柳雙行影。露裊衰荷半頃秋。從此東州富賓客。非才先得從公遊。

余除鑄錢使者。居厚除尙書郎。俄皆銷印。卽事二首。呈居厚。

出處平生大致同。中間得失等雞蟲。髡髻昔似晉羣謝。華髮今成楚兩龍。握有蘭香爲子祟。御無銅臭坐
余窮。善和舊宅殘書卷。只合連牀聽曉鐘。
病鴻垂翅噤無聲。慣見虛弦莫浪驚。二仲卜隣元不惡。兩生堅壁未嘗行。出關誰識爲周史。入社猶堪伴
洛英。都把首陽山占斷。採薇到老沒人爭。

秦州道中

單車五月使西州。行入秦關鳥鼠秋。蘇季金多纔過洛。子房功大願封留。新詩欲報難開口。舊物閒思若
轉頭。邊戍移書謝妻子。搗衣相寄不須愁。

別從事

從事歸來半白頭。吾今便欲別南州。穿花載酒知難得。散髮行歌且自由。官小恰爲黃綬吏。興濃思共赤
松遊。莫嫌穎上生涯少。會向焦陂買釣舟。

穎州道中有感

異鄉聞說穎人賢。我到常疑地使然。江泛五程無險岸。馬行千里盡平川。新禾狼籍團團穉。遠樹婆娑簇
簇煙。寄語汝陰官長道。會須日上泛湖船。

臨穎道中值雨

野氣寒雲漫不收。飄風送雨冷飈颺。路長馬怯驚蹄滑。巢濕鴉飛打樹稠。計拙甘爲黃綬吏。途窮空敝黑貂裘。閉門坐臥真安穩。吾道東西不自由。

暫居河上獲從致政丈朝請之遊仰慕高風因成拙句

葛巾欹側髮毛疎。安穩揚雄宅一區。縱酒偶然因客至。行歌渾不用人扶。穠花嫩蕊何曾歇。小榭幽亭亦勝無。春日出郊惟跨馬。牡丹纔發到西都。

清河閒居

書囊藥笈付妻孥。解語嬌兒戲坐隅。兒淨飽看新印史。壁高親挂舊山圖。待憑風月招佳客。豈有功名屬腐儒。小睡接羅巾自落。未甘散髮號狂夫。

望春宋公第

宋公池館舊相招。人比青松更後凋。但怪麒麟猶素壁。不知祥鳳已丹霄。賓筵揖讓雖分散。儒館風流未寂寥。不比填門並擁篲。百年纔過卽聲銷。

題崇因寺

閒遊偶此共攀緣。勝事誰能爲我傳。山鳥無巢任來往。溪流有石更潺湲。路迷空谷寒生霧。目極平林遠自煙。便是瀛州與方丈。不知何處有飛仙。

過天清寺

收拾閒官作伴來。百年懷抱爲君開。高標不數慈恩塔。迥眺如登單父臺。料有神明扶岌業。恍疑星斗接崔嵬。不妨痛飲相牽率。待把生涯付酒杯。

曹南貢父學士席上

眞珠花小帖顛垂。不分蘇州說杜韋。漢殿香新初著體。楚宮腰怯未勝衣。風林巢穩鸚鵡嫩。水閣梁高燕子飛。欲作清詩答清唱。恨無清思敵元暉。

賀呂子進舍人告謝

金殿移班再拜歸。門庭未冷又光輝。百年相府風流在。三世詞臣際會稀。應復異時當化筆。莫留同甲弊朝衣。似觀天上三階正。又有文星入紫微。

次韻和子思舅

聞說幽居傍北溪。莫將歸思作新詩。未爲野客隨翁去。應被山僧笑我癡。近日病中爲酒敵。【原註】舊有戒酒之意。方可爲敵。他年物外得禪師。林泉漫有花開約。借馬相從能幾時。

和陳子思舅探梅

曉過東堂探早梅。山翁指處一枝開。只憐舊路無人到。誰爲新詩有意裁。晚雪欺凌空自怨。春風吹拂似和尊。更須催問今朝客。有酒有花宜早來。

次韻蘇子瞻內翰入直鑾院賜官燭法酒

兼金作帶玉爲郎。夜步花塼拜賜忙。絳蠟持來元未點。黃封纔破已聞香。星隨燼落花猶在。霜送杯深味更長。乞曉卻穿丹鳳入。白麻宣對殿中央。

和趙達天入試院

不帶書來倦日長。詩傳新語似襄陽。工夫不比唐風集。氣味如聞漢著香。醉酒典衣吾已老。賜袍奪錦子行將。憑詩更作騷人體。爲說幽蘭靜處芳。

和趙堯夫晨起

留連夜色城中月。造作秋聲雨後桐。殘燭有花非目眩。宿醒無病似頭風。未從丹竈遊方外。且對黃梁說夢中。三十萬家天欲曉。非煙非霧氣葱葱。

次韻和應之判官寵示之作

青衫補綻髮蕭鬆。未信無文可送窮。醉入南山題石虎。夢回西洛賦驚鴻。君才特起如秋鷲。我病微吟若夏蟲。場屋舊遊都老大。可憐樂事轉頭空。

和呂紀常奉使契丹

雪壓胡沙老上庭。春華雖減使華增。且看意氣並人物。未說文章與吏能。韓淀早行圍曉月。淖沱還渡坼春冰。紅牙新下都司誥。異日應須五色綾。

吹韻和錢穆父提刑九日登鄆州樂郊

酒面吹花點客衣。茱萸探盡葉離離。蒼苔不掃迷三徑。綠竹長生任四時。文會難逢嗟已散。清歡易失卻成悲。北垣竈石皆陳迹。賴有曹南慰我思。【原註】樂郊有劉原父永叔聖俞。父同賦詩刻石。而今惟原父在。

和錢穆父舍人

簪笏三人共一班。仙凡回首不相關。連名花判園宮硯。隔坐香焚暗博山。紅藥對開堦兩畔。紫宸入侍殿中間。更知外省文書少。草罷詞頭閣老閒。

寄鄆州李常武兼簡王希才先生須城王敦夫

胡髯洛面少知音。會愛清閒忙至今。負郭買田元有意。上書論事已無心。參軍近日詩情老。居士從來理性深。若見須城王令尹。爲言憔悴白頭吟。

寄歐蔡二家兄弟

人靜身閒日月遲。酒來誰共倒玻璃。吟如峴首山前過。醉似武陵溪畔迷。新夢未曾離穎上。舊交長是憶淮西。郡城到處頻行樂。駟馬驢車理卻齊。

和夷仲寄仲純叔弼

流水無聲凍未銷。故人何日許相招。雪花開徧城頭樹。月色應添淮上橋。十載塵埃身碌碌。百年杯酒意飄飄。弟兄已有東歸意。早晚同來採藥苗。

和河南尹上清宮祈雪

旌旄十里駐邙山。夜醮琳宮太古壇。寶殿降真方隱隱。大田彌望已漫漫。撫封和氣通爲潤。載路歡謠不避寒。瓊苑玉樓扃大內。惟瞻銀闕在雲端。

和董十二司戶見寄

官居破屋兩三間。佳客留連我厚顏。一月俸餘纔有酒。十分地僻卻無山。折腰州縣慵來久。散髮江湖願未還。不是清朝甘吏隱。偶因多病伏安閒。

次韻魏承議

翠柏相交夾路深。閉門憔悴白頭吟。曉風駕月粘天去。宿雨堆雲接地陰。酒伴留連非北道。交情珍重比南金。近來髮落牙仍缺。惟有如丹一寸心。

次韻和貢父學士遊左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歸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僧軒愛客長開戶。沙鳥迎人不避舟。一塔清風來自遠。三樓寒月影相留。酣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

次韻和裴士傑庫部對碁上貢父學士

吏散公堂訟已平。東軒一局晚牕明。風雲不動星辰燦。樽俎無聲玉石爭。意外死生由巧拙。手中舒卷乍陰晴。自憐小數非秋格。坐久惟聞鴻鵠聲。

次韻和褚恕通察推淮上有感

小牀高枕臥書空。節物淒涼歲歲同。錢在杖頭嘗自醉。花開門外爲誰紅。君閒好事基成癖。我病裁詩句不工。故國欲歸歸未得。東風隨夢去匆匆。

和梅德充見寄

前年離陝宴溪傍。白髮蒼顏各老郎。親意百年楊仲武。【原註】楊仲武之姑嫁潘散騎。所謂潘楊者也。而某之外祖乃德充之大父也。友情千里晉真長。【原註】晉劉琰字真長。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孫盛作易論語。論詩手出都官橐。【原註】聖俞爲都官下。德充之父也。劉原父嘗言。唐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好事家傳侍讀香。【原註】德充之大父翰林學士侍讀。在真宗爲朝臣。性善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視事。必焚香。至今人傳梅侍讀香方。書到并州何處覓。柳溪高會正傳觴。

和歐陽伯和見寄

自笑無能與世疎。此身疑作野人居。穿花載酒雖難得。散髮行歌許自如。賴有兒童守門戶。不妨賓客到階除。會須拂拭烏皮兒。準擬虞卿共著書。

和李文叔寄虢州孫元忠學士

病懶逢春不似春。已衰心力未閒身。入關勝跡都題漢。度隴方言漫計秦。人會一時親賈馬。交情千里屬雷陳。漸知歸計無多事。只待男婚女嫁人。

次韻和穀熟徐仲元著作監倉之作

行見東州山外山。卻回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疏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

倪寬只今欲作歸休計。淮上田園累歲乾。

奉呈中叔仙翁凱永光

兩君相得富家聲。書字題詩別有名。健筆九分張長史。苦吟再產謝宣城。門閒掩月居人少。木老凌風直舍清。願我非才空有願。願同吏隱過昇平。

和希魯四兄奉議陪蒲守景叔學士宴名閫堂書事

大棟修梁城北樓。使君冠蓋簇樓頭。左山右水足清會。弔古懷賢非俗流。月出長天猶未夕。風來大暑頓成秋。登高能賦真吾事。未及相如死不休。

和宋開叔韻遊風穴山白雲寺

人去人來半日閒。徘徊絕頂覺身閒。風雲不動心猶恐。星斗相輝手可攀。皂蓋遠如天上至。籃輿曾記月中還。防身一劍今誰倚。何必崆峒始是山。

和僧圓益晚歸三峯

昨朝分路指溪泉。今日憐師寄一篇。歸去且看松徑綠。重來應見杏花妍。風吹林杪聲初鬧。日曬牆陰影漸延。待得青春夜如晝。卻煩相喚詠嬋娟。

和夷仲兄嵩山嶽寺會宿

相迎終日踏泥沙。行過山南路更賒。雖有風光堪共賞。自憐詩酒屬吾家。野僧好事招題壁。稚子無端愛

折花官冷囊空不須問。此身強健自生涯。

悲陳子思

別後悲傷今已休。相逢淚散不能收。遺書欲問難開口。往事尋思若轉頭。李白才華都是夢。淵明牢落幾經秋。草堂故地今存否。留作生祠記舊遊。

輓歐陽文忠公三首

夜夢鈞天去不還。送車千乘出長安。醉翁亭遠名空在。會老堂深壁未乾。墓草荒涼秋日暗。松林蕭索晚風寒。北山有石誰能取。四十年名不易刊。少師盛德書生服。居士高名數歲餘。清穎歸來人事近。白雲乘去夜堂虛。累朝舊籍刊成史。集古新編滿載車。聞說使星來已晚。茂陵應復進遺書。冠冕魁吾二府尊。義緣宗社不謀身。生前事業成三主。天下文章無兩人。志與經綸埋厚地。道懷正直作明神。未年七十身先退。再使人間風俗淳。

五言絕句

和陳子思遊靈泉山

婆娑盤石大。狼籍野雲多。借問山中客。桃源路幾何。

和十一舅題金蝦蟆

石窟昔藏金。蟾光射百尋。今朝在何處。山景正陰陰。

和希之

幽禪吾不學。靜處豈無心。日轉眠雙樹。風和散雨襟。

月沒

月沒雲生障。風和雪壓沙。居家嘗似客。行路卻如家。

七言絕句

過泗州贈同行

往來不絕千竿織。頭尾相銜兩岸船。安得樓高三萬丈。與君直上看雲煙。

將次六邑讀子美詩有感

蘇嵐背日千盤曲。淝渚迎風四面吹。此水此山吾有恨。杜陵才子不同時。

從霍丘赴六邑道中卽事

野塘無渡水潺潺。五月涼于八月間。傳語弟兄今好在。有聲相喚卽西還。

與信陽王君儀司理約遊首山寺不遂

渡河五里列南山。僧閣連延半嶺間。歲暮相招春晚去。出城風雨又空還。

杜家溪

入山先到杜家溪。溪水長流不住泥。好作清新紀秋色。竹林深處爲君題。

江行

長航駕浪入煙空。大醉高吟天地中。快事平生未曾有。渡江才得一帆風。

楓橋寺讀張祐詩。碑云長洲苑外草蕭蕭。卻憶相從歲月遙。惟有別時應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是夜與溫老語。殊可人。翼日又邂逅程夢良二人。相送寺門。因留一章紀事。

茂苑春歸花信空。黃梅漸熟麥搖風。今朝門外分攜處。還是楓橋烟雨中。

和陳子思謝見過

入城那復得逍遙。酒熟花開卻見招。從此相思不須說。只將詩句寫無聊。

和陳子思宿陳家寺

詩老才多又好奇。吟來直欲壓元暉。惟予不奈思家意。夢逐山雲一夜歸。

和陳子思晚出崇因

兩山夾路鬱崔嵬。雲縷飛空似剪裁。此日定須相別去。甕中殘酒待誰開。

和陳子思馬上口占。令益師攜茶紙赴會之作二首。

幾時曾買建溪芽。小篋深藏品必嘉。豫約今朝狂醉後。須煩同泛一甌花。早攜數幅過山隅。明日詩情各有餘。案上羅文如已少。金花銀葉也堪書。

次韻陳子思

每到題詩偏得趣。自憐把酒不能歌。他時若有相思意。寄我千篇不是多。

和陳子儀

臨行又探北園芳。且欲相延伴酒觴。不似春花少顏色。只看蜂蝶逐風狂。

次韻陳子思留別

上馬同尋舊路行。風林日暖自無聲。此時話別難爲語。山水淙淙聒耳鳴。

次韻十一舅留別

莫說他時招我易。須知此日別翁難。還家何似偏相憶。卻檢殘書獨自看。

和子瞻題文周翰郭熙平遠圖二首

牕間咫尺似天邊。不識應言小輞川。聞說平居心目倦。暫開黃卷卽醒然。
木落山空九月秋。畫時應欲遣人愁。因思夢澤經由處。二十年間若轉頭。

和宋開叔監簿解榜

衣冠相見雖甥舅。場屋同遊若弟兄。今日青雲皆有意。他時白首見功名。

和夷仲兄舟次蒼陵

蒼陵每過怯舟還。聞說蛟龍在水間。今我到來都不問。一聲鳴櫓見青山。

和宋寧道太祝簡陳濟翁

從吾坦率任吾真。每到花時得意新。但恐詩人足離別。此生何處不逢春。

某在洛中。蒙朝請惠書促歸。兼錄示賞家園芍藥兩絕。比離洛中。芍藥已闌矣。因次元韻追和二首。

花開次第剪繁枝。先後爭妍各是時。謾和新篇隨尺素。何須親見始題詩。

【原註】韓退之詩。何如不待報歸袖風披披。

次韻和魏聖源

市朝雖近是閒官。詩句清新酒量寬。料得還家霜滿地。贈袍應有故人寒。

寄穎川歐陽仲純兄弟

早來簷雨瀉空階。投晚陰雲四向開。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誰在女郎臺。

寄蔡州歐陽仲純

東西相去若比鄰。肥馬輕裘有故人。美酒如霞花似錦。莫令辜負汝陽春。

寄成都宇文裘

春深相別已秋深。日載烏巾遶竹林。斫得魚竿長十丈。無由同釣錦江心。

次韻答楊二十器之簡後見貽之作

門外曾留長者車。醉如白也騎鯨魚。恨無車騎堪生計。不得長安買酒壚。

再次韻

散髮行歌意自如，不須身作蠶書魚。
相逢酌酒彈碁外，共杵丹砂試藥爐。
戲贈濟陰令羅正之

飲酒不論彭澤令，草書渾學右將軍。
更知近日詩爲苦，未及襄陽有幾分。

和僧圓益

山峯望處人難到，草徑行來馬自知。
多謝山僧掃塵壁，我今有意不能題。
戲留僧圓益

城頭雲景曉漫漫，未雪先驚特地寒。
明夜若能沽美酒，詩僧應不問歸鞍。
和僧圓益先到靈泉

無煙遠數三千嶂，有馬同驅十二蹄。
卻喜山前堪洗耳，水聲激激聽寒溪。
飛泉

飛泉噴薄萬珠圓，宛似驪山十月間。
好作湯池浴寒月，醒人心處是潺潺。
神泉

神泉題字若魚鱗，短句長篇數十人。
試向壁間尋作者，李師中後有黃莘。

書軒

書軒東向木欄干。寒食相招對酒盤。日色帶陰春竟晚。幽花未落蝶成團。
卽事二首

屋破風斜漏不休。布衾無裏臥窮秋。貧家未說田家苦。狼籍殘書濕自收。
溪迴帶樹鬱鬱綠。山遠迎人步步高。春水滿塘頽岸去。也如江上見風濤。

偶題

拄杖行行去路遙。城荒樹老色蕭條。潁州寺裏僧知否。夜夢常遊飛蓋橋。

自嘲

箸下嘗來新蟹美。甕中籩得舊醅渾。只今醉倒君休笑。便足當時吏部孫。

自憐

自憐貧病也爲儒。燈火相親十歲餘。昔作兒童今已老。案頭猶有未看書。

病中

閒後題詩醉後歌。身名官業任蹉跎。不知老境何形狀。但覺新來病痛多。

五更有感

杯酒雖同興自殊。夜來不寤自嘻吁。五更月落牕還暗。愁聽山禽叫勃姑。

放魚

續緜沉鈞釣水濱。衆魚撥撥錦爲鱗。卻將鮮鯉池中放。待倩傳書付遠人。

社鼓

社鼓琴琴南北村。老人相倚話柴門。自從嘉祐初年後。直至元豐有稻孫。

天磨石

玉京傳詔下南山。鑄鑿高崖使轉旋。大匠不知人世用。未施輪軸便升天。

金錯刀

傾囊倒篋皆珍怪。中有如刀兩大錢。不是美新能制作。爲憐今近一千年。

玉刀

鏡臺杵臼昔嘗有。何人更以玉爲刀。已覺空堂走魍魅。卻緘虹氣授兒曹。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臺 西

冊 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畢 仲 游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〇六二六〇

鎮



13
4
1945